



晚清小說史

阿英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阿英編

晚清小說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1.4.1941
[Handwritten signature]

目次

第一章 晚清小說的繁榮……………一

晚清小說統計 繁榮的原因 小說雜誌 小說理論 小說叢話 幾種特徵 形式與內容 作家的思想傾向 總的評價

第二章 晚清社會概觀(上)……………一一

一般所謂晚清代表作 李伯元及其文明小史 吳趼人及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東亞病夫及其孽海花 劉鶚及其老殘遊記

第三章 晚清社會概觀(下)……………四五

邊園負曝閒談 旅生癡人說夢記 八寶王郎冷眼觀 吳趼人上海遊驂錄 總寫晚清社會的其他小說

第四章 庚子事變的反映……………六六

黃帝魂與義和團 憂患餘生鄰女語 吳趸人的恨海和新石頭記 林紓京華碧血錄 傳

海花庚子回目 良廬居士救劫傳

第五章 反華工禁約運動……………八一

何謂華工禁約 佚名苦社會 中國涼血人拒約奇談 碧荷館主人黃金世界 吳趸人與

華工禁約運動 他的小說劫餘灰和人鏡學社鬼哭傳

第六章 工商業戰爭與反買辦階級……………九九

寫商人小說之少 姬文市聲 大橋式羽胡雪岩外傳 吳趸人發財祕訣 雲間天齋生商

界現形記 亞東破佛雙靈魂

第七章 立憲運動兩面觀……………一二五

立憲運動的兩面 梁啓超及其新中國未來記 春風未來世界 佚名憲之魂 吳趸人立

憲萬歲 李伯元筆下之康(有爲)梁(啓超) 黃小配大馬扁 佚名康梁演義 佚名新黨

陞官發財記 浪蕩男兒上海之維新黨 杭州老耘一字不識之新黨 藤谷古香轟天雷

第八章 種族革命運動…………… 一三六

晚清小說最發展的一環 震旦女士自由結婚 冷情女史洗恥記 陳天華獅子吼 懷仁

盧梭魂 羽衣女士東歐女豪傑 靜觀子六月霜

第九章 婦女解放問題…………… 一五九

婦女解放的作品 頤瑣黃繡球 東亞破佛閨中劍 思綺齋女子權 靜觀自得齋主人女

銅像 呂俠人慘女界 關於婦女的譴責小說

第十章 反迷信運動…………… 一七八

繡像小說與反迷信運動 壯者掃迷帚 嘿生玉佛緣 吳趸人瞎騙奇聞 李伯元醒世緣

靜觀子還魂草 遜廬當頭棒 天足引與黑籍冤魂

第十一章 官場生活的暴露…………… 一九七

李伯元官場現形記 黃小配宦海升沉錄 張春帆宦海 李伯元活地獄 新中國之廢物

刺客談

第十二章 講史與公案……………一二一六

晚清的講史 吳趸人歷史小說論 吳趸人的痛史兩晉演義雲南野乘與九命奇冤 李亮

丞熱血痕 沁梅子精衛填海記 痛哭生第二仇史 觀我主齋鷄粟花及其他講史公案小

說

第十三章 晚清小說之末流……………一二五八

吳語小說 李伯元海天鴻雪記 嫖界指南書 寫情小說 吳趸人恨海劫餘灰 鴛鴦蝴

蝶小說的初生 擬舊小說 吳趸人新石頭記

第十四章 翻譯小說……………一二七四

翻譯小說與晚清創作 翻譯的理論與方法 林紓及其譯作 吳構與俄羅斯名著 其他

各國文學的翻譯 譯作的幾種主要傾向 翻譯小說與黑幕小說 直譯小說之始

晚清小說史

第一章 晚清小說的繁榮

晚清的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個最繁榮的時代。但其間所產生的小說，究竟有多少種，卻始終沒有很精確的統計。書目上收的最多的，要算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文學類一共收翻譯小說近四百種，創作約一百二十種，出版期最遲是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雜誌小說林所刊東海覺我丁未年（一九〇七年）小說界發行書目調查表，就一年著譯的統計，有一百二十餘種。東西學書錄（一八九九年）祇收三種，譯書經眼錄（一九〇五年）較多，然亦不過三十種。梁啟超西學書目（一八九七）不收小說，新學書目提要（通雅書局，一九〇四年）只存文集。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目（北平圖書館，一九三三年）所收創作，亦祇與譯書經眼錄數量相等。實則當時小說，就著者所知，至在少



一千五百種上，約三倍於涵芬樓所藏。

造成這空前的繁榮局面，在事實上有些怎樣的原因呢？第一，當然是由於印刷事業的發達，沒有前此那樣刻書的困難；由於新聞事業的發達，在應用上需要多量的產生。第二，是當時的智識階級受了西洋文化的影響，從社會的意義上，認識了小說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屢挫於外敵，政治又極窳敗，大家知道不足與有爲，遂寫作小說，以事抨擊，並提倡維新與愛國。

所以在當時，不僅新聞紙競載小說，專刊小說的雜誌，也就應運而生。最早的一種，是梁啟超辦的新小說。始刊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二），共行兩卷。所載小說，有梁氏自作之新中國未來記，吳趸人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電術奇談等。繼有李伯元主編之繡像小說（一九〇三）半月刊，共行七十二期。李之文明小史，活地獄，劉鶚老殘遊記，皆係發表於此。李伯元故後，吳趸人辦月月小說（一九〇六），行二十四期，自著有兩晉演義，劫餘灰等。小說林出最晚（一九〇七），行十二期，載有曾孟樸之孽海花。這是主要的幾種，此外則有新新小說，小說月報，小說時報，小說世界，小說圖畫報，新世界小說社報各種。此起彼仆，或同時並刊，亦足見繁榮景象。

對小說的重要性，獲得進一步的理解，始於天津國聞報。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該報創刊，嚴復與夏穗卿合作本館附印小說緣啓，長萬餘言，是闡明小說價值的第一篇文章。後來雖有國聞報彙編（一九〇三）行世，此文未收，遂不傳。以後纔有梁啓超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一八九八），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一九〇二），後者載在新小說的創刊號，影響最大。此文從社會的意義上，說明小說的重要性，一開始就說：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他的理由，是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可以改變一代的社會。「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小說「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相反的是，「二部好的小說，其對於社會人心的影響，遠勝於千百部「大聖鴻哲」的書。認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後此作者遂多，主要的有：

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楚卿，新小說）

論寫情小說與新社會之關係（松岑，新小說）

小說原理（夏穗卿，繡像小說）

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天僂生，月月小說）

中國歷代小說史論（天僂生，月月小說）

余之小說觀（覺我，小說林）

然其內容，仍不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的闡明。稍具新意的，祇有天僂生的理解，他指出中國小說寫作的動機不外三種，憤政治之壓制不得不作，痛社會之混濁不得不作，哀婚姻之不自由不得不作。這些小說，「皆賢人君子，窮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言者，則姑婉篤詭譎以言之。」同時他對於創作與翻譯，亦提出具體的主張：「擇事實之能適合於社會之情狀者，擇體裁之能適宜於國民之惱性者，」在這準則下寫作，纔能有更大的效果。又有陸君亮，月月小說發刊詞，以四千言敘述中國小說之史的發展，亦甚精當。但其觀點，也無非是從「小說與羣治之關係」出發。

當時有小說叢話，亦始自新小說。是應用當時的理論，以評述舊小說之作，時有新穎理解。初刊時，梁啓超曾爲之序，稱爲「中國前此未有之作。」如說桃花扇爲民族主義作品，以社會生活考察的態度，研究金瓶梅，紅樓夢，可以代表進步的傾向。其間也有奇突不當的，如說水滸傳是提倡民主民權之作，聊齋是排滿的書等等。最見價值的，是黃摩西的小說小話（小說林），其中關於舊小說的記錄，有很多不易見到的書，魯迅全部的引進了小說舊聞鈔。

因此，晚清的小說，遂有了幾個特徵。第一，充分的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社會情況，廣泛的從各方面刻劃出社會的每一個角度。第二，當時的作家，意識的以小說作爲了武器，不斷的對政府和一切的社會惡現象抨擊。這也就是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謂「譴責。」史略云：

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甚。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闇昧，尙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

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掎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

按清庭自鴉片戰爭（一八四〇）以後，政治日趨窳敗，官吏貪污媚外，無所不至，早現崩潰之象。對內雖屢平亂事，但此仆彼起，迄未得休。洪秀全覆滅（一八六六），繼之有捻（一八六六）。而英法兩軍入北京（一八六〇）以後，又連割土地（一八六一），開讓商埠（一八七六）。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法取安南，據台灣，侵福建（一八八五）。稍定，又有中東之戰（一八九四），於是日割台灣（一八九五），德侵膠州（一八九七）。清室至此，國幾不國。教民借外人勢力，復橫行國內，於是有義和團之變（一九九〇）。結果后帝蒙塵，卒至賠款四百五十兆（一九〇一）了事。返京以後，驕奢淫佚，一如曩時，廣興土木，重建宮殿，喪權辱國，苛斂暴征，小民憤慨，自不待言。於是在小說方面，亦從事筆伐，當時作者，幾於人有所作。故此類小說，在全數量中，所佔至少在百分九十以上。第三，是大家既知清室不可與圖治，提倡維新愛國，因此也有許多人，利用小說的形式，從事新思想新學識的貫輸，作啓蒙運動。把高深的學理，深入淺出，用少許結構，以對話敘述方式出之，惟由於技術

上的失敗，成功的也寥寥無幾。第四，是兩性私生活描寫的小說，在此時期不爲社會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雜誌新小說，繡像小說，所刊載之作品，幾無不與社會有關。直至吳趸人「寫情小說」，此類作品始復抬頭，作成了後來鴛鴦蝴蝶派小說的因子。

胡適論晚清的小說，認爲「都是學儒林外史」。因爲儒林外史寫作的方法最好，「一來呢，這是一種剽體，可以作批評社會的一種絕好工具。二來呢，儒林外史用的語言是長江流域的官話，最普通最適用。三來呢，儒林外史沒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連綴起來的；拆開來，每段自成一篇，鬪攏來，可長至無窮。這個體裁最容易學，又最方便。因此，這種一段一段沒有總結構的小說體，就成了近代諷刺小說的普通法式。」這也就是中國小說史略說的：「頭緒既繁，脚色復夥，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卽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

這種形式，是晚清譴責小說最普遍採用的。但其原因，僅說是學儒林外史，實際上是不夠。第一，還不能不把原因歸到新聞事業上。那時固然還沒有所謂適應於新聞紙連續發表的「新聞文學」

而事實卻已經開始有了這種要求。爲着適應於時間間斷的報紙雜誌的讀者，不得不採用或產生這一種形式，這是由於社會生活發展的必然。第二，是爲衆多的人物與繁複的事實所決定，不是少數的幹線就可以把全內容容納下的。第三，纔是儒林外史的繼續發展。因爲在描寫多樣的事件，與繁複的人物一點上，儒林外史和譴責小說，是有着共通性的。譴責小說所以然普遍的採用這種形式，不是單純的受了儒林外史的影響。因此，吳趸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雖煞費苦心，也祇能用一根九死一生的線，把繁複的人物與事實稍稍串起。

還有些小說採用的，是西洋小說的形式，從故事的結構，一直到事物的描寫。不過這一類的小說，在那時還不很多。而且除吳趸人的九命奇冤很少幾部而外，也沒有什麼成就。這當然由於還不能十分理解這種形式應如何的運用，不知其「當然」也不知其「必然」，是作者的頭腦不科學化所致。其次，是因爲當時的作家，不肯用很熟鍊的語體文寫作，有的雖用語體，而修養上又不夠。也有一部分作品，仍然採走着純粹的舊小說的形式。不過無論是採用怎樣的形式，大部分的作品，都會直接間接的受到西洋文學的影響，那是很顯然的。

從作品裏所呈現的作家的思想也極複雜，正反映了那樣複雜的，亂動的社會。有極其頑固的守舊黨，擁護皇室，擁護封建的社會，對新的或比較新的人，嘲笑謾罵，無所不至。有極進步的反對滿族統治，反對立憲，主張種族革命的新人，他們在作品裏熱烈的，感憤的，把革命的種子播向四方。又有願到君權又願到民權，實際上還是替君權打算的立憲黨，在作品裏宣傳君主立憲的好處。有些智識階級，不保皇也不革命，祇從事維新的啓蒙運動，如反迷信，反纏足，反吸食鴉片等等，認為只有從這些地方下手，纔是真正的救國辦法。有的卻由於一般投機分子胡亂的行爲，對一切感到幻滅，政府不好，維新黨不好，革命黨也不好。有提倡科學的作品，也有發揮玄學的，而基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思想，更有科玄很矛盾並棲着的作品。當然也有對政治社會毫不關心，祇會講嫖經說愛情的人。形形色色，充分的表現了一種過渡期的現象。但幾乎是全部的作家，除掉那極少數極頑固的而外，是有着共通的地方，即是認爲除掉提倡維新事業，如興辦男女學校，創實業，反一切迷信習俗，和反官僚，反帝國主義，實無其他根本救國之道。

這是晚清小說發展的總形勢。至其成果，胡適所謂：「在思想見解方面，幾部重要小說，都含有諷刺的作用，都可算是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既能爲人，又能有我。」可謂並無結論。魯迅說：「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雖極中肯，亦非全般之論。晚清小說誠有此種缺點，然亦自有其優勝處。如受西洋小說及新聞雜誌體例影響而產生的新的形式，受科學影響而產生的新的描寫，強調社會生活以壓殺才子佳人傾向，意識的用小說作爲武器，反清，反官，反帝，反一切社會惡現象，有意無意的爲革命起了消極或積極的作用，無一不導中國小說走向新的道路，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這些，同樣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第二章 晚清社會概觀（上）

在任何一部的文學史或小說史裏，論到晚清的小說，大概都是舉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鐵雲老殘遊記，曾孟樸孽海花。沒有論到孽海花的，祇有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所以然以這幾部為代表的原因，固然是由於各書在藝術上的成功，同時得說明，也是爲着這些小說，整然的反映了晚清的社會。不過，就表現一個變革的亂動時代說，李伯元的小說，如其舉官場現形記，是不如文明小史更爲優越的。官場現形記雖也反映了這個時代，是不如文明小史寫得更廣泛，更清晰。老殘遊記所涉及的地域，雖偏於山東一帶，但這也正補足了前三書之闕，自然不能機械的以描寫地域的廣闊，與階層的複雜，作爲論斷的標準，可是在研究的進行上，這樣的區分，是終竟有若干便利的。以下，先從這四部書，來開始對晚清小說的探討。

李伯元，名寶嘉，別署南亭亭長，江蘇上元人，生於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少擅制藝及詩賦，以第一名入學，異舉不第，乃到上海辦指南報。以後又辦遊戲報，繁華報。最後數年，主編繡像小說。至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以療卒。生平著小說很多，以官場現形記六十回最爲有名。此外則有文明小史六十回，活地獄四十二回，海天鴻雪記二十回，庚子國變彈詞四十回。其他因用筆名，不可考者尙多。吳趸人曾替他作傳。他的文明小史，在晚清是一部最出色的小說，現在已經絕版。大概因爲難於訪求的原故，最近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裏，祇用很少的幾個字帶過，中國小說史略一樣的止於提到。然不研究這一時期的小說則已，否則，無論從那一點說，這一部書都是非論到不可的。

何以如此的強調文明小史呢？原因有幾點。首先就是這一部書，是全般的反映了中國維新運動期的那個時代，從維新黨一直到守舊黨，從官憲一直到細民，從內政一直到外交。所描寫的地帶，不是某一個省或者某一個鎮，而是可以代表中國的各個地方，從湖南寫到湖北，從湖北寫到吳江，從吳江到蘇州，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浙江，到北京，到山東，由山東回到南京，更從南京發展到安徽，香港，日本，美洲，然後回到南北兩京。全書所涉及的地域如此的廣闊，而每一個地方，除日美外，全部都

寫的是維新運動期間的事。

其次，就是文明小史這部書，不用固定的主人公，而是用流動的，不斷替換的許許多多的人物作了幹線。可是並不怎樣感到渙散，因為人物雖然換過，在人物內容的本質上，卻沒有多少差異，仍然是密切的具有着連繫性。這種寫作的方法，創始者不是李伯元，但他的發展的應用，是得了許多新的嘗試的成功。

由於李伯元自己的思想主張的關係，這部書的描寫，是有許多失實與誇張的所在，但他也獲得了不少的成功。特殊是寫湖南的十多回，是全書最精彩，也是作者筆力最酣暢，最足以表現創作力的高強的表徵。寫個人的性格，寫羣衆的活動，寫官僚的媚外，寫豪紳的作惡，真是舊話所謂「極盡繪色繪聲之妙。」出現於這部書裏的人物，一般的說，雖止於官僚，維新黨，帝國主義三方面，但各有其姿態，各有其性格，各有其不同的活動。至於全書採用諷刺與幽默的筆調，也可算是一種獨特的特色。

這部小說，最初是發表在繡像小說上，到丙午年（一九〇六），由商務印成單行本，但已不書

作者名字，逐回的插圖也沒有收進。共六十回，約當四十萬字的光景，書前有楔子一篇，說明寫作此書的主旨。

作者是意識到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個新舊過渡的時代，正是黑暗和光明的交替處，是亂動的時代。他對於這期間所發生的許多事是不滿意的，但他相信這是過渡期的必然。他把這些事無情的暴露出來，希望能為改進的一助。

李伯元自己所採取的態度，在第一回書裏，特地送出在全書裏僅僅一現的影子，那位飽學的姚士廣姚老先生，代表他自己說了這樣的話：「我們有所興造，有所革除，第一須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們潛移默化，斷不可操切從事，以致打草驚蛇，反為不美。」他是一個溫情主義者，他主張「潛移默化」。他主張維新，但他反對採用激烈的手段。他對於出現在書裏的一切人物的批判的描寫，是全都從這一主點出發。對於種族革命，他是和吳趸人一樣的，採取了反對的態度。

全書的內容，因為這裏所敘述的，不是整然的有體系的故事，要想簡略的加以說明，事實上是很難能的。一般的講，裏面所涉及到的，在官僚方面，主要的是他們對於外國官員，商人，教士們的畏

懼，屈服，獻媚。對於維新運動方面，有的是真誠的提倡新學，有的只是投機，有的礙於上峯的命令，不得不敷衍塞責，有的卻是陽奉陰違，對新黨加以迫害。對民衆，照例是高壓，剝削，橫征暴斂，或者欲加之罪，便陷以叛亂的罪名等等，在洋人一方面，寫他們橫行，要挾，掩護教民，任意索取被拘的囚徒，任意勒索賠款，以及士兵的醉酒傷人，調笑婦女。在維新黨方面，所寫的大都是些投機，不識之無，假借幾個新名詞，以招徠撞騙，希圖升官發財的人。此外，也還雜以其他的事件和角色，如興辦實業，開立書局，編譯新書，智識份子的無恥，和應有盡有的一些官場普通的黑幕。

這裏祇挑出最初十二回所敘述的湖南永順的事件，來作爲一個縮影說一說。李伯元首先爲讀者介紹了永順是怎樣的一個地方：「永順僻處邊陲，所以那裏的民風，一直還是樸陋相安，固執不化。只因這個地方，山多於水，四面岡巒迴伏，佳氣葱蘢，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處山凹之中，倚樹爲村，臨流結舍，耕田鑿井，不識不知，正合了大學上『樂其樂而利其利』的一句話。」然後，他開始說在這裏所發生的故事。

那時正是首府舉行武考，剛考到一半的時候，適值省裏派了洋人，來勘察礦山，住在飯店裏，一

個洋磁的杯子被打碎了。地保聽到這件事，認爲是不得了的案子，馬上報告首府柳繼賢，首府大驚失色：「打碎了景德鎮都做不出來的外國人的杯子，這還了得！」立刻押下地保，抓到店小二，停止將結束的武考，找到首縣，馬上同去飯店拜訪洋人，卑躬屈膝，無所不至。雖晤面的時候，不曾談到洋磁茶杯，府縣均擔心萬狀，不知此番交涉，將來如何是了。

首府一直不敢舉行考試，聲言洋人一日不去，本府一日不得安心，那有心緒監考？卻想不到考生對此深致不滿，又怕洋人勘礦開採，壞了永順一縣的風水，掘掉他們的祖坟。便在一個舉人的領導之下，開了明倫堂，聚衆去打外國人，打首府，並逼商人閉了市。李伯元在這裏敘述頭緒紛繁的當日情景，極見生色：

柳知府正在爲難的時候，只見門上幾個人慌慌張張的來報，說有好幾百個人，都衝進府衙門來，現在已把二門關起，請金大老爺就在這裏避避風頭。金委員連連蹶腳，也不願柳知府在座，便說：「倘若他們殺死外國人，叫我回省怎麼交代？」柳知府也是長吁短歎，一籌莫展。衆家丁更是面面相覷，默不作聲。裏面太太小姐，家人僕婦，更鬧得哭聲震地，沸反盈天。外頭一衆師爺

們，有的想跳牆逃命，有的想從狗欄裏溜出去。柳知府勸又不好勸，攔又不好攔，只得由他們去。聽了聽二門外頭，那人聲越發嘈雜，甚至拿磚頭撞的二門瑟瑟的響，其勢岌岌可危。暫且按下。再說高陞店裏的洋人，看見金委員自己去找柳知府前來保護，以爲就可無事的了。誰知金委員去不多時，那學裏的一幫人，恰恰趕來。幸虧店裏一個掌櫃的，人極機警，自從下午風聲不好，他便常在店前防備。還有那營裏縣裏預先派來的兵役，也叫他們格外當心，不可大意。當下約有上燈時分，遠遠的聽見人聲一片，蜂湧而來，掌櫃的便叫衆人進店，把大門關上，又從後園取過幾塊石頭頂住。又喜此店房屋極多，前面臨街，後面齊靠城腳，開開後門，適臨城河，無路可走。惟右邊牆外，有個荒園，是隔壁人家養馬的所在，有個小門，可以出去。那洋人自從得了風聲，早已踏勘明白，預備逃生。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外面人聲，愈加嘈雜，店門兩扇，幾乎被他們撞了下來。掌櫃的從門縫裏張了一張，只見火把燈籠，點如白晝，知道此事不妙，連忙通知洋人，叫他逃走。洋人是已經預備好了的，便即擯去輜重，各人帶一個小小的包裹，爬上梯子，跳在空園。四顧無人，便把這家的馬，牽過幾匹，開開後門，跨上馬背，不顧東西，捨命如飛而去。這裏掌櫃的，見洋

人已走，仍舊趕到前面，心下思量，若不與他們說明，他們怎肯干休，將來我的屋，還要被他們踏平。倘若說是我放走的，愈加不妙。不如說是還在城裏，把他們哄進了城，以爲緩兵之計。主意打定，便隔着門，把洋人早到城裏的話，說給衆人，衆人不信，齊說要進來看過。掌櫃的便同他們好說歹說，說我們大家是鄉鄰，你們也犯不着來害我。黃舉人隔着大門說：「有我在這裏，決不動你一草一木。」立逼着要開門進去。掌櫃的那裏敢開。後來始終被這些人撞破大門，一擁而進，搜了一回沒有，順手搶了多少東西。店裏的人，逃走不及，很有幾個受傷的。衆人見洋人果然不在店內，然後一齊蜂擁入城，直奔府衙門。剛剛走進城門，碰着營裏參府，帶領了標下弁兵，打着大旗，掌着號，呼么喝六而來。（第三回）

這是敘述當時複雜事態的一節。卽此也可以看到民衆在當時的叛逆的情緒，所謂「固執不化」的精神，和官僚的恐慌，洋人在羣衆力量前面的顫抖，李伯元的寫作技術，高強到了怎樣的程度，於此可以想見。

這一回洋人並沒有被打到，是踰牆逃了，逃到鄉裏，又怕被鄉人打，換了中國服，裝作病人去投

宿，不幸又被鄉人當作馬賊，搨到縣中。這時亂已平了，爲首的諸人也被逮捕了。可是因爲首府打了沒有先除掉功名的舉人，紳耆們感到兔死狐悲，大抱不平，跑到省府裏控告。結果是知府撤職，對洋人賠款了事。

繼任的是傅彥登，和前任正相反，是歡喜使用官威的，下馬便懲辦了爲首的諸人，痛罵了紳耆們一頓，逮捕了許多生員，誣以新黨罪名。接着又橫征暴斂，實行「城門捐」，「橋捐」，凡攜一百文以上的東西，過橋出城，都要納稅，弄得民不聊生，大衆集合起來實行暴動，打毀捐局，全城罷市。傅彥登無可奈何，祇得暫時將捐稅取消，而被捕生員，又全體被教士硬索了去。後來，被省裏知道，又是撤職。

爲着到省裏可以吹牛掩蓋，而士紳民衆對他的感情太壞，他不得已自己拿出錢來，由州縣裏的書班們冒充着紳，替他建立生祠，送萬民傘，在城口舉行留靴大典。那知民衆恨他到了極點，依然的不許他做。在他臨行的時候，拆毀他的生祠，撕掉萬民傘，在城口舉行留靴大典的地方候着他打。李伯元寫文明小史，所以然要從湖南開場，很明白的是要先送出一個極守舊的地方，以與極力維新的湖北上海各處相對照。「民風強悍，固執不化」，文明小史湖南的一段，在這一方面，是獲

得了不少的成功。試看他如何暴露官僚對洋人的怯弱，而取材於一隻洋磁茶杯，以窮極形容，就可知道這一類的描寫，幾於在每一個地域，都同樣的發生。結果總是辱國喪權，剝削民脂民膏，以極力媚外，達於極度。所以嶧縣爲着海盜擄去一個教士，地方賠款竟至十萬之多，反說是外交上的勝利。

官僚的維新，被寫得更是笑話百出。在當時，辦學校是最時髦的，大概謀官謀不到的人，總要去興學，借興學以納交官場，爲作官之階梯。所以山東濰縣的一個書賈王毓生，投考不中，也就上條陳興學，乘了大轎去拜會官府，會不着轉來，就破口大罵：「中國的官場真是腐敗！」而更奇妙的，是一面興辦學堂，一面又嚴禁新書。南京制台的小兒子在操場絆到石頭，頭部跌傷身死，他不但開除了體操教員，還要體操教員替他的小兒子去披蘇帶孝。在死之前，學校的員生，要逐日輪流停課探望，死後要停課誌哀，祭弔送葬。學生要見官府，是千難萬難，但如果剪了髮，穿了洋裝，拿了外國字的新式小名片去會，官方是會誤爲洋人而立刻出來的。至於爲謀高陞，上維新條陳，東抄西襲，以盼一顯的，更所在多有，實質上，不過是藉以登龍而已。所以在第六十回的書裏，李伯元憤慨的道：

天天有人嚷着立憲，其實叫軍機處議奏的，也只曉得立憲，立憲軍機處各大臣，雖經洋翰林進

士一番陶鎔鼓鑄，也只曉得立憲，立憲！評論朝事的士大夫，也祇曉得立憲，立憲！立憲之下，就沒有文章了！

官僚方面對於立憲的真實態度，是被李伯元的這幾句話說盡了。因而無論「立憲」、「維新」，嚷得怎樣的響亮，結果是徒有其名，本質上毫無改變。也不可能的有改變，這在文明小史的許多地方，是都正面指示了的。

維新的一派，在李伯元的筆下，一樣是沒有生路的，所描寫的完全是一些醜惡。這些維新人物，大都是些莫名其妙的青年，稍學到一點皮毛，便爾目空一切，滿口的新名詞。大概這些人所具的特點，據李伯元的意思，一是新名詞，二是剪髮洋裝，三是演說，胡口大話。有此三寶，便到處橫行無忌。他們最出色的工作，也就是李伯元描寫得較莊嚴的部分，是無畏的對官僚實行暗殺，在文明小史裏，不止三四見。

在「三法寶」的描寫上，對第一點是最好的。李伯元把他們嵌插新名詞，無處不用新名詞，新名詞與舊名詞矛盾同棲的對話，寫得很有趣。隨手舉例，如「內人雖沒有文明的程度，然也受過開

化女學三年的教育。兩位教習，一是田道台的太太，一是王布衣的夫人，課程倒很文明。「你又來說野蠻話了，結婚是要兩下願意的。」（第四十回）都是像這樣的，以及比這還要有趣的對話，真是多到回回有之。

文明小史在寫作技術方面，是成功失敗互參着的。他所反映的事實，許多部分是具有真實性的，有許多雖確然有那樣的事，他卻把那些寫得過火了，或者過於諱化了。同時這部書是不免於前強後弱的缺點，寫到最後十回，結構的鬆散，幾乎收束不起來。文明小史之不能如官場現形記被人重視，其理由也許是部分在此吧。除掉後來把題材拉得太開擴，而收束不攏這一缺點外，無論是人物的描寫，事實的敘述，都不愧爲能手。

其次是吳趸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〇八回。趸人名沃堯，字小允，又字蘭人，後改野人，廣東南海人。因居佛山鎮，故別署我佛山人。年二十餘至上海，常爲日報撰文。至梁啓超創辦新小說，始作小說，撰痛史二十七回，九命奇冤三十六回。旋赴漢口主楚報筆政。會華工禁約事起，沃堯以其爲美

人所經營，辭職返滬，對運動多所盡力。又爲繡像小說撰晴驅奇聞八回。李伯元故後，復爲之續活地獄，更與新菴周桂笙等創辦月月小說，凡行二十四期。所著小說甚多，除以上各書外，有電術奇談二十四回，盜偵探二十四回，恨海十回，劫餘灰十六回，最近社會醒齋史二十回，新石頭記四十回，上海遊驂錄十回，發財秘訣八回，兩晉演義二十三回，糊突世界十二回，雲南野乘三回，短篇有蹶人十三種一冊。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爲最知名，痛史亦不弱，惜未完。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初發表於新小說（一九〇二），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先後印成單本八冊，釐爲四卷。全書以自號九死一生者爲線索，歷記其在二十年中所見所聞事，所記極爲廣泛。故先寫九死一生在官家做事，後又寫其爲官家經營商業，以店舖遍全國也，又時時至各處察看。二十年中，始終在船唇馬背衙門店舖中生活，因而各種事件，均易於聯繫。至全書將盡，又佈置一商業大失敗局面，使九死一生不得不走，而故事遂於此戛然而止。此幹線佈置的可謂極精當，在結構上優勝於李伯元處當在此。所以然叫做九死一生的理由，在故事開始的第二回裏，作者就寫述了出來：

只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二十年之久，在此中過來，未曾被第一種所蝕，未曾被第二種所啖，未曾被第三種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過去，還不算是九死一生麼？

自此書刊行以後，數十年來，評者頗不乏其人，就中以中國小說史略所論最爲精當。史略說：「作者經驗較多，故所敘之族類亦較夥，官師仕商，皆著於錄。搜羅當時傳說而外，亦販舊作（如鍾馗捉鬼傳之類）以爲新聞，相傳吳沃堯性彊毅，不欲下於人，遂坎柯沒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於溢惡。言遠其實，則感人之力量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而已。」蹻人此種缺點不僅於此一書見之，即發財秘訣等亦莫不皆然。蓋其感情興奮，於執筆時因憎惡其人，遂不免在描寫上盡量誇張，以洩其痛詆情懷，遂不免於失實溢惡。惟在結構上，較之同時代作家相類似之作，則較爲嚴緊。

從全書的結束處，頗見作者的傷感，即於九死一生之命名，亦能以推測到。李懷霜在天鐸報作吳趸人傳，稱其「生負盛氣，有激輒憤。」又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云：「怪現狀蓋低回身世之作，

根據昭然，讀者滋感。描畫情偽，猶鑑於物，所過着影。君厭世之思，大率萌蘖於是。余嘗持此質君，君曰：子知我。雖然，救世之情竭，而後厭世之念生，殆非苟然。是跂人本爲一救世思想者，歷遭打擊，終至厭世，小說之富有傷感氣分，蓋非偶然。而九死一生性格之爲跂人的影子，也就「昭然」可見。懷霜又稱「其富有材藝，自金石篆刻，以至江湖食力之伎，亡所不能，亦無所不精。」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涉及範圍之廣，遠過同時作家，且旁及醫卜星相，三教九流，是亦可見實爲跂人經驗豐富之果。讀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當在這幾點上首先獲得了解，則所得當在一般假想之上。

胡適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還是儒林外史的產兒，」自是確論。可是即拋棄體例而言，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也實在是包含了一部新儒林外史。吳趸人寫官僚，未必有超官場現形記之成就，但在寫當時的洋場才子，確是成功，雖溢惡達真，不免成爲闕典。如他寫一個蘇州的畫家，專門偷人家的詩題畫，算是自己的著作。從來和他不會謀過面，他偏要題上「同遊某處作此」一類的字句，甚至題在畫上送某人的詩，就是偷的某人的著作，他都一概不管。十足的寫出了一班胸無點墨，冒充雅士的文人的醜態。至於寫那些買詩刻集子的假名士，規定每首幾角，每卷幾元，以及寫江

西大名士李玉軒，形式上是狂放，實際上是卑污，尤其是極盡形容。他又寫到考場，揭發了裏面許多的黑幕。這裏可以看他是怎樣的諷化當時一班洋場才子：

今天請的全是詩人，這個會叫做「竹湯餅會。」我道：「奇了，甚麼叫個竹湯餅會？」玉生道：「五月十三是竹生日，到了六月十三，不是竹滿月了麼？要請客，叫做湯餅宴……嫌那『宴』字太俗，所以改了個『會』字，這還不是個高會麼？」我聽了，幾乎忍不住笑……出門坐了車，到四馬路，入蒼芳里。到得花多福房裏時，卻已經黑壓壓的擠滿一屋子人……我請問那些人姓名時，因為人太多，一時混的記不得許多了。卻是個個都有別號的，而且不問自報。離奇古怪的別號，聽了也覺得好笑。一個姓梅的，別號叫做「幾生修得到客。」一個遊過南嶽的，「叫做七十」二朵芙蓉最高處遊客。」一個姓賈的，起了個樓名，叫做「前身端合住紅樓。」別號就叫了「前身端合住紅樓舊主人。」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只這幾個最奇怪的，叫我聽了一輩子都忘不掉的。其餘那些甚麼詩人，詞客，侍者之類，也不知多少。衆人又問我的別號，我回說沒有，那姓梅的道：「詩人豈可以沒有別號？倘使不弄個別號，那詩名就湮沒不彰了！所以古來

的詩人，如李白叫青蓮居士，杜甫叫玉溪生。」我不禁撲嗤一聲笑了出來。忽然一個高聲說道：「你記不清楚，不要亂說，被人家笑話！」我忽然想起當面笑人不是好事，連忙斂容正色。又聽那人道：「玉溪生是杜牧的別號，只因他兩個都姓杜，你就記錯了。」姓梅的道：「那麼杜甫的別號？」那人道：「樊川居士不是嗎？」這一問一答，聽得我咬着牙，背着臉，在那裏忍笑。忽然又一個道：「我今日看見一張顏魯公的墨跡，那骨董捐客要一千元，字寫得真好。看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無精神了。」一個道：「只要是真的，就是一千元也不貴，何況他總還要讓點呢？但不知寫的是什麼？」那一個道：「寫的是蘇東坡前赤壁賦。」這一個道：「那麼明日叫他送給我看。」我方纔好容易把笑忍住了，忽然又聽了這一問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爭奈肚子裏偏要笑出來。倘再忍住，我的肚腸可要脹裂了……我道：「古風不必要長，對仗也何必要工呢？」姓梅的道：「古風不長，顯見得肚子裏沒有材料。至於對仗，豈可以不工？甚至杜少陵的『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我也嫌他那『香』字對不得『碧』字，代他改了個『白』字，海上這一般名士，那一個不佩服，還說我是杜少陵的一字師呢！」忽然一個問道：「前兩個禮

拜，我就託你查查杜少陵是什麼人，查着了沒有？」姓梅的道：「甚麼書都查過，卻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無疑的了。」那個人道：「你查過幼學句解沒有？」姓梅的撲嗤一聲笑了出來道：「虧你只知得一部幼學句解，我連龍文鞭影都查過了。」（第三十五回）

吳趸人的優點與缺點，在這一段裏，很可以看得明白。不過他筆下的智識階級，也並非都是這樣不堪的人，如那個拆字的蔡侶笙，雖潦倒不堪，但在做人上，和這一班洋場才子，正是一個絕妙的對照。吳趸人寫他的鯁直，拘謹，活畫出一個舊時代的典型人物來。九死一生雖介乎不官不商之間，顯然的還保持着一種智識階級的本色。但和蔡侶笙可不同，沒有那樣的拘謹，卻加上了任俠好義的成分。性格寫的是特別的顯明。如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有超過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的優點，那優點，就在智識階級的描寫上。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很少好人，少數的而外，都如九死一生所說明的，只是魍魎魍魎之流，即在家族間也是一樣。所以吳趸人寫這一類的人物，是從九死一生的家屬起。他的族叔，一個小官僚，是最足以代表的。他對九死一生母子不斷的欺騙，真是所謂「良心盡泯」而在故鄉本家門的

騷擾，使他連房子都賣不出去，更可見舊式氏族組織上的大缺陷。社會上的千奇百怪，那是更不必說的，陰險，欺騙，陷害，卑劣，祇是在這幾方面發展。他也很傷感的寫了一些沉落的人，調子非常陰闇。

吳趸人寫官僚，特殊是旗人，雖也窮形盡相，究竟是趕不上李伯元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的，無論是大官還是佐雜。苟夫人就是一個例。吳趸人寫這些人物，也是從私閫寫到公幹，但始終不能有李伯元那樣特卓的精彩。但有一點，是李伯元所不會寫到的，即是暴露中國當時的海軍內幕，以及一些最可恥的畏懼帝國主義的事。如說一隻兵輪，看見海平線上有一縷濃烟，便疑爲法國兵艦，開足機器，飛速逃竄，覺來船甚速，管帶大懼，遂自開放水門，讓船沉入海，登岸後，捏報倉卒遇敵，致被擊沉，人間還有比這更可恥的事嗎？

但此書並非全無所本，蔣瑞藻小說考證引「缺名筆記」說此書云：「書中影託人名，凡著者親屬知友，則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當代名人如張文襄，張彪，盛杏蓀，及其繼室，聶仲芳及其夫人，（卽曾文正之女），太夫人，曾惠敏，邵友濂，梁鼎芬，文廷式，鐵良，衛汝貴，洪述祖等，苟細讀之，不難按圖而索也。」此中有人，固呼之欲出也。趸人還著有近十年之怪現狀（卽最近社會醒齋史）二十回（時

務報館，一九一〇），主人公雖已換過，仍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續寫，惟無其優秀。

孽海花二十四回，東亞病夫著，首五卷十回，光緒乙巳（一九〇五），由小說林社出版。丙午年（一九〇六）續出次五卷十回。雜誌小說林創刊，又續作四回。丙辰（一九一六），強作解人以此四回，並所作孽海花人名索引表，孽海花人物故事考證八則，及證續十一則，合刊孽海花第三冊（擁百書局版）。一九二七年，著者主編之真美善雜誌出版。再廣續十一回，又修改前書，成一九二八之修改本（真美善版），刊十五卷三十回，與原來計劃之六十回，仍相差約二之一。東亞病夫，本名曾樸，字孟樸，江蘇常熟人。在清末，創小說林社，編譯新學書籍甚多，以文學作品為最，影響當時文壇者頗巨。一九二七後，又重理舊業，與其子虛白創真美善書店，編輯雜誌真善美，自著魯男子等，並繙譯法國名著多種。生於一八七一年，一九三五年卒。

孽海花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這愛自由者，頗有人以為就是著者，實則是不然的。一九二七改本孽海花序裏，說得很明白：「這書造意的動機，並不是我，是愛自由者。他非別人，就是吾

友金君松岑，名天翻。他發起這書，曾做過四五回，我那時正創辦小說林書社，提倡譯著小說。他把稿子寄給我，我看了，認是一個好題材。但是金君的原稿，過於注重主人公，不過描寫一個奇突的妓女，略映帶些相關的時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陳圓圓的滄桑豔，已算頂好的成績了。而且照此寫來，祇怕筆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傳的蹊徑。在我的思意卻不然，想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避去正面，專把些有趣的瑣聞逸事，來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較的廓大。當時就把我的意見，告訴了金君。誰知金君竟順水推舟，把繼續這書的責任，全卸到我身上來。我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一面點竄塗改，一面進行不息，三個月工夫，一氣呵成了二十回。這二十回裏的前四回，雜糅着金君的原稿不少。即如第一回的引首詞，和一篇駢文，都是照着原稿，一字未改。其餘部分，也是觸處都有，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誰是誰的。就是現在已修改本裏，也還存着一半金君原稿的成分。這裏可以看到孽海花寫作的經過。按金松岑即金一，在當時思想亦甚進步，曾見其文集二種，又編譯自由血一種，係俄國虛無黨史。三十三年之落花夢，亦係彼在晚清所譯。可見其膽識與孽海花作書頗有相似處。孽海花在當時影響極大，不到一

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銷行至五萬部之多。

孽海花所以能得這樣熱烈的歡迎，原因常在思想方面，技術的成功，題材的現實，自然也是一因。此書所表現之思想，其進步與激急，是超越了當時一切被目為第一流的作品而上之，即李伯元吳趼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蓋李伯元與吳趼人之思想，雖代表了一種進步的傾向，但始終不能跳出「老新黨」之外，擁護清庭，反對革命。而孽海花則表示了一種很強的革命傾向。如修改本刪去的第二回，他暢論科名制度，洋洋千餘言，指出「這便是歷代專制君王束縛我同胞最毒的手段。」結果是弄得「一般國民，有腦無魂，有血無氣，看着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產，赫赫軒孫，是君主的世僕，」盡入專制帝王的彀中，以「維持他們的專制政體。」這在當時，是多麼大膽，透闢，具有反專制政體的議論。

在書裏，他又以充分的同情，寫了陳千秋，孫中山，史堅如，一班革命黨人。在被刪去的第二回裏，更若明若晦的說道：「……只要看元世祖是個蒙古游牧的部落，酋長的國度，一朝霸佔了中國，我們同胞也自帖耳搖尾的順服了九十餘年。你們想想如今五洲萬國，那裏有這種好說話的百姓，本

國人不管，倒教外國人來耀武揚威，多數人退後，倒被少數人把持宰制。」這不僅表示了反滿，而且也暗示了他的種族革命的主張。

第四回（修改本第二十九回）寫當時的革命運動，他敘述了自明亡以後的中國秘密社會史，對於這些組織，除掉爲清室服務的，他都採取着一種同情的態度，且多暗示。如說：「……張拳努目，誓報國仇，就是過了幾百年，隔了十幾代，總有一班人牢牢記着，不能甘心的。我常常聽見故老傳聞，那日滿洲入關之始，亡國遺民，起兵抗拒……」如說：「……肉眼看來，毫不覺得。他們甘心做叛逆逆黨，情願去破家毀產，名在那裏，利在那裏，奔波往來，爲着何事，不過老祖宗傳下這一點民族主義，各處運動，不肯叫他埋沒，永不發現罷了。」接着更寫下革命黨人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的演辭。寫孫中山，史堅如，推崇備至。孽海花作者之傾向革命，傾向共和，在這些地方，是更易於看到。孽海花不比當時秘密發行的文學作品，是公開發賣的。在清室的淫威之下，作如此描寫，作者之思想膽識，也就可見了。這些，在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何嘗能夠得到？胡適因其間含有一二迷信要素，便以之論斷全書，說作者是「老新黨」，真是奇突之論！

據修改本自記，說孽海花寫作的計劃，是「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之歷史。」在反映着一種進步的思想外，其價值是在這一方面，是描寫了晚清三十年的政治與社會的變革，可惜只寫到戊戌政變就中斷了。後來雖湊成三十五回之數，究竟因時間隔離二十年之久，思想風格都有改變，與前書殊難統一。此書在描寫上的最大成功，是在描寫當時京城內外的一班智識份子，官僚與名士，他們的生活，思想，以至於一般的風氣轉移。吳趼人很擅長於寫「洋場才子」，曾孟樸則活生生的刻畫出許多「作態名士」。中國小說史略稱其描寫不免誇大，是很對的。不過較之李（伯元）、吳（趼人）筆下的人物，也就實際多了。如第十九回的寫李蓴客，第二十回大規模的寫京城裏的風氣。寫洪雯卿的研究地理及其結果，也很不差。這裏只引出關於李蓴客的描寫：

卻說小燕便服輕車，叫車夫逕到城南保安寺街而來。那時秋高氣爽，塵軟蹄輕，不一會，已到了門口。把車停在門前兩顆大榆樹陰下。家人方要通報，小燕搖手說不必，自己輕跳下車。正跨進門，瞥見門上新貼一幅淡紅硃砂箋的門對，寫得英秀瘦削，歷落傾斜的兩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

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

小燕一笑，進門一個影壁，繞影壁而東，朝北三間側廳，沿側廳廊下一直進去，一個秋葉式的洞門。洞門裏面，方方一個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綠葉森森，滿院種着木芙蓉，紅豔嬌酣，正是開花時候。三間靜室，垂着湘簾，悄無人聲。那當兒恰好一陣微風，小燕覺得在簾縫裏透出一股藥烟，清香沁鼻。掀簾進去，卻見一個稚給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見小燕進來，正要立起，只聽房裏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小燕一腳跨進去，笑道：「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只見純客穿着件半舊熟羅半截衫，踏着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搔着短鬚，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看見小燕進來，連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書上發喘，顛聲道：「呀！怎麼小燕翁來了。老夫病體，竟不能起趄。怎好？」小燕道：「純老清恙幾時起的？怎麼兄弟連影兒也不知？」純客道：「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那天起的，可見老夫福薄，不克當諸公盛意。雲臥園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風寒小疾，服藥後當可小痊，還望先生速

駕，以慰諸君渴望。」小燕說話時，卻把眼偷瞧，只見榻上枕邊，拖出一幅長箋，滿紙都是抬頭。那抬頭卻奇怪，不是閣下台端，也非長者左右，一疊連三全是「妄人」兩字。小燕覺得詫異，想要留心看他一兩行，忽聽秋葉門外，有兩個人一路談話，一路躡手躡腳的進來。那時純客正要開口，只聽竹簾子拍的一聲。正是：十丈紅塵埋俠骨，一簾秋色養詩魂。不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刻劃作態的名士，極是生動。孽海花在這一方面是擅長的大概由於名士大官達人，要裝點風雅，這風氣在當時也就很盛，影響所及，是直達於勾欄。所以在蘇州，有講究古董，作詩填詞的褚愛林。在京城裏，有愛素，怡三雲，與李純客一班人的關係。而明善的夫人太清，雖非妓家，卻是最有顯明性格的神祕人物，一個女詩家。以修改本說，寫這個人物的成功，是超過傅彩雲而上的。就在這一些人物所遭際的事態的描寫裏，孽海花展開了晚清的社會。宮庭內的混亂，官吏的賄賂公行，對外國人的畏懼屈服，封建智識份子的醉生夢死，革命運動的起來，是各方面的寫到。在這一冊書裏，不僅昭示了清社崩潰的必然，也是革命必然成功的信號。要說在寫作方法上有缺點，那就是在若干部分，

還不能完全的使政治的與社會的事態，與書中的人物，建立一種不可分離的關係。

就藝術上講，自然是改作本更熟練一些。就考察這部書在那一時期所發生的影響說，則事實上不能不以原刊本爲據。因爲這本子保存了作者當時的最急進的思想，也有六十回的全目，使讀者能以看到整個的內容。骨幹的故事，開始於金鈞掄元。金係指吳縣洪鈞，嘗典試江西，丁憂歸，在蘇州納名妓傅彩雲爲妾。後奉命使德，攜以俱去，稱夫人，在私生活上鬧了很多的笑話。歸國後，洪在北京死了，傅不安於室。旋與家人俱返蘇，至申逸去，重張豔幟。至此遂中斷。孽海花有續作二種，一爲陸士諤新孽海花（改良小說社，一九一〇），一爲包天笑碧血幕（小說林），一不稱，一未完。

老殘遊記二十回，洪都百鍊生著，初發表於繡像小說（一九〇三），至十三回中斷，後經改增成二十回，由商務印書館（一九〇六）單行。按百鍊生卽劉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少精算學，後行醫於上海，旋又學賈，盡喪其資。光緒戊子（一八八八），河決鄭州，鶚以同知報効於吳大澂，治河有功，聲譽雀起，漸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上書請建鐵路，又主張開礦。既成，世俗交謫，目爲漢奸。庚子之亂，鶚以

賤值購太倉儲粟於歐人，以振飢困，又設會瘞死者。後數年，政府即以私售倉粟罪之，流新疆死。其生卒，約當一八五〇至一九一〇，所著小說，僅老殘遊記一種。又有二集六回，初發表於天津報紙。一九三四年重載雜誌人間世，一九三五年由良友圖書公司印成單本行世。一九一九年，坊間有四十回本出版，實則後二十回係偽作。

此書以鐵英號老殘者為骨幹人物，有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的九死一生。借鐵英之遊，行歷記其言論見聞，並寫景狀物，地域偏於山東一帶，與文明小史等之把重心落在南方者不同，是亦晚清社會之寫實作。書裏攻擊官吏也很厲害，但他的惡詆不同於李伯元，主要的是摘發清官之可恨，遠甚於貪官。認為「賊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賊官自知其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歷來小說皆揭賊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第十六回原評）他在書裏揭發了毓賢徐桐李秉衡一班人的甚於賊官的罪惡。

老殘遊記的作者很有眼光，「棋局將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序）他是意識到清

庭已走向末日。但他終竟還是一個忠於清室的人，所以在繡像小說的原本裏，還保存了一大段罵革命黨人的話，在後來的本子裏是被刪掉。他很相信科學，認爲祇有提倡科學，與辦實業，可以救垂亡的局面。這一種科學的精神當然會反映到他寫作小說的方法上，這就造成了老殘遊記在藝術上的唯一價值，所謂科學的描寫。如寫王冕畫荷，黃河敲冰，王小玉唱大鼓，大明湖紀遊，都是極出色的文字，而以王小玉唱大鼓一段爲最優秀：

正在熱鬧哄哄的時節，只見那後臺裏又出來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簫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將鼓捶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擡起頭來，向臺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裏頭養着兩丸黑水銀。左右一顧一看，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裏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跌在地下，都聽得見響。王小玉便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

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不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幾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綫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太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卽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停了一會，鬧聲

稍定，只聽那臺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人，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懂。暗中設想，餘音怎樣會得繞梁呢？又怎會三日不絕呢？及至聽了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總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無論做甚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徹些！」旁邊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論得透關極了！於我心有戚戚焉！」（第二回）

胡適論老殘遊記道：「老殘遊記最擅長的是描寫的技術；無論寫人寫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語爛調，總想鑄鑄新詞，作實地的描寫。在這一點上，這部書可算是前無古人了。」胡適論小說，亦有所失，但對老殘遊記的這評語，確是極恰當的。但得說明，劉鐵雲所以然有如此的成就，主要的原因決不在所說的「實物實景的觀察」和「語言文字上的關係」，而是劉鐵雲頭腦科學化的結果。

又蔣瑞藻小說枝談引負暄瑣語云：「近來新撰小說，風起雲湧，無慮千百種，固自不乏佳構，而才情縱逸，寓意深遠者，以孽海花爲巨擘，惜乎未窺全豹，使人有曲終人渺之感，亦藝林之缺陷也。其

略足比肩者有老殘遊記，雖篇幅稍短，而意趣淵厚，取境遙奇，底是作手。雖立言誕怪，不免貽譏，而文字固不以此高下。著者自序洪都百鍊生。聞之人云，係劉姓，名鶚，字云湍，丹徒人。倜儻不羣，負異才。嘗寓稷下金泉精舍，寄友選朮，有所作，操筆立就。亦壯歲隕折。所論亦甚常，且提供了一些新史料。

人物方面，老殘是代表了作者自己，可是這自己，是指的實體的劉鐵雲。他還有一個理想之身，也託附在書裏的異人身上，那就是初集裏的瑛姑，二集裏的逸雲。按鐵雲很歡喜把自己的理想，寄託在小說裏的異人身上。而這異人，又必須合乎他自己的理想，純淨的，疏放的，超塵絕俗的，對人間社會有絕大領悟的。這樣的人物，當然不能求之於人間，爲着適應於他的羅曼諦克的理想，他便不得不逞其才情，從事於創造。由於各個條件在舊時代人物理想上的適合性，和作者自己心理上的原因，這個創造的理想人物，在性別上，必然是落在女的一面。所以在正集裏創造了一個瑛姑，在二集裏，便不能再來一個逸雲。

劉鐵雲這人不僅疏放，也很羅曼諦克，因此，無論在什麼時間，他都是把「真實的自己」和「理想的自己」並存的。前後集有了老殘，就再有了瑛姑和逸雲，老殘是代表了人間性較強的人，瑛姑

逸雲卻是他的超現實的理想，一種空想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的創造。由此可以知道有科學頭腦的劉鐵雲，爲什麼在寫實性很強的老殘遊記中，加上這樣兩個架空的人物。

瑛姑逸雲雖同爲劉鐵雲理想的寄託，在實質上，逸雲是更發展的，寫逸雲所耗費的力量所以然比寫瑛姑用得大，也就是因爲這是他更理想，更崇高的影子，是他晚年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創造的凝集。在瑛姑的談話裏，反映出的三教互參的道理，到了他晚年寫二集的時候，他完全的把重心落在佛家了。

大概因爲終於是一個理想，而不能和人間切斷吧。對於存在的人世，便依舊不能不有許多的牢騷與不滿。從逸雲的談話裏，能以看到當時的官吏是如何的橫行，也可以了解得人間世是如何的醜惡。並沒有決然的和人世分開，讀者感到與這個人物皮肉相關，這人物創造得不失敗在此，作者的成功也就在此。至於逸雲跳出情網過程的自述，這完全是拿串鈴的老殘的菩薩心腸。借此以超度人世，告訴讀者應該如何的超凡入聖。此老殘所以毫不留戀的送翠環入菴也。晚年的劉鐵雲，在遭受種種挫折之餘，雖說熱腸仍在，但他是免不了有倦怠之感了。其他人物性格的描寫，也相當

晚清小說史
的不差。

第二章 晚清社會概觀(下)

整然的描寫晚清社會的小說，其值得著錄的，除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老殘遊記四書而外，尚有蘧園負曝閒談，旅生癡人說夢記，八寶王郎冷眼觀，吳研人上海游驂錄。這幾部小說一樣是很嚴肅的在暴露當時政治社會的黑暗。祇以或爲未完之稿，或迄未單行，遂不免爲後人所忽。

負曝閒談三十回，蘧園著，始刊於繡像小說第六期（一九〇三），終四十一期，未完。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北平徐一士逐回加作評考，並標點分段，重載於上海時事新報，後印單行本，題作負曝閒談評考（一九三四），四社出版部刊。這也是一部廣泛的描寫晚清社會的書。其體裁結構，與當時流行的譴責小說同，「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蘧園

不知何許人，據徐一士序，有人以爲是李伯元之作。他說：「曾記得當年有人說過，就是撰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的李伯元。不過這似乎是揣測之詞，沒有什麼佐證。就作風看來，不無相似的地方，但是技術上，負曝閒談比着小史和現形記有些地方要高明得不少。」這大概是一種偏好。實則此書並不能與小史及現形記並論。其爲非李伯元作，略讀本書一二章即可辨明，蓋文字作風實無一相似之處；思想大體相同，處同一時代中，是絕對可能的。且負曝閒談文字以爽健見長，與李伯元作風不相類。李伯元每逢大段描寫，魄力非常雄厚，文字亦如火如荼，閒談的作者，在這些地方是趕不上的。所以徐一士的斷論，終不免於是一種偏好罷了。

此書以寫小武官開場，然後寫到一些小官僚，再轉到當時所謂維新的買空賣空人物。以上約二十回，是以江浙爲中心的。二十回以後，寫廣東維新的富翁，再轉入北京的糜爛生活。全書所寫，包含了兩個主題，一是小官僚的現形，二是維新人物的醜史。而後十回與前二十回，在內容的統一性上，有很難調協之處，不像小史與現形記，無論怎樣變更，總還有一條內在的主綫存在。此書在寫作技術上的最大缺點，是形容的過分誇張，以致喪失事實的真實性。李伯元諸著，雖也未免有同樣缺

點，但還不到這樣過分地步。不過在當時的廣泛描寫整個社會的小說中，這究竟還是值得注意的作品。寫得較好較切實的，是開場的幾個文武小官僚，以及一班維新志士的行動。舊的儒林中人，寫陸鵬吹牛一段最好：

少時擺飯，甚麼荳腐，麵筋，素菜，索粉，大盤大碗的端上來。除掉王老爹和陸鵬兩個，法雨又拉了幾個做買賣的來，坐了一桌。陸鵬一面吃着，一面說道：「前兒府裏終覆，照例有一席酒，是大廚房備的。燕窩，魚翅，海參那些，倒還不稀罕，有一隻鵝，裏面包着一隻雞，雞裏面包着一隻鴿子，鴿子裏面包着一個黃雀，味道鮮的，了不得！」同桌一個做買賣的，便把筷子放下說：「阿彌陀佛！一樣菜傷了四條命，罪過不罪過呢！」陸鵬扳着面孔說：「你們沒福的吃了，自然罪過，牠們卻不相干！」另外有一個又嘴道：「陸相公，據你如此說法，你是有福氣的了！」陸鵬臉上一紅道：「怎麼沒有？不要說別的，就是府太爺下座來替我們斟一巡酒，要不是有福氣的，就得一個頭暈栽了下來！你們當是頑兒的嗎！」當下衆人聽了他的話，默默無言，一時吃完，各自散去。（第一回）

這裏確實存在着腐儒的活生生的形像，但類乎此而恰如其分的並不多。寫小武官怕死用兩

個人物對照，證明各有幸運，這是較好的方法。寫維新人物，以在堂子裏講革命，講哲學的描寫，最有諷刺的意味。不過與吳趸人 李伯元相較，究竟是有若干差離的。寫北京的部分，優秀的地方，不在人物方面，反而是關於風習的寫述。在人物與風習混寫的部分，如「鬪鴉」一段：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看看又是初冬光景了。京城內世家子弟，到了這時候，有種興致，就是鬪鴉。那鴉，鴉生的不過麻雀般大小，鬪起來卻奮勇當先，比蟋蟀要利害十倍。卻是一種，那鴉，鴉天天要把，把得牠瘦骨如柴，然後可以拿出來鬪。有些旗人們，一個個腰裏掛了平金繡的袋，把鴉裝在袋裏，沒有看見過的，真真要把當新鮮笑話。孫老六是最歡喜這門的，他的鴉，鴉分外養得多。有天腰前腰後掛了無數的袋，袋裏袋了無數的鴉，手裏還把着一個雪白雪白的，叫做「玉鴉」，是好不容易化了重價買來的。剛剛出得大門，有個賣冰糖葫蘆的喊過，孫老六叫住了，買了一串，在嘴裏吃着，劈面遇見一人。這人是誰？原來是孫老六的舅舅，現任山東道監察御史。這位山東道監察御史，平日十分檢樸，布衣粟食，自命清廉，性情又十分古執，一句話不對，便反插着兩隻眼睛，叫罵起來，所以孫老六畏之如虎。今天冤家碰着對頭人，孫老六早已毛骨聳然，

將兩隻手藏在背後，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這位山東道監察御史，看見了他把頭點點，便走將開去。孫老六嚇出一身冷汗，轉回頭來，對着後面小跟班道：「險啊！」順手又把冰糖葫蘆望嘴裏送，那裏知道記錯了這手把着一個玉鶉呢，使勁一咬，把個玉鶉的頭脰嚙一聲咬將下來。孫老六覺得味道兩樣，定睛一看，魂不附體，連說道：「糟了！糟了！」他心上氣不過，也不顧什麼了，用手望屁股背後一拍道：「唉！」耳朵裏聽見吱的一聲，又拍死了一個「麻花」。這「麻花」也是鶴鶉當中的健將，戰無不勝，孫老六仗着他贏了好些錢。曾經有人還過三百兩銀子，孫老六捨不得賣，一旦死於非命，叫他怎的不痛呢？一時哭又哭不得，笑又笑不得，那種神情，實在難過。（第九回）

以這樣方法，來曝露官僚，確是很有趣味的。雖只是一二個小的行動，但全般的形像，已令人瞭如指掌了。可惜描寫得過於誇張。徐一士的批評，雖不免偏好和誇大，但他的一「我們如不求全責備，它在清末小說界應有相當之價值和地位，我們不能不承認呀。」是說得很對的。負曝閒談是可讀一部書，他有李伯元不到的長處，即是文筆的爽健靈活。也有不如李伯元的短處，即是魄力不大，不

能作大段有力的描寫。其他方面，當然也有許多異同，思想上則大體一致。

癡人說夢記三十回，旅生著，載繡像小說第十九期（一九〇四）至五十四期。也是一部寫晚清十數年間社會史的小說，始於康梁維新運動之前，終於庚子事變以後。最大的缺點，是作者不能完全用寫實的方法，夾入了一半的理想成分，遂使這部作品既非寫實，又非理想，而陷於失敗。旅生的態度大概是，舊勢力是太大了，新的力量無論如何克服不住他，結果會徒勞無功的。倒不如澈底的另起爐灶，重行創造一個。所以他使書裏的人物賈希仙開闢仙人島的計劃成功，不外是要企圖實現自己的理想，成立新的自由平等國家。

因此在這部書裏，便有了幾條幹綫，賈希仙代表了作者的理想，甯孫謀，魏淡然代表了康（有爲），梁（啓超），黎浪夫代表了孫中山，而以賈寧作爲了最主要的。結果是，甯魏失敗，而賈希仙得到了莫大的成功。賈甯，魏同是湖北教會學校的學生，因不願受教會教育，三人約同逃往上海。船到鎮江，賈上岸洗浴，遇流氓爲難，耽擱了時間，趕到碼頭，船已開去，祇得換船往滬。而甯魏見船將啓碇，

希仙又不回，亦甚焦急，乃匆匆移行李上岸，慢慢尋訪。一日，於酒樓上見一題壁詩，語氣豪邁，問諸茶房，知道此人住在瓜州，以任俠好友著稱。兩人過江訪問，果然一見如故，竟把兩人留住在那里，又遵母命，把長妹嫁給孫謀，次妹嫁給淡然。

希仙到上海後，始終找不到孫魏，流落在城隍廟拆字爲生。後來無意中遇到孫謀叔父，得其幫助，到廣東新師範學校教書。因爲酒樓上不關重要的題詩，被誣爲作亂，捕押往省。途中遇到盜船救了他，並奉他爲領袖，籌備奪取廣東省城。事敗無可歸止，乃與其他數領袖泛海，到了日本。以下作者用孫中山倫敦避難的事實，放在賈希仙頭上，照樣的寫了一番，然後離開日本，共同去泛海，飄流到仙人島。在那里住了一年，得了無數的珍寶。於是啓程，流至一毛人島，賈與另一同伴上岸，拾了不少的鑽石。正要歸舟，卻遇到一隻老鷹，把二人抓去，挾到一個海灘。後爲美舟所救，到了美國，在那裏經營起事業來。而其餘四人，也終於飄流到了日本，與甯魏等相遇。

原來甯魏在瓜州結婚以後，便去京應試，甯果得大捷。又上維新條陳，聖眷甚隆。幾於朝政全掌，握於甯孫謀之手。後來舊勢力團結，聯合進讒，遂至有被捕令。甯魏以預知得脫，又轉至英，魏則留日。

本辦報，其經濟來源，大都出自希仙四友，這大約就是暗示新民叢報了。後來希仙由美到日，重遇淡然及黎浪夫，以道不相同，各走一路。希仙始終主張開關仙人島，乃遣人回國，以經商爲名，設立航船公司，專走國外，實則購船以訪仙人島而已。經過無數艱難，終竟達到目的。希仙一班人，重又到達了仙人島，在那裏從事建設。沒有多少時候，竟成了一個很完美很富饒的島國，耕種一切，全由機械，打倒了島內的舊勢力，統一了組織，然後就和外面通起商來。算是幾條幹綫，祇賈希仙一人達到了自己的理想目的。

在小說的中間，還插敘了幾件事。一是黎浪夫起義的失敗。二是甯，魏兩夫人北上爲夫報仇，魏夫人被害事。三是討魚稅（打漁殺家）改頭換面的插曲，一班漁夫無可如何，泛海爲生，遇賈希仙同往仙人島。旅生演述十年間社會史實的計劃，是很好的，寫作技術也很不差。但到底陷於失敗，就是他採取了二元的描寫。寫實的甯孫謀，魏淡然的一條綫，和冒險空想的賈希仙一條綫。這不相調和的兩綫，作成了他失敗的基點。於人物之中，以孫謀爲最好。全書的最後一回，是以未來的中國的夢作結，附錄於此，以見那時作者理想的中國：

我夢見坐了一隻安平輪船，駛回中國，到上海登岸。只見上海那些外國字的洋房，都換了中國字。那街上站的紅頭巡捕不見了，都是中國的巡警兵。這還不算奇，最奇的，是鐵路造得那般的快。據人說，中國十八省，統通把鐵路造成了，各處可以去得。我記掛的是家鄉，然從上海搭火車前往漢口，上了火車，不見一個洋人，我又覺得詫異。私下問人道：「從前我在漢口，見車站上有洋人不少，如今怎麼不見了呢？」一個拿旗子的人答道：「原來你是從外國來的，不知道本國如今大好了。各處設了專門學堂，造就出無數人材，輪船駕駛，鐵路工程，都是中國人管理。況且從前是借人家款子辦的，如今債都還清了，統歸自辦，搭客價錢是劃一的，上落都有人照料，不比從前那般雜亂了（第三十回）。

冷眼觀六卷，三十回，著者署八寶王郎，丁未年（一九〇四）小說林社刊。著者原名王濬卿，寶應人。尚著有冷眼重觀二卷，女界爛污史十四回。迷龍陣十四回，又中國三百年失機史一種，未見書。除最初之冷眼觀外，大都為粗製濫造極無聊之作。可稱者僅此一種。全書體製，與二十年目睹之怪

現狀類似，首回說明本書內容，都是「舊社會的怪事。這些怪事正是那新前途的阻力，不可不叫大家知道知道，好則改之，無則加勉。」這照例的一番交待，是當時許多小說楔子裏照抄的文章。意思不過是說，自己並非反對新政的人，祇是對有些假借維新之名，以謀自己陞官發財的人物不滿而已。

作者所暴露的事很多，側重在官場，主人公所到的地域，是揚子江珠江和京津一帶。內容寫的很廣泛。大概在一二卷裏，主要的是說官僚的貪污，豪紳的橫行。三四卷纔開展到廣泛的社會生活上去，講到一些有關於一代變革的史實。五六卷更發展到妓女方面。其間最重要的是寫庚子事變，聯軍入京，聖駕蒙塵（第九回），守舊派對維新黨進攻的戰術（第十五回），清庭殺害逮捕維新黨人的經過（第十六七回），官吏對洋人的獻媚屈服（第十八回），唐才常死難經過（第二十一回）。在十九回裏，更寫到了翼王石達開逃脫後的軼事。二十二回，寫了阮元後人的殄落。

就中以寫維新黨的活動，得寵眷，被捕殺，出亡，為最精彩。據他所寫，這一回事完全失敗在林旭的鹵莽，假造聖諭，為袁世凱看穿。譚嗣同是反對用袁世凱的，他認為這個人物太反覆無常了，以找

董福祥爲是。他把譚嗣同寫成了維新黨中一個最出色的人物。第二個才智機謀的人，他寫的是西太后，一種臨事不亂的鎮靜，從容不迫的處置了維新黨人的迫害，確不愧爲一個女性的政治天才。這件事，他一直寫到保薦康有爲的翁同龢受到「卽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的處分爲止。有一部分自不免是小說家言，但他一路寫來，卻很生動。

出現於當時暴露官場的小說中的官僚，在每一冊書裏的面貌，都是差不多的。除對自己國度裏的人種種欺壓外，對於外國人，是一體屈服的。冷眼觀的官僚自不能例外。作者敘述了一些這類的事以後，曾經借一封信說出一個循環公例：「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又怕皇上，若再屈抑民氣，必致將來使洋人一無所怕，那就要實行瓜分手段了。」這一方面的事實，在文明小史裏，是寫得最多最醜態畢露的，此書未曾舖張這點，祇不過涉及而已。不過，在寫官僚上，有爲他書所不及的，就是以李鴻章段祺瑞的家鄉合肥作爲中心，寫大官僚的家屬在故鄉的橫行，就是地方官也無法和他們對立，要主持一點正義，替小民伸一伸冤，是連自己的官都要丟掉的。冷眼觀裏，有兩回書，都說是這一件事。

庚子事變，書裏祇有一個簡單的印象的敘述，但京津一帶的糜爛情形，已自可見。如說「砲聲隆隆不絕，焚殺叫喊，日以繼夜。前門外一帶，劫掠一空，兵勇向難民搶劫牲口，洗剝衣服。那喊哭槍砲之聲，映着城內一帶火光，萬分悽慘。」自是一種實況。同時，他就所見到的事實，說明了義和團的參加分子的駁雜的目的和動機。

此書在寫作方面最用了大力的，是寫維新黨奪取政權的失敗經過，和從維新黨一直到立憲本身意義的研究和批評。說到立憲，書中的一個人物道：「……倡議立憲，無論政府裏的人必不肯行，即或肯，亦不過明知不是伴，事急且權從，將計就計的，拿着立憲兩個字來做楚歌用，想去吹散了革命的意思。所以我說，對專制國議立憲，實無異對聾牛低聲講性理，遇夏蟲故意語春冰。」當時清庭所採取的應付革命的這個策略，是人人知之，然敢言的卻不多。冷眼觀是直接痛快的揭穿了這內幕的。當時清庭之所謂「准備立憲」其目的不過要假借其名，以吹散革命的颶風罷了。

除這幾件特殊的事實而外，他寫到了仕宦人家子弟之淪為翻戲黨，洞悉上海社會實況的多情妓女，假維新的人物，一切會幫的組織，他所見到的一切政治社會上的黑幕。他把這一切現象，都

極力的予以暴露。作者在這書裏所顯示的文學的素養是相當高的。至於他的見解，和當時的許多作家一樣，對當前的維新主張，也深致不滿，自己又不肯說出究竟應該怎樣。對舊社會憎惡的程度，是沒有李伯元吳趼人來得深急。至於譴責的程度，是和他們一樣，挖苦得很厲害。

還有吳趼人的上海游驂錄十回，也是一部不能不論及的書。這可說是他的一部失敗之作。這部小說，最初分期發表在月月小說上，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七月纔印成單行本，收作羣學社刊印的說部叢書第二十五種。

從主人公辜望延被逼離開湖南，寫到他再被逼離開上海。作者本來還有續下去的意思，成一本日本游驂錄，結果是並沒有做得出來。他寫作這一部小說的動機，在書後的跋文裏說得很清楚：「以僕之眼，觀於今日之社會，岌岌可危，固非急圖恢復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維持之，非徒言輸入文明，卽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見所及，因以小說體一暢言之。」這部小說，是具體的反映了他對於社會改造的意見，他的人生哲學。可以先看他的是怎樣的開場：

轟轟轟，萍湘亂，醴陵亂，考諸輿論，曰：「此饑民，此無告窮民。」聞諸官府，曰：「此亂民，此革命黨。」又聞諸主持清議者曰：「此官逼民變。」此三說者，各持一義，我不能辨其誰是誰非。況且我近來抱了一個厭世主義，也不暇辨其誰是誰非。只因這一番亂事，在這亂地之內，逼出一個頑錮守舊的寒酸秀才來，鬧出了多少笑話，足以供我作小說好材料。並且這些材料，又足以助起我的厭世主義，所以我樂得記他出來。唉！看官！這厭世主義，究竟是熱心人抱的，還是冷心人抱的呢？我也不必多辨。我還記得古人有兩句詩，說道：「科頭箕踞長松下，冷眼看他世上人。」後來金匱聖歎先生批評道：「此非冷極語，是熱極語也。」可謂把古人心事直抉出來。照此看去，可見凡抱厭世主義的人，都是極熱心的人。他嘴裏說的是厭世話，一舉一動，行的是厭世派，須知他那一副熱淚，沒有地方去洒，都閣落落閣落落流到自家肚子裏去呢！我願看我這部小說諸君，勿作厭世話看，只作一把熱眼淚看。（第一回）

合兩文來看，作者寫作這部小說的態度，已經是很明白了。他是一個厭世主義者，但他所以然走向厭世，是因爲對社會感到失望。他自己說：「我從前也極熱心公益之事，終日奔走不遑。後來仔

細一看，社會中千奇百怪的形狀，說之不盡，憑你什麼人，終是弄不好的。凡創議辦一件公益事的，內中必生出無數的阻力，弄到後來，不痛不癢的，就算完結了。我看這種事多了，所以頓生了個厭世的思想。他苦惱得把自己的眼淚向肚裏流，他不想說話，他又忍不住不說，結果是寫出這部上海游。來一洩他自己的憤慨，來發表藏在他深心裏對社會改進的熱望。在外面看來，他是最冷的，實質上，他是最熱的。他覺得要改進中國，祇有如他自己所想的去辦。書中的人物李若愚說：

我所說的改良社會，是要首先提倡道德，務要使德育普及，人人有了個道德心，則社會不改自良。並非要扭轉一切習慣，處處要捨己從人的。德育普及，是改良社會第一要義。至於一切習慣，都是道德淪亡之後，纔有這等懷性質。所以我說要德育普及，是改良社會第一要義。至於一切習慣，東西異俗，儘可各從其便。若一定要捨己從人，反可以養成崇拜外人的心。況且舉動一切，都是形式上的問題，與道德毫無干涉的。

我主張德育普及，並不是死守舊學，正是要望道德昌明之後，不爲外界動搖，然後輸入文明，方可有利無害的意思。（第八回）

這正是吳趸人的意見，他所開出的救治中國的方案，這是怎樣的一種唯心的迂腐的主張！但他自己是很以這種主張爲是，而希望「海內小說家」來「相與討論。」書裏主要的描寫，是暴露「黨人。」在他筆下的黨人，似乎都是些行爲極卑劣的，專門打野鷄，騙錢，五十金就可以出賣主義的人物。他對革命，主張鎮壓，很具體的一再提出主張：

這裏頭，政府也擔着一個不是。把海外的僑民視同膜外，任從人家虐待，永遠不想保護。於是那談革命的人，便乘機蠱惑，說現在政府無用，必須建設了新政府，便可以如何如何保護僑民，所以僑民便信了。此刻各處搜捕革命黨，也不問真的假的，胡亂誣人，其實，這等胡鬧，越鬧越激的，民心思變。倒是急與各國訂約，把保護僑民一事視爲重大事件，倒是正本清源的辦法。（第七

回）

又一次發表這種主張的時候，他並自己作結道：「所以我說盡力保護僑民，可以消除革命的風潮。」（第八回）在當時一班腐朽之中，吳趸人的辦法，可以說是比較進步的。他知道革命活動的基礎建築在海外，想用「釜底抽薪」的方法，從華僑方面來着手。當然更強調於他之所謂「政治

改良。」而在國內呢，他的辦法，是除正常的逮捕外，就是盡量誣蔑造謠。他惡意的指出革命的動機是：

到了近年以來，東西交通，輸進的新學問不少。而且又多了洋務一派人。看到中國古學不甚重了，便有一兩個名士，想到從此以後，不能以舊學問驕人了。無奈肚子裏，卻沒有一些新學問，看了兩部譯本書，見有些什麼種族之說，於是異想天開，倡爲革命逐滿之說，裝做那瘋瘋顛顛的樣子，動輒罵人家做奴隸，以逞其驕人之素志。據我看來，還是名士的變形罷了。可有一層，他的文章卻做得好，足以動人，所以就有這一班隨聲附和的了。（第七回）

講革命，在他看來，不過是一班新名士要達其「驕人的素志」而已。至於「種族革命」，他認爲一樣是不對的：「講到種族革命一層，我以爲祇以顏色爲別，你看白人，他們自己未嘗無齟齬，未嘗無戰爭。及至對於黃人之問題一起，他們便互相聯絡來對待我。我們黃人，又豈可以自相離異，與人以隙呢？」（第九回）他是企圖以這樣的理由，來打擊「種族革命」在民衆間所起的影響。並且有時是更進一步的，藉「與人以隙」爲理由，反對中國革命：

但是講到革命一事，談何容易，以現在而論，有斷斷乎不能講革命的兩個道理。第一，是時勢不對；大凡甲與乙挑戰，必要丙之地位沒有人干預。甲乙兩個，方能各放出真本領，真力量，見個高下。若是丙地位上有一個人要來干預，不是助甲便是助乙，這就無從見我的真本領，真力量了。何況丙地位上又不止一個人呢！此時各處都有教堂，通商口岸又多，一旦我國內有事，外人便要保護教堂，保護產業爲名，起而干預。他到了一處，便派兵鎮守，豎起他的國旗。無論你誰勝誰敗，這地位算佔領定了。這不是鷸蚌相持，漁人得利麼？（第六回）

從帝國主義干涉的一點上說，他也是反對革清庭的命。他同意於說清庭的腐敗，但認爲這決不是革命所能解決，必得從「德育」方面下手。祇有「改良」，不要「革命」，更不要革清庭的命。這是吳趸人的最基本的一貫的主張。他是一個反對新學，反對革命，對儘量輸入西洋文化，對着帝國主義勢力顛抖的人。他的思想，是封建的，比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鐵雲更落後。不過他在封建社會中，還算比較清明正直的一派。因此，他也不滿意於清庭的許多設施，如亂行拘捕，殘害民衆之類。本書自第四回以後，一直攻擊革命到底，前三回則儘量的寫出官方的殘暴。他們可以自由的把一個

善良的百姓當作革命黨來處置，與可以無法無天的很自由的去燒掉一個村子，到處搶劫，強姦婦女，任意搜括。他對這樣的暴行，在書的開始，就予以辛辣的諷刺，說是：「看他那勇往直前之慨，若移在甲申甲午兩年去用了，只怕中國早已文明了。爭奈那兩年他不用，直到這回（指對民衆）纔用出來」（第一回。）而認定在官方是絕對的沒有道理可講。他借爲辜望延犧牲了的老僕的口說：「要對大人先生講道理，還不如去對豺狼虎豹講。」其痛恨的程度，可說是已經到了很高度，然而他並不肯想這是統治根本要不得，祇是以「人心太壞」作爲理由，雖然他憤慨到罵他們爲「奉旨的強盜」。

這部小說所寫的故事很簡單。軍隊開到湖南的一個村子，各處騷擾，儒生辜望延說了一句：「他們當兵的自有兵糧，豈能騷擾百姓，難道沒有軍令的麼？」於是便被捕捉，派作革命黨。老家人辜忠設法叫了兩個妓女把守兵弄醉，放走了望延，第二天，辜忠就被殺了，全村也遭了洗劫。辜望延憤慨至極，逃到上海，要投革命黨，遇着了與革命黨頗有來往的李若愚。這李若愚所代表的，就是吳趸人自己。因此，他認識了四個黨人，這些黨人都是些色鬼，烟鬼，打秋風者，招徠撞騙，無所不爲，使他

很失望。在這個時候，故鄉又來了信，說要通緝他。他無可奈何，又東走日本。書寫到他離開上海，便完結了。書的前幾回，寫得很不差，不愧是名家手筆。但一半以後，卻愈寫愈壞，到簡直不成其為小說的程度，而且範圍拉得很廣闊。如第五回「論審工」、「談保險」，在社會經濟史，雖不能不說是好材料，但就小說講，這一回儘是衍文，前既不關，後也不連。最後三回，更祇有政論的對話，說不上什麼「藝術」。這部書若是作為小說來看，是吳趸人一部失敗之作；如他自己所說，作為吳趸人的思想研究資料，倒是一部不能缺少的書。

以上述晚清社會總寫的小說盡。從這裏面是很容易看到，當時的政治社會，究竟腐敗破爛到怎樣的程度。而崩潰覆滅的預言，在每一節敘述中，都預示着在。是晚清小說的繁榮，一則說明了中國政治社會因國民的覺醒，將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再則也表白了清廷覆滅的喪鐘，是淒切的在不斷的敲。維新運動是失敗了，立憲運動不過是一種欺騙，各地的革命潮，在如火如荼的起，中國的前途，將必然的走向怎樣的路呢？這是不需要加以任何解釋就能以知道的。把握得這社會的陰影，是

更易於了解晚清的小說。其他有類於諸作者尙多，或以不完，或以不足稱，祇能從略。就所見，有報癖新舞臺鴻雪記，石牕山民新乾坤，抽斧新鼠史，燕市狗徒中國進化小史，見月月小說，除後一種外，皆不完。有鐵漢臨妝鏡，載小說林，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載繡像小說，成冊者，有遜廬的當頭棒（樂羣版，一九〇八），新中國之廢物刺客談（鴻文版，一九〇八），佚名新舊社會之怪現狀（改良版），呆子孫（國民社），湘西夢芸生傷心人語（振贖書社，一九〇六），陸士謬新中國（改良小說社，一九一〇），睡獅馬屁世界（小說進步社，一九一一），東亞破佛泡影錄（破佛維航處，一九〇六），山外山人枯樹花（小說新書社，一九〇五），老驥新孽鏡（科學會社，一九〇六），也有用鬼話寫者，如陸士謬鬼國史（改良小說社，一九〇九），葛嘯儂地府志（集成圖書公司，一九〇八），有用神話者，如破佛天上大審判（均益公司，一九〇八），專寫某一地方的，也有陸士謬新上海（改良小說社，一九一〇），佚名斷腸草（一名蘇州現行記）等。

第四章 庚子事變的反映

義和團失敗以後，曾有人作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一文，指出義和團的活動，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意義，收在當時祕密發行的冊子黃帝魂裏，說明義和團的產生，實爲各國及教民在中國橫行的反應。他們不斷的欺壓，使「有國民之責任者，莫不勃然奮發，攘臂興起，思建獨立旗而擊自由鐘。」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結合起來。他們「唱滅洋之議，率無學之徒，視死如歸，搖動世界，屠外使，火教堂，毀公署，拆鐵道，動天下之兵，寒列強之膽，雖巨礮如雨，堅船如雲，而猶苦戰經時，前仆後起。直至滿倉走，政府傾，北京破，然亦雅不欲罷，出死力以持之。夫義和團豈不知寡不可敵衆，弱不可敵強哉？然出於愛國之心，忍無可忍，故悍然冒萬死，出萬難，以一敵八，冀國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耳。而謂二三民賊，假神託鬼，所能使之履險如夷，置生死於不顧乎？」這是當時對義和團最進步的理解。革命黨人對於義和團的態度。而義和團運動的意義，也正確的表露無遺，誠是「雖未達滅洋之目的，而亦

開歷史之奇觀。」

記庚子事變的小說，最主要的有憂患餘生的鄰女語。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引清代軼聞語云：「鄰女語一書，記庚子國變事頗詳確，文筆清雋可喜，實近日歷史小說之別開生面者。惟十數回後久未續成，坊間亦未易尋覓，詢之書賈，多不知是書名矣。」按此書最初載李伯元主編繡像小說癸卯（一九〇二）卷與甲辰（一九〇四）卷，刊十二回即中斷，民國二年（一九一〇）由商務印行單本，亦已絕版。書中記兩宮西巡後的北上沿途情形，可與吳趸人恨海記南下作一對比，文字確是「清雋。」

鄰女語內容，是寫一個有志青年，憤於聯軍入京，北方大局糜爛，想努力於救濟。變賣了家產，僱一僕由陸路北行，書中即寫其沿途見聞。很遺憾，當寫到快抵達天津時，竟擦下少年，用六回書，連寫兩個官僚在事變期間的「話柄」，破壞了全書的統一性。可以用一個實證，即是此書前六回，用的是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作方法，用「我」作了綫索，處處與主人公有不可分的連繫。後

面是另起爐灶，用李伯元官場現形記的手法，完全排開主人公，各自起迄的寫「話柄」，因此形成了絕對的不調和。如果能不中途變更計劃，依照前六回的方法寫下去，那真將成爲一部了不起的著作。所以這部小說實際是祇有前六回有它的光耀的。至於憂患餘生以着怎樣的態度與情懷，從事於這部小說的寫作，透過第一回的引首，可以看得出來：

何事風塵莽莽，可憐世界花花！昔時富貴帝王家，祇賸殘磚破瓦！

滿目故宮禾黍，傷心邊塞琵琶！隋堤一道晚歸鴉，多少興亡閒話！

主人公金堅（不磨）所通過的路程，是從鎮江出發到清江浦，由那裏的東大道，經王家營，入山東的境界，然後到郟城，沂州，蒙陰，新泰，泰安，達濟南。再由濟南到天津。所敘的事情，以兵馬倉皇的混亂情形爲主綫，以民間所受官吏的迫害，及其他疾苦副之，也有一兩段是無意義的插話。金不磨在作者的筆下，是一位個人主義的英雄。

最優秀的部分，是寫沿路所遇着的逃難的京官，騷擾搶劫的士兵，於一幅逃難圖中，活畫出清室已達到非覆滅不可的程度，指出這一班人物出京的時候，是懦弱得不堪。但一到南方，馬上就換

了樣子，在船上掛起「大人」「正堂」的旗幟，「打着京撒子」罵人，要送人「到衙門。」及至聽到所停泊的地點仍是「租界」，卻又「噤若寒蟬」了。看不磨生在清江浦所遇到的是怎樣的一番景象：

只見那遊勇潰兵，如排山倒海而來，背大旗的背大旗，背槍的背槍，擡缸灶的擡缸灶……又見來了一大隊兵勇，穿着總統江蘇全省勤王親兵隊號褂，簇擁着無數坐二轎的，坐四轎的，坐八轎的官轎，匆匆而來。不磨不覺大驚，以為江蘇勤王兵打了敗仗……那曉得就近一看，那坐八轎的，都是一個個美貌妖嬈，香氣噴溢，彷彿上海灘上的女倌人一樣。坐四轎的，不是雞鬟鴉婢，即是半老徐娘，個個在轎子裏嬉皮着臉，向路人微笑。那坐二轎的，到是一班尖頭小耳，俗氣滿面而男子漢，好像是二太爺三小子的模樣。不磨甚為詫異。仔細打聽……是江蘇浙江湖南三省大員，在京裏逃出來的官眷……在河南邊界，恐怕路上出事，向統領借來的。（第二回）

所謂「勤王兵」的作用在此，只是護送官眷而已。不但如此，他們一路逃難，還要一路的「打把勢。」看東光縣伺候南下催餉的欽差，誰也想不到是在亂世。沿途所遇到的軍隊，毫無「衛國之心」，只會「燒殺淫擄」，使民衆受害無窮，行旅爲之裹足。因此，不磨遇到的老民，竟甘脆的說：「我

們做百姓，知道什麼是官兵，什麼是長毛，只要不殺我們，就是好人！」憤慨之情，溢於言外。第二回寫這一方面的事居多。第六回寫走到山東境界，不磨生目擊了梅統領的政績，那是：

已到東光縣城地界，只見樹林子裏面，掛了無數人頭，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有開眼睛的，有閉眼睛的，有有頭髮的，有無頭髮的，有臍着空骷髏的，有陷了眼睛眶子的，高高下下，大大小小，都掛在樹林子上，沒有一株樹上沒有掛人頭，沒有一顆人頭上沒有紅布包頭，沒有一個紅布包頭上沒有「佛」字……這樹林子約摸有十里方圓，卻無處不是人頭。（第六回）

這是怎麼殘暴酷虐的場面！誰還能相信這是人間！據說所以要這樣做，「一則是警戒百姓的意思，一則是曉諭洋兵的意思！」告訴他們山東是並不反對他們的。大概山東袁世凱殺義和團，和山西毓賢殺外國教士，和各國在天津放綠氣砲，可說是「當時異曲同工」的「三絕」，最深刻的獸性的暴露。看鄰女語如何寫城破後的天津罷：

洋兵既破天津城池，北洋大臣早已不知去向。惟見各城守城的兵丁，個個死在城上，依然手托快槍，立而不仆，怒目外向，大有滅此朝食之意，洋兵看了，不覺大驚……當由各國代為收屍，埋

在一處，封爲一大京觀，至今天津城外有個小山，卽是掩埋此輩之處。（第六回）

這和庚子國變彈詞等書所記，是無差異的。在這以外的民衆痛苦，六回書裏，也寫得不少。其情形，真是所謂「滿目中皆現一種淒涼之色。」不磨生「惟見土階茅茨，塵沙橫飛，赤地如燒，飢民菜色，從無一耕穫之鄉。男女老幼，相率跪於道旁，一見着南來過客，卽相與伸手乞食。」到了山東，更是遍地死屍，裸臥雪中，連緊身的衣服，都被同輩剝去。這裏作者借一鄰女之語，暴露了賑濟官員的黑暗，真令人髮指；這敘述佔了二回書的地位，不啻老杜的一篇石壕吏。作者又借在平旅店的妓女之歌，以發洩北方民衆的痛苦。其實施諸當時的南方又何嘗不是如此？

戎馬匆匆，戎馬匆匆，旌旗閃爍龍蛇動。大家翹首望天公，問道：天呀！你怎的還是這般朦朧？萬民嗟怨，捋袖空空，風塵鞅掌，奔走西東！更不見誰是赤龍種，只聽說風潮處處洶！但任着這般老邁龍鍾，顛倒播弄，弄得這乾坤黑暗，日月昏蒙！更有一般無識小兒童，癡人呆漢同說夢，披髮徜徉類病瘋。只可憐蒼生路路窮，哭不盡的唐衢慟，眼見着這山河血染紅！

鄰女語除後六回所敘的兩個「話柄」外，其精彩優勝處大抵如此。寫清江浦的情形，寫旅店

關於賑災的哀訴，寫山東民間的痛苦，都極真實，筆力亦清雋動人。描摹北方人物，則以第三回寫王家營一個賣馬的為最好，寫出了一種強悍的英雄的性格，寫清江浦老尼亦不差。書名所以叫做鄰女語，是除不磨所目見的事實外，大都出自各地女性的報告，如聽隔板尼姑的談話，隔壁女性的悲唱，鄰店女東的怕賑災大員的小語等等。

吳趼人小說寫庚子事變的有恨海，部分涉及的有新石頭記。恨海是寫兩性關係的「寫情小說」，以自北而南的逃難出京，作為了故事的背景。憂患餘生鄰女語寫北方，令人有「風沙茫茫」之感，吳趼人恨海所寫，一樣是很實際的。他寫到達天津途中的混亂，有如鄰女語中之清江浦。

恨海的故事是：「一個廣東的京官陳戟臨，有兩個兒子，大的伯和聘定同居張家的女兒棣華；小的仲藹，聘定同居王家的女兒娟娟。後來義和團起，陳戟臨一家被殺；伯和因護送張氏母女出京，中途衝散；仲藹逃難出京。伯和在路上發了一筆橫財，就狂嫖闖賭，吃上了鴉片烟，後來淪落做了叫化子。張家把他訪着，領回家養活；伯和不肯戒烟，負氣出門，仍病死在一個小烟館裏。伯和死後，棣華

就出家做尼姑去了。仲藹到南方，訪尋王家，竟不知下落；他立志不娶，等候娟娟，後來在席上遇見娟娟，原來他已做了妓女了。」

書中主要的，是寫伯和與棣華母女衝散，棣華一路奉母南下，經過種種的艱苦，母親因驚嚇致病，死在途中的情形。就在這過程中，吳趼人不斷的寫了庚子事變聯軍入京後的南來途中狀況。最顯出混亂情景的，是寫棣華母女和李富（僕人）雇船到山東德州，路經天津附近的時侯：

是夜就在西大灣子停泊過宿，次日起身開行。誰知這裏停泊的船，盈千累萬，舳舻相接，竟把河道塞住了，不得過去。船戶百般爲難，在船縫裏鑽行，從日出時忙到日入，走不到三里路，只得停住。這還是幸得船小，纔有縫可鑽，若是船大了些，竟是寸步難移的了。到了半夜，恰值潮水漲了，船戶又起來覓縫鑽行，只走了半里多路，又續被大船擋住，只得泊了。如此一連三天，不得過去。後來到了靜海，情形是更甚於此：「誰知避難的船，比西大灣子更多，一望無際，都是帆檣，仍舊在船縫裏鑽過去。爭奈此處河道甚窄，竟有終日不能移動一步的時侯。」水路上的混亂與難行，可以想見。在西大灣子的第三天，作者又藉着機會寫了天津的大火：

棣華出到船頭，站起來，擡頭一看，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遠遠的起了六七個火頭，照得滿天通紅，直逼到船上的人臉，上也有火光影子。人聲嘈雜之中，還隱隱聽得遠遠哭喊之聲，不由得心頭小鹿亂撞。忙問李富：「是那裏走水？」李富道：「還不得確消息。聽說是七八處教堂同時起火，都是義和團幹的事。」棣華再擡頭望時，只見岸上樹林中的鴉鵲之類，都被火光驚起，滿天飛舞，火光之中，歷歷可數。天上月亮，映的也變了殷紅之色。（第六回）

至於一路上的虛驚，謠言，恐怖，槍聲，搶劫，義和團，外國兵，也都是應寫盡寫了。無往而不反映了一種亂世的狀態。又藉伯和在天津候棣華，寫了一些天津城破後的情形；藉仲藹寫了北京，因為恨海不是正面的寫庚子事變，所有的祇是這樣的鳥瞰，在素材方面是沒有鄰女語的豐富，然而，也儘夠看到當時情形的一斑了。

新石頭記四卷四十回，其第二卷，寫庚子事變前後的北京情形，指摘義和團處甚多，尤極寫在聯軍入京後，一部份團民如何的媚外求生。事實大體根據當時的報紙，描寫沒有什麼着力的地方。如寫那時的北京：「每一出去，便看見那些人奴顏卑膝的跪着迎接洋兵，大有箚食壺漿以迎王師

之慨。遇了洋兵歡喜的時候，便一直走過了，不去理會他。碰了他們生氣時，反嫌他跪着礙路，不是一拳，就是一腳，那被踢的倒反笑臉相迎。」不過如此而已。吳趼人在寫庚子事變上，是沒有得到像憂患餘生鄰女語那樣的成功。在對義和團的態度上，吳趼人是祇有憎惡，憂患餘生卻從智識的缺陷上予以憐憫。

林紓（琴南）關於庚子事變的著作，蜀鵲啼傳奇外，有小說京華碧血錄。這是以敘述庚子事變為主，用兩性關係貫串全部事實的小說。此書作於清室覆滅後，故態度是很明白的表現出來，他把責任歸之於慈禧及一班利用拳民的王公大臣。李伯元要使慈禧負這一回責任，是用很巧妙的方法，從側面襯托暗示，藉洋兵與太監關於光緒的話以傳達。到林琴南寫京華碧血錄，是已沒有了如此的拘束。京華碧血錄寫義和團的成長道：

是夜張德成入都，開正陽門，以肩輿入大內。親貴諸人，爭膜拜於輦道間，張德成傲然過其車。張德臣者，老團也。初起自山東曹州，名曰義士黨，專以仇殺洋人與教民爲報國。其兵器有刀槊而

無火砲。初起，名曰大刀會。自清廷有辦團之詔旨，乃改名曰義合團，又名義和團。豎旗曰：「替天行道。」又曰：「助清滅洋。」繫以紅巾，內藏符籙，或有黃巾者。間有紅披掛而黑巾者，名曰黑團。則黃紅二種人皆側媚無敢抗禮，咸曰：「此種人大有神通。」每人自四十歲以下，十歲以上，各抱大刀，露其刃，繫以紅布，遨遊市肆間。其詐人之術，以發火爲長技。……自銜能避槍礮，或以利劍自砍其支幹，不能斷，亦不見血。……選擇淨地爲壇坵，名之曰「團」，立大師兄一人主之。人必茹素，禁不得犯婦人，不得擄財物。……見洋樓卽燬，呼洋人曰「大毛子」，教民曰「二毛人」，突前取其頭顱，卽遇槍砲亦不之避。……日噉三白之飯，夜則席地臥，以苦行自勵。其能避槍礮者，名曰「金鐘罩」。又取十八歲以下，至十二歲以上之閨女，衣履悉紅，手紅巾，提小紅燈，名曰「紅燈罩」。……總旗或畫「乾」卦，或畫「坎」卦，八卦弗全，惟「坎」卦最夥，卽嘉慶時之八卦教也。

這是林紆所理解的一篇義和團小史。對於義和團，林紆所採取的，完全是一種憎惡的態度。於其法術，則逐一拆穿其假；人物則時時加以譴化。此於其描寫黃蓮聖母到天津一段裏，亦可以看到。

第二十六章云：

明日，黃蓮聖母至津，直督頂禮如禮，張德成。聖母年三十許，龍衰莊嚴，傲然徑入，衆皆譁駭，稱爲仙真。時某末弁侍側，少年也，善浪遊，竊告人曰：「此吾所善倡也。數月之間，何由證仙如此之迅？」然無學，卒不悟其詐，亦隨人拜跪墀下。直督問天津休咎，聖母曰：「天津不要緊也！」聲如梨園中旦角，尙有數語，亦均效旦角所言者言之，醜態百出。

京華碧血錄，雖經作者渲染，史料殊多，義和團的本體（這一部分有許多歪曲，）事變的全部經過，生靈的塗炭，聯軍的殘酷，均無一不涉及，且記之綦詳。不過此書雖稱完備的作品，其影響卻遠不如鄰女語，恨海入人之深。因爲這一類的文言，能傳遍智識階級層，已是影響最廣大的，作爲大眾的讀物，事實上是辦不到，也是不可能的。

會樸孽海花計劃，本預備寫到義和團的，那知竟不會寫完。但在初版本第一冊裏，關於義和團部分的回目，是曾經印出來的。既已無文，何妨存目，故附抄於此，以見預擬的內容：

大義滅親善男女冤受無情棒；
妖言惑衆小王公狂揮排外旂。
黃蓮母升座總督堂；
紅燈孃鬪法親王府。
破津門聯軍歌得寶；
朝便殿矯詔殺同僚。
豆粥素衣淒涼西狩；
丹心碧血慘澹南雲。
教育有效太守代槍；
羅織無遺疆臣設網。
三督保南天申江定約；
一身當北道山左屯兵。

夜宿鑾儀曹夢蘭從頭舊溫夢；

私投歐慕沈愚溪借手殺羣愚。

片語保鄉閭二爺仗義；

个臣投艱鉅八國協商。

替嬌娃代還風流債；

參酷吏聊快士類心。

駝路屍尙書受辱；

遇夜盜侍郎吃驚。

贈瓊瑤英雄悵歸國；

下綸綽典禮飾迎鑾。

學西語校書行作女校師；

陸東交使臣通謁公使婦。

賞寶星陪臣叨異數；

贖玉璽胡賈索鉅金。

這是原定的第三十四回至四十六回，是寫庚子事變的全面，惜乎終未寫成，真是遺憾，現在是祇能就此以略見其內容了。這可以說是庚子事變小說當時之在計劃中的。

又有署良蘆居士的，在杭州白話報上作救劫傳十二回，演述義和團事，從和海外通商，一直寫到辛丑條約完成。對義和團責難備至。對帝國主義所施與民衆之殘暴，則一筆不及。文筆也很拙劣。此外涉及此番事變，見到的還有宦海升沉錄（黃小配作，香港實報刊），冷眼觀等。入民國後，吳公雄作義和團演義十六回，徐哲身作紅燈罩三十二回，所搜材料，雖較前此各種豐富，但並無特殊成績，見解亦甚舊。

第五章 反華工禁約運動

晚清的對外運動，在小說方面，都不曾有過很好的成就，比較起來，還是庚子事變的小說，可謂差強人意，其次爲華工禁約運動。怎樣叫做「華工禁約」呢？梁啓超癸卯年（一九〇三）遊美，作新大陸遊記（癸卯新民叢報臨時增刊，並見飲冰室叢著，又有光緒三十年廣智書局單行本，題美國華工禁約記），曾有一章書講到它的歷史。同時，在上海，有一位署名支那自憤子的，也做過一本小冊子，叫做同胞受虐記（一九〇五年印贈本），民任社出版過一冊抵制禁約記（一九〇五），記這回事本末，也很詳盡。現在根據這幾部書，先對「華工禁約」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華工最初的到美國，實在是由於他們的招請。當時加縛寬尼省新合併於美，急於拓殖，而歐洲及本國東部的移民，憚其遼遠，來的很不多。加以金礦要開，鐵路要建設，在在需要人力。是以來中國招請。而這一省的開拓建設，也就可以說完全是華工的努力。

因爲如此，美政府對中國遂頗有好感。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中美續訂的通商條款，頗能以看到。其第五條云：「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人民互相來往，或願常住入籍，或願隨時來往，皆須聽其自由，不得禁阻。」第六條云：「中國人至美國，或游歷各處，或常行居住，美國必須按照相待最優之國所得游歷與常住之利益，俾中國人一體均沾。」那時美國人對中國人真是很優待。

光緒三年（一八七九），加緯寬尼省的產業界，忽入於恐慌時代。一切股票，盡皆跌落，全省騷然。貿易不振，工事頓乏，所有工價，亦相隨暴跌。美國工人，以其所入，不敷事畜；中國工人則以生活條件甚低，減薪亦足自給，仍是遷就，所以資方更看中中國工人，美工失業者就日多一日。到了本省工黨成立的時候，於是第一事，就是對華工的抑制。

故一八七九年加緯寬尼省的新憲法，便產生了以下的條款：（一）各工廠公司不許用中國人。即有前此與中國人定合同者，亦作爲廢紙。（二）中國人不許有選舉權，不許受雇於公家職業。（三）議院須訂條例以罰招華工之公司。（四）中國人之在美國者，須設例規以限制之，苟不遵例，即驅逐出境。此條例既頒佈，中國人遂備受虐待，唐人街成爲了美國工人橫行之地，拋磚擲石，乾唾熱罵，毆

辱類仍，劫掠相續。

這一省的反華工運動，不久便影響了全國。美國政府也進而限制華工，故光緒六年（一八八〇）的北京條約，其第一款就說：「……如華工有妨礙美國之利益，或有騷擾境內居民等情，大清國准大美國議暫止，或定人數，或限年數，並非盡行禁絕，總須酌中定限。」此議既立，美國便據此頒佈禁例十五款（一八八二），後又增為十七款（一八八四），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此約滿期，再續訂時，其條件乃更苛虐，成為以「例」為主，有時「約」反無效。

此種狡獪，於約文中可以見之。第二款云：「……遵現時之例或嗣後所訂之例。」第三款云：「……惟須遵守美國政府隨時酌定章程。……」即條件中明言，以例為主，而「例」，美國可以自由酌訂，不必徵取華方同意，華方亦不得抗議。是以自一八八二年五月至一九〇三年七月，所謂「例」竟自十五款增至六十一款之多（一說九十餘款），華工乃備受虐待，毫無自由。「例」而外，又有所謂「案」，以與此相輔而行。

這發展的結果，不但對華工有禁例，對遊學者也一樣的有禁例。一是「不准工讀」，發現時驅逐

回國。二是「非習高等學問者不許入境。」三是「必須預備始學至卒業時所需之費用，」否則不許入境。

又有對商人之苛禁。一是惟舖店之股東，乃得謂之商，店中所僱用人，一律作工論，須遵守約例。二是酒樓，菜館，呂宋煙紙工廠，製靴製帽廠，裁縫店，不得爲商，須遵守禁例。三是欲回國之商人，須於出口時，覓得華人之外（華人不得爲證）之證人二名，矢誓證明其人曾在美國經商一年以上。

此外有不知多少的防止方法，如借條款不符爲名，如藉口待查置諸「木屋」，如硬指學生商人爲工人，如以防疫爲口實，有時是出乎想像之外的來阻止入境。當時因此不得上岸又無錢回國，不得不跳海者甚多。卽已入境，亦復有種種苛例，使不得自由，不得不以賤價拋棄已有產業，狼狽歸到故國。前後二十年之間（一八八三至一九〇三），在美華人在數量上是從三十萬減到十萬，「例」之苛嚴，足以見之。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是條約滿期的時候，美人再要求續訂。在美國的華人也暴發了反對禁約運動，在舊金山中華會館開會，要求中國政府力爭，拒絕簽訂。接着國內也響應了起來，設行

抵制美貨，這是一回普遍全國的反美運動。結果因中國政府的軟弱，及民衆間「廢約」與「爭例」與「改良」主張的衝突，漢奸的販買美貨，這運動終至於失敗。

同胞受虐記所載，以在美華人所受種種虐待事實的敘述爲主。抵制禁約記則詳於華人反對禁約的情形，並輯載關於這一運動的論著文電等。這些大部份都被寫入反華工禁約運動的小說，有很多真實性的材料。大概梁書以敘述約例之沿革爲詳盡，同胞受虐記和抵制禁約記則側重事實的演述，三書相合，可得反華工禁約運動的史實。至於運動的經過，則具體的見於當時的反映這一運動的小說。這一類的小說內容，也可以說全是「豬仔生活」的敘述。

在此必須聲明一點，即是當時的運動，在抵制美貨的一手段上，固然意見統一，在目的上卻分作了三派。一派是主張改良條約，認爲這原來的條約是要不得的。另一派則以爲「約」固不好，而「例」尤可怕，這是無限止的，美國可以自由訂定的，可以制華人之在美國的生命。第三派是認爲這個約根本上要不得，主張廢去。同時還有一些人，主張把「例」改良。因此形成了內部的爭執，破壞了這一回運動。這是在進行研究這運動的小說，首先得了解之點。

最重要的一部，是苦社會四十八回，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上海圖書集成局刊，六萬餘言，無著者姓名，書前有漱石生光緒乙巳（一九〇五）七月序，其論此書云：

「是書作於旅美華工。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固宜情真語切，紙上躍然，非憑空結撰者比。故書都四十八回，而自二十回以後，幾於有字皆淚，有淚皆血，令人不忍卒讀，而又不可不讀。良以稍有血氣，皆愛同胞。今同胞爲貧所累，謀食重洋，即使賓至如歸，已有家室仳離之概。況復慘苦萬狀，禁虐百端？思歸則遊子無從，欲留則楚囚飲泣。此中進退維谷，在作者當有無量難言之隱……」

苦社會的內容，確如序者所言，是一部很實際的「華工血淚生活史」，從開始赴美，一直寫到因禁例而引起的種種糾紛，與被虐待的情形。可說是一部最典型的，最足以代表的，關於這方面的書。特別是二十回以後，寫華人種種被虐待的情形，真令人髮指。其內容，自不外受經濟壓迫，或被人欺騙，被雇被拐前去做工。從上船後被虐待開始，一直寫到死亡，或者寫到逃回故國。所有小說寫

得最深刻，最慘痛的，殆無有過於此的。

一共是三個主人公，都是智識份子，弄得走頭無路，分途去謀生。一對夫婦去做華工，在途中即被虐待死。一個往美經商，將近十年，後來為禁例所逼，不得已棄產逃命，回到故國。另一個也是做工，因路遇友人被救，後來在輪船上服務。即以此三人的生活為全書線索，忽分忽合的寫華商、華工的全部生活。

譬如華工上船以後，即遭虐待，數千人鎖在艙裏，連窗門都不開一個，吃的是生硬饅頭，且不得飽，疾病無人過問，鞭打鎖鍊，時有所聞，這是在當時小說裏很平常的寫述，人人熟知的。苦社會所寫，自也不外乎是，不過他寫的是更加深刻，更加慘痛。這裏，且看他寫到埠以後，經過了避疫藥水洗浴上岸的情形，是給予了怎樣的印象：

卻見洋人又叫水手，先着五十個小工，把脚上鍊子卸下，喊他們站起。那班小工，驟然覺得脚上鬆了許多，祇是站不起。洋人等得不耐煩，呼呼的又把鞭子抽得怪響。好容易忍着痛，你挨我靠，沿柱站住，洋人喝聲走，又走不動。水手上前，一個拖兩個，望梯邊直送……直到午時，已走動了

一千七八百人……落後有班人，一個壓一個，亂疊做一堆，水手看見喊道：「這成什麼樣子，快給我滾開些！」衆人還賴着不動。水手們覺得形景詫異，又聞一股惡臭，直從底下沖起，喉嚨裏都作噁心，便去通知了洋人。洋人先用指蘸些藥水，搽在鼻子上，纔走過來，叫水手動手……不拉時萬事全休，一拉時，真叫鐵石心腸，都要下淚！原來下面七八十個橫躺着，滿面都是血污，身上也辨不出是衣裳，是皮肉，只見膿血堆哩。手上腳上鎖的鍊子全然卸下，洋人俯身一看，纔曉得死的了，手脚的皮是脫了，骨是折了，不覺也泛出唾涎，嘔個不住。立刻叫水手到上面拿來七八個大竹篋，用鐵鏟把這些腐屍鏟下，吩咐連篋丟下海去。水手連運三次纔運清，都覺頭暈目眩，胸口隱隱又有些痛。（第二十九回）

祇要讀完這一節，也就可以想見華工所生活的，是在怎樣的一種非人的地獄之中，自然寫得不免誇張一點。在路上是如此的苦，到工廠區後，更有甚於此。即如「工房，就是高處不到三尺，深處不到五尺，曲了身子纔能進去。沒有一張牀，一張棹子，只在地下鋪上一層稻草，腳踏時又濕又冷。上面有椽沒有瓦，薄薄的蓋些草。每間要住四人，立着抬不起頭，睡着伸不直脚，還要用鐵索將四人連

續鎖起。屋外有馬隊巡行。」這是怎樣的一種待遇！不過，嚴格的說起來，這還是「普通的虐待」，那麼「非普通」的也就不待言了。

華工對此，固然是不得已忍受，也曾有過不少的反抗。最壯烈的要算寫大崙山的一回。工人實在是忍無可忍了，便聯合起來反抗，大戰了一場。最後因被困糧絕，到底被軍隊「剿滅」了。這回死的，一共是二萬五千人。不過，這是「古」事，後來卻沒有過這樣巨大的反抗。總之，祇要被當作豬仔賣到國外做工，除掉死亡而外，大概生還的是很少，即是在文明的美國，也不能作為例外。

在商人方面，所受的騷擾，也足令人驚心。苦社會三十五回以後，多記這一方面的事，特殊是把「木屋」的事記得很詳細。一般的說，自禁例行後，在美的華人，無論其為工，為商，抑是為官，一切的自由都被剝奪，毫無自由，即生命也毫無保障。一個商人的妻子，因對關員把地址說錯一個字，便被收入「木屋」，直到他丈夫被逼表示願意放棄營業，一同回國，始行釋放。類此者殆記不勝記，就是公使館的官員，也有因受辱自縊的事。可以看一看在禁例頒佈以後唐人街的小景：

回進唐人街，只見十幾部馬車，一排列定，車上坐滿中國人，頭裏扣着鍊子，巡捕還四處捕捉，男

女老少，靜悄悄地沒有什麼聲息。到只有狺狺的犬聲，吠個不住……打算繞道避開，已給巡捕看見，上前說：「拏執照出來！」……回公司敲門入內，只見心純失了色，坐在椅上，忙問道：「心純，什麼事又要查冊了，店裏沒事麼？」心純道：「捉了二個人。」……兩個人呆守在門邊，只聽街上馬蹄聲來來往往，直到下半夜纔淨……天剛亮，又是個巡捕，同工商部的人來，收人頭稅來。伯符一一付了，有幾個夥計拿不出，又替墊了，巡捕纔去，吩咐依舊關上門，不許出入。照這樣又關一天。（第四十二回）

這就是那時唐人街情景，真是「鶴唳頻驚」。在如此形勢之下，商人也祇得賤價出售產業，回到故國。那裏的華人，從三十萬減到十萬，所採用的，就是這有效的方法。作者用了十幾回書，以唐人街為中心，寫了商人們被虐待的事。

反華工禁約運動的小說，即就技術方面講，這也是很好的一部。作者雖還缺乏深度的修養，但至少可稱得一部水平線上的作品。不過作者似非真正的工人，這即就他所以用三個窮途沒路的教習做主人公一點上，也可滲透一些消息，大概是一個熟習在美華工華商的智識份子。

第二部是拒約奇譚，中國涼血人著，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啓智書社版。內容分八章，文
言是一部失敗之作。全沒有小說的結構，文字也相當的壞。作者反映在書裏的理想，是抵制美貨，不
是一個根本的救治辦法，最要緊的，是先振興自己國內的工商業。所以他以叫做病夫的人物做中
心，寫他受了這回事的激刺，如何的製造機器，訓練工人，發展事業。至於他對這一運動應持的目的，
則有如此的意見：

不言抵制則可，苟言抵制，一勞必求永逸。一勞永逸之策，非廢「例」不可……「例」一日不
廢，我同胞受辱必如前，受侮慢必如前。故僕竊劃二策曰，內對於政府，當求不與美續約，以杜美
人增「例」之張本。外對於美國，當求其廢「例」。非俟一切等「例」解除，我抵制亦決不解。
他更發表種種意見，以證明堅持廢「約」說者之不周到，及主張刪「例」者之無補於實際，
而認定只有「內言不續約，外言廢例」為最適當的辦法。此書在結構上非常畸形，且插入許多於
運動毫無關係的事，以破壞主題的統一性，如醫生的女兒跟譯學館的學生私逃等等。全書凡四萬

言，自署爲「開智小說。」

第三部是黃金世界，二十回，分上下卷，碧荷館主人著，丁未（一九〇七）小說林刊。作者尙著有新紀元一種（小說社版，一九〇八）。本書開始於美國人在廣東販買豬仔，寫他們如何利用工頭，騙取工人，以及途中虐待，在那裏所遇到的非人生活，「木屋」裏所受的苦難。同時寫到上海方面「拒約」的情形，商學的衝突。寫了商人偷運美貨，利用官憲的力量，皇帝的諭旨，以解散拒約的組織，逮捕熱心活動的份子。一直寫到有人想集合資本，振興民族工業，始終得不到商人富豪的同情，終結是失敗。情節很複雜，主旨也很顯明，以寫國內的反華工禁約運動做了中心。除苦社會外，當以此種爲最好。

黃金世界無論在內容上，在形式上，都有若干的缺點。但這仍不愧爲一部相當的好書。這裏面有着非常真實的華工生活史。他們的缺點與優點，作者都很詳細的寫了出來。忠實，無知，被虐待，以及爲着生存無可奈何的反抗，也都毫不遺漏的寫到。記得在電影上，不止一次的看到，有無數關在

船上的奴隸，被一些赤膊濃鬚的凶橫大漢不住的用皮鞭將他們鞭打。他們喊叫，忍耐，舐着自己的傷痕，到無可如何的時候，便一起團結起來反抗。這裏寫的是毫無二樣。如寫上了船的工人，出不起五錢銀子的一頓飯錢，他們不得已，便自煮一點稀湯。那知正在「漸漸水熱，粥香外溢，大眾正在流涎的時候，」竟被「連鍋拋入海中，」「高舉皮鞭沒頭沒臉挨排的打。」又如寫船上的一回爭執：東方既白，勃來格帶一個總工頭，四個大工頭，十幾個黃黑水手，揭開艙板同下大艙。那些人飢腸倦眼，正在朦朧，一聞響聲，人人驚醒，亡命奔上。把頭顛揪住，拳腳交加，卻吃餓的苦，狂風大浪，船體偏斜，都覺立脚不穩。勃來格不問是非，在衆中指出四十個小工頭，同着水手，在梯半邊小房內，搬出無數鐵鍊，見兩人鎖一雙，頃刻間全數鎖住，

這是一幅小景。以後又遇到勃來格調戲女工的事。女工拒決他，被他逼不過，用嘴咬他，惹得他大怒起來，狂暴的喊道：「把這女人，衣服剝去，綁在柱上，先打幾百鞭子，丟下海去。水手不辨何人，橫扯橫拽，許多女人，急得亂叫亂躲。……不想左右中三行上下四層所有工人，一齊發作。推的推，搯的搯，把勃來格攆到梯邊。管艙人帶了無數黑奴聞聲趕到，擎槍嚇禁，也被衆人奪下。勃來格見事不妙，

拔步飛逃，背後有人追上，只差兩級，撲通一聲，艙板蓋下，接一連二的，紛紛倒下，扒起跌落，墮做一團，三四句鐘，還不會停。勃來格纔同大副二副，又跟着一羣水手侍者進艙檢點。死了九個工人，又有一名女工。有些已頭開額裂，腹破腸流。帶傷三十四人。勃來格令將死屍盡數搬到艙面，望海中拋下。類此的或有近於此的描寫，是很多很多，如礦中生活的寫述，如「木屋」裏的殺害。然即此也可知道，那時的黃金國家，文明的美國，是如何的虐待華工了，真是連豬狗都不如其寫「木屋」生活，較苦社會爲詳細：

未明上工，見星始休，所居之室，矮不類屋，穢不如牢，挨擠不及馬棚豬棚。秋霖霉雨，終夜如在水中。每日每人只給三合黑料頭，生吞活剝，雖不至和草咬嚼，其實與驢馬所差幾何？因此無人得飽，亦無人不病。

全書寫得最好的，要算這一部分。國內的活動，是以一個破產東歸的華僑，想振興民族工業，以救回這一班工人，和一個女性領導組織「廢例會」的活動做中人，向商人和婦女雙方開展描寫，旁及學生。這經過，有如篇首所說，是經過種種苦難，因着官憲和家庭的壓迫反對，終歸於失敗。全書

是以這一方面的活動爲主，但沒有工人生活的部分寫得成功。原因是各方面的事實雖都接觸到，但由於內容的不充實，遂不能發展的，或正面的強烈的加以寫述。而作爲其間最精彩的部分，仍是描敘海外工人生活的苦痛。書裏也有民衆不滿意官吏的壓抑，對他們實行刺殺。據書中寫，那時官廳壓抑民衆活動的理由，一是活動着的人盡是「宵小」，二是稱「活動」爲「暴動」，三是說如此鬧下去，「非釀交涉」不可。結果是當初「以義聲提倡天下的，近來也藏頭縮頸，悄無聲息。只剩幾個學界中人，奔走呼號。」作者主張「廢例」，因爲否則是「約」裏減少一條，「例」裏照樣加上一項，這爭取到的，還是等於零。

抵制禁約記一書，雖說是與文學無關的著作，但這裏面，竟保存了一封吳趸人與當時運動的領袖曾少卿的書，使我們能以看到當時的這一代表作家，對於反華工禁約運動，究竟採取着怎樣的態度：

僕此次辭漢口楚報之席以歸，亦爲實行抵制起見。返滬後，調查各埠之踴躍情形，不勝感佩。然

非公提倡之力不及此。……然僕竊有慮者，返日側聞我國政府，頗有干預此舉之意，然其所藉口者，無非曰，深恐匪徒藉端煽惑無知愚民，致滋他變而已。竊以爲宜佈告各埠同志，將此次抵制情形，演成白話，並申明此事與旅華美人毫不干涉。倘遇美人，當格外優待，以表我中國之豁達大度。不過不用其貨，不受其備，以抵制其禁工之約耳。末系以勸導，不可因此滋生事端等語。刊成傳單，於各鄉鎮到處分送。既可使人人皆知，又可弭患無形，更可免政府之藉口。……我中國商家之資本，又不得不曲爲顧全。宜開一大會，邀集各商，調查其以前所定之美貨（以定單爲據），一一由商會掛號，更查現存之美貨，亦一一登錄。由商會給予印花，使黏於各貨之上，以爲標識。……初六日人鏡學社茶會，承社中同人不以僕不文，邀僕演說，僕言此次日俄之戰，日本一戰再戰，挫撻強俄，遂享地球上最大之名譽，吾今中國之抵制美約，亦一無形之戰也。可見吳趸人當時對於這一運動，是很熱心參加的，甚至辭了漢口美國人辦的報紙的職務，來從事這一回的運動。不過他一面參加，一面卻怕引起「交涉」。一面反對奸商販運美貨，一面又怕他們「出而阻撓」，爲「破壞此舉之大憂」。因此他提出上面的意見。他的主張是很溫情的，和在其

他方面所表示的意見一樣，並不能代表當時進步的思想。而從這一部書關於曾少卿的幾封信裏更可以看到，在美國人和漢奸方面，不單想藉政府的力量來壓制，又想施用恐怖的手段，殺害這一運動的領袖人物。然而，反帝國主義運動，在當時並沒有因這種恐嚇而停頓。吳趸人除實際參加外，又寫了一部劫餘灰（月月小說）小說，敘述因丈夫被誘買作豬仔以後的一個女性的悲劇。最後男的逃了回來，重復聚首，他自己說在那裏的生活道：

到了一處，把一衆人驅趕上岸，到了一處房屋，把我們一個個用蔴布袋裝起來，便有人來講價論錢，逐個磅過，又在袋外用脚亂踢一會兒……這一個園子裏，總共五百人做工，每日受他那拳脚交下，鞭撻橫施，推飢受渴的苦。一個月裏面，少說點，也要磨折死二三十個人。（第十六回）

於豬仔生活雖寫得不多，但因悲劇是由此造成，給與讀者的印象，仍舊是很深的。在這一回運動失敗以後，美國兵部大臣達孚特如菲律賓來上海（一九〇八），紳商大開歡迎會，吳趸人憤極，又作短篇人鏡學社鬼哭傳（月月小說十號），並署「南海吳趸人揮涕譏」字樣以罵之。蓋抵制事初起時，人鏡學社社員馮夏威，恐大家不能堅持，自殺以勵。此篇即寫歡迎會當夜之鬼哭，與上海

紳商之無恥諂媚。小說寫得並不好，但足見吳趸人之憤激。後來他思想趨於消沉，這一事的激刺是
很有關係。又有賣豬仔一種，不足稱。

第六章 工商業戰爭與反買辦階級

大概是由於智識階級和商人不大接近，而「商」又被派作四民之末，歷來寫商人的小說是很少見的。在近人所著的長篇中，我們只有一部茅盾的子夜，在晚清也只會有一部姬文的市聲。胡雪岩外傳一種，只是私生活紀錄。其他如商界現形記一類的著作，實際上是無足稱的。那些也寫商人，而實際只是寫妓院生活，沒有把它作為商人小說看的可能。

市聲一開場，就寫有一位百萬的財主，要用他全部的經濟，從事於振興中國工業，以抵抗外貨，而很多人物的談話，也都在這一點上着眼。一般的說，從這部書裏是應該看得到開始激急化的外商戰的面影的，雖也可預為斷定，結果必然是失敗：

陶鄧今何在？只僮般圓規方矩，千年未改！誰信分功傳妙法，利市看人三倍？但爭逐錐刀無悔。安

得黃金憑點就，向中原淘盡窮愁海，臆紙上空談詭？
飲羊飾處徒能鬼，又何堪歐商美賈，聯鑣
方軌？土地英華銷不盡，歲歲菁茅包匭。有外族持籌爲宰，權稅征緡成底事？化金繒十道輸如水。
問肉食，能無愧？

從這開始的作爲主人公所填的新涼詞裏，很可以看到作者對當時外貨外資侵入的憤慨，以及如何的切望自己民族商業的繁榮。不過姬文如果始終把握住這一主綫，始終不脫這一中心寫下去，那麼市聲真將成爲一部特出的文學作品，也是更有力量的很珍貴的社會史料了。卻再也想不到剛接觸到這一方面，馬上就滑溜過去，發展到別一件事的描寫。後來固然還繼續的寫這一個人物，但所寫是另一方面，一些壞的部下怎樣的在各方面中飽，使他陷於失敗，根本上就沒有說到「戰」。

故作者的目的，實際上，不過是想暴露當時的一班商人，在「振興工商」美名下，做了些怎樣混賬的事，使自己暴發起來，而又失敗下去。寫作的方法，頗近於其他的譴責小說，只大富豪的一綫，若斷若續，時有時無。主要的是寫繭商，茶商，絲商，地皮掮客，以及想從事工商業的富兒，大滑頭。

所以在市聲裏能以看到的，除這一些並非「真商」的人物的活動外，祇有很少幾件有關當時商情的概念，中國商業在外國資本下的失敗過程。自然也能以看到上海繁榮的趨向，但那是多。

如寫外絲的操縱絲業市場：「外國絲一年多似一年，中國商家還有什麼指望呢？他們一個行情做出來，不怕你們不依。我是看透了其中毛病，恐怕只有落下去」（絲繭捐客吳月坡的話。）如寫茶業：「如今中國茶業，日見消乏，推原其故，是印度錫蘭產的茶多了。他們是有公司的，一切種茶採茶之事，都是公司裏派人監視着。況且他那茶，是用機器所製，外國人喜吃這種，只覺中國的沒味。我記得十數年前，中國茶出口，多至一百八十八萬九千多擔，後來只一百二十幾萬擔了。逐漸減少，茶商還有什麼生色呢？」（想振興茶業的歐載山語）只有這些地方，還能約略窺見此逐漸衰落下來的情形。於是他提出改革的方略來：

我開這個公司的主意，是想挽回利權，學印度的法子，合園戶說通，歸我們經理，聽園戶合商家聯成一氣。把四散的園戶，結成個團體，湊合的商人，也併做一公司。再者，製茶的法子，就使暫用

人工，也要十分講究。最壞是，我們茶戶專門作假，綠茶呢，把顏色染好，紅茶呢，攪和些土在裏面，甚至把似茶非茶的樹葉混在裏面，難怪人家上過一次當，第二次不敢請教了。倘若合了公司戶商一氣，好好監視，這種弊病先絕了，茶能暢銷外洋，這不是商家的大幸麼？」

中國茶業在外國所以會失敗的原因，除手工業一理由外，不講信用是最主要的一點。不但茶業如此，其他方面又何嘗不然？關於手工業的改變，在書裏也有着主張，就是籌足資本，購買機器，完全的用科學方法來焙製。戴山道：

我們收了青葉，晒得棉軟，把來倒入機器，每兩刻時捲得勻淨圓緊，然後用機器烘焙。這機器名為「押皮杜拉符」，有抽氣管，叫茶味不散，從前用爐火烘焙，那烟氣都貫入茶裏。如今用這機器，安好烟囪，烘焙起來，免了許多弊病。烘焙好了，篩來長短整齊。那裝箱又是件要緊的事。我們把製好的熟茶，用竹籬盛着，外面裹了鉛皮，再釘入箱裏，閉得極嚴。隨他閣到許久，開出來香味撲鼻，再不散的。我們公司裏，派人出去，到各處出茶的山上，安放機件，隨收隨製。」（第八回）

「實行工商戰，」許多有志者是如此想，而且奔走號呼，拿出錢來，並有許多很切實的計劃，把

「手工」變爲「機械」。如揚州豪商的想「自己運了西洋機器來，紡織各種新奇花樣絲綢等類，奪他們外洋進來的絲布買賣。」如戴山的改良茶業計劃。但是結果怎樣呢？經濟耗盡，事業無成，都被一些捐客部下，用新術語新口號哄騙，中飽，揮霍盡了。錢伯廉，汪步青，可說是這些人物的代表。

姬文之意若曰：中國的工商業是一天一天的在向下衰落了，不事振興，將無出路。抱如此熱望，輸大量經濟的，並不是沒有其人，如揚州的豪商，粵南的巨賈。無如中國的商人，太沒有商業道德，太想不到事業，只會中飽，只會狂嫖浪賭，以至於什麼都無成，弄得有心人也裹足不敢前。他把這一切暴露出來，引起大家的注意，希望有所改革。

雖然抓取怎樣的主題，是作者的完全自由，但從僅有的一部晚清的小說裏，連工商戰的一點面影都看不到，只見風而沒有雨，總不能說不是一件遺憾。但作者所想達到的目的，是相當做到了的。錢伯廉，汪步青幾個人物寫得並不差。到後來卻犯了當時作家的通病，誇大的寫，而且拉得甚遠。寫屎老爺的捐官，屎太太的請客，香老爺（因賣花發財的）家宴會，簡直是誇張到使人決不敢信以爲真，誠然寫得「滑稽可喜」，但離「現實」究竟太遠了。

此書最初發表於繡像小說，二十五回，未完。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由商務印單行本，二冊，三十六回，全。可惜當時很少有人注意。晚清的小說，部分涉及商人的很多，有李伯元所寫的北京替人經手買官的錢商（官場現形記），吳趸人所寫的卑鄙齷齪暴發的買辦（發財祕訣），但無論怎樣，我們沒有方法在那些小說裏找到完全的商業活動的面影，有市聲一書，可謂是已經很不容易了。

胡雪岩外傳一書，是寫在太平天國後不斷與政府發生關係，能以支配全國金融的一個錢商的私生活史。關於這個人，李慈銘曾在越縵堂日記裏介紹過。那是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十一月初七日所記：

昨日杭人胡光鏞所設阜康錢舖忽閉。光鏞者，東南大俠，與西洋諸夷交。國家所借夷銀，曰洋款，息甚重，皆光鏞主人。左湘陰西征軍餉，皆倚光鏞以辦。凡江浙諸行省有大役，有大賑事，非屬光鏞，若弗克舉者。故以小販賤豎，官至江西候補道，銜至布政使，階至頭品頂戴，服至黃馬褂，累賞

御書營大宅於杭州城中，連亘數坊，皆規禁籩，參西法而爲之，屢毀屢造。所蓄良賤婦女以百數，多出劫奪。亦頗有小惠，置藥肆，設善局，施棺衣，爲饋饗，時出微利以餌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稱門生者。其邸居偏於南北，阜康之號，杭州上海寧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萬計。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爭寄重資爲奇贏。前日之脯，忽天津官報言其南中有虧折。都人聞之，競往取所寄者，一時無以應，夜半途潰，劫攘一空。聞恭邸文協揆皆折閱百餘萬。亦有寒士得數百金，託權子母爲生命者，同歸於盡。今日聞內城錢舖曰「四大恆」者，京師貨殖之總匯也，以阜康故，亦被擠危甚，此亦都市之變也。

胡雪岩外傳就是寫當時這金融巨人歷史的小說。一般的講，這部小說應該是晚清數十年的金融史。從這裏面可以得到比市聲更大的收獲，可以看到當時的商場情形，以及整個的經濟狀況。那知事實同樣的是不盡然，內容所暗示給我們的，是不比海上繁華一類的書爲多。是完全的拋棄了這個經濟巨人的社會活動，僅僅寫了他的糜費的，帝王一般的私生活，他的家庭間瑣瑣碎碎的情形。

能以抓到的，只是這個人如何發跡，如何在經濟上援助過清室，得到官封，以及設立了多少的錢莊典當等等。浙東市隱似亦深感乎此，故序中有云：「浙人士或有借門下食客之盛，曲摹其閒情別致，以傳寫生平者，而於中國商業社會上最大之影響，或略焉而未詳，則是書亦烏足傳也。然於不足傳之中，而讀是傳者，或得因其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後，以想見其當年鼓動商會之機力，又安必竟見爲不足傳者。」這「足傳」是很勉強的。序中又說明胡雪岩失敗後在商業上之影響：「自君一敗，而中國商業社會上之響絕音沈者幾二十年，」可見此人在晚清金融界之支配力量。如果作者得人，從其社會活動方面，著爲說部，那真將成爲一部金融信史，惜乎作者不此之圖，僅完成了私生活紀錄的任務。

此書的著者署名爲大橋式羽，是假託，發行處作日本東京，無關禁例，而佈此迷陣，其動機不知爲何。全書凡十二回，末附「戶部尙書閣奏摺江督曾咨文」及「浙江巡撫劉扎并奏摺抄單。」因此書以紀實爲主，故附此以見其事業，和失敗的根由。

胡雪岩外傳以建築杭州私邸花園，聘名師打樣開始，於此中以形容其自奉之盛，無殊帝王。爲

着一個花園，不但耗費了不可數計的經濟，也爲疊假山之故，傷害了不少的工人性命。好在胡雪岩有的是錢，有的是勢，死了工人是毫無關係的，不過多化幾個錢罷了。在這建造園林的過程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他的勢力之及於地方及於官，也能夠看到他還養了一些清客幫閑者，如何替他在文學上裝點門面，以及有多少部下，在借着他的勢力欺壓平民。至於部下與古董商串通，賣假古董等等，自也是當然的事。因此，極清寒的魏實甫，自擔任了打樣監工之後，馬上就變成一個闊人。

他這個花園完全是具體而微的西湖，便是一個大的假山一項，也耗去八萬金，這在當時是如何大的一個數目。在園內，他建築了十六院，分給他的妻妾們居住，爲着這十六樓交通便利的關係，也特地請了外國技師，來替他裝置在當時連上海都沒有的德律風，以便夜晚招寢之用。至於踏雪尋梅，唱戲打醮，擺酒設饗，無一不窮極奢華，十足的官僚派頭。同樣，在一切的享受上，雖力趨於新，而在家庭制度上，卻是極頑固的。大概現在上海某名園內的生活，正是當時胡雪岩的一個影子。

和現在許多聞人相彷彿，胡雪岩以經濟家稱，也以慈善家稱的，他的慈善事業，在當時做得不少，如錢江義渡，籌餉助賑，太平天國後的設難民局。然而，平民是在怎樣的情形下得到他的恩惠呢？

如冬賑罷，各區的經手人自然是先搶了一批，到平民項下，已經很少。而尤奇的，是怕人領了重領，來領米的時候，一定要給剝掉半邊眉毛，以免重覆。所以胡雪岩放一回賑，浙江的平民便都成了獨眉的人。這描寫自不免於過分，或完全不是事實，但有錢的人從平民身上取得了利潤，分出九牛一毛來買慈善的名，仍要賺回他們的眉毛，所謂慈善事業，即到現在，實際上也不過如此。

後來的失敗，照例是因為私生活過於糜費，現金週轉不靈，虧空國庫甚多，而各地經理人的中飽自是其一。就兩奏摺看，就是當他倒下來時候，他的事業還是很驚人的。祇以典當計，還有近三十處，估價仍有三百萬光景。欠庫銀的罪名雖不小，終以他曾經替清室在經濟上救過急，朝廷裏的大官都與他有往還，不過是削為平民而已。但他的錢，除掉清欠，還有多餘。像這樣一個巨商的活動，其內幕定然可以有許多驚人的紀錄與冒險，可是現在，是什麼也無所知。因此，這本書的社會價值，是極其輕微的。

在寫作技術方面。由於以花園作爲了描寫的背景。花園內的私生活作爲了描寫的重心，而又有十多院的妻妾之奉，作者便有意的去模仿紅樓了，可惜力量不夠，是不曾做到，但比較起來，還是

以此一方面描寫爲長的。大概作者的目的，只在寫他的窮奢極侈的盛時生活，對於他的失敗，是不大着力，給與讀者的印像也極模糊。那時，帝國主義的經濟，早已在中國開始了它的活動，此書則絲毫未曾提到。即在這一方面，市聲也是比胡雪岩強得多。所以說到晚清的商人小說，我覺得仍不得不推薦市聲，雖然市聲一樣的不能使我們滿意。浙東市隱的序，說胡雪岩的失敗，主要的是由於他「太頑鋼」，而清室對他，又是「始賴其力，終且背之，甚者更下石焉」，致他不能與外商抗衡，這或者也是實在的情形。此書的印行期，在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所記事實，與李慈銘所記，大體是相同的。

從市聲和胡雪岩外傳兩部小說裏，雖不能如我們所希望的，寫出當時整個商業活動的面影，至少是能從這其間得到一些消息的。但考察晚清文學上的商業活動，還不能就此終止，依舊還有一個重要的「環」必須說到。那就是代表外國商人向本國侵略的，可以名之爲商業漢奸的「買辦階級」。

當時的作家，對於這樣人物加以攻擊的，爲數不在少，特殊是筆記之類的作品。在小說方面，最足以代表的，有吳趸人的發財秘訣十回（一名黃奴外史）載在月月小說第一卷十一和十二，及第二卷第一期上。這是當時反買辦階級的一部代表作，是吳趸人最痛惡的人物。在末回，吳趸人自註云：「著者嘗言生平所著小說，以此篇爲最劣。蓋章回體例，其擅長處在於描摹，而此篇下筆時，每欲有所描摹，則怒背爲之先裂。」可見作者下筆時，其中心之憤慨，達到了如何的程度。而這種憤怒，在發財秘訣裏，是幾乎沒有一章不表現着的。漢奸的買辦階級的無恥，中國官僚的昏庸，外國人的威勢，沒有不被痛詆的。在末章，他借一個看相人的話作結的罵道：

「你若要發財，速與閻羅王商量，把你本有的人心挖去，換上一個獸心。」（第十回）

這一班買辦階級，爲着個人的利益，不惜爲虎作倀，出賣民族利益，在吳趸人看來，簡直是一副獸心腸。當然在別人看來，一般的也是如此。發財秘訣用一個叫做區丙的廣東窮漢開始。他窮得沒有辦法，跑到香港去賣「料泡」（又名「滴滴凍」），賣雜貨小人兒。外國人見所未見，便爭相購取，幾個月，給他先後竟賺了五萬多兩銀子，轉瞬之間，變成了一個富翁。他於是到香港去開雜食

店，並招待一班在省城犯了罪不能回去的亡命之流。其間有個叫做阿巨的，在咸豐廣州戰爭快要爆發時，介紹他替英國當偵探。他爲着有利可圖，當然就想不到自己的國家，祕密的接受了這個職務，「回到省城，住在店裏，專意招接衙門的主顧，打聽些海防洋務的事情。因爲他一向是個老實生意人，衙門裏的師爺大爺們，時常和他談天，便多有告訴他的，他便拿了這個去換銀子。」不但如此，他還利用葉名琛的好佛，替外人定計，利用迷信的傳說，使葉不注意防範，突然的一舉得城，這都是漢奸對外國的報效。吳趸人恨極這些人，他寫完了破城，便接着說道：

諸君莫罵區丙，區丙原是愚民。

今日赫然顯宦，如區丙者幾人！

真是意在言外。區丙因爲做漢奸有這許多好處，遺憾是自己不識英文，撈得還不十分多，便又叫他的兒子阿牛去學英文，預備建立「漢奸世家」。因着阿牛的學英文，吳趸人送出了第二個漢奸，初當寫字，後升買辦的陶慶雲。借在鹹水妹家的宴會，廣泛的寫出了許多類似人物的醜態，和他們的無知。由此再帶出一個花雪畦。此人是一個豬仔的販子，專門替外國人到內地騙買豬仔，送到

外國做苦工。後來這一班人又輾轉到了上海做着買辦，利用外國人的勢力，無惡不作，肚皮因此都大了起來。他們盡量的出賣自己國度裏的利益，欺壓自己的同胞，連自己是中國人也給忘了。漢奸之一的魏又園道：「所以我家叔時常教我情愿餓死了，也不要做中國人的事，這句話真是一點也不錯。依我看起來，還是情愿做外國人的狗，還不願做中國的人呢！」（第七回）這種諷刺是多麼的夠辛辣！然而這並不是誇張的描寫。吳趸人除把他們盡情刻畫辱罵醜詆而外，又極寫其對付本國商人手段的毒狠！如他們對付內地來的茶商，當他們初到的時候。和他們說：

今年茶市怎樣好，怎樣好，外洋又如何缺貨，洋行裏如何肯出價，說得他心動了，把貨捺住不肯就放手。一面還要向洋行裏說謊話，說今年內地的茶，收成怎樣好，山客怎樣多。洋行自然要看定市面再還價了，把他耽擱下來。耽擱到他盤纏完了，內地有信催他回去了。這邊市面價錢，卻死命不肯加起來。鬧得他沒了法子，那時候，卻出賤價和他買下來，自然是我的世界了……世界上，不狠心的人，一輩子也不能發財！（第八回）

諸如此類的事，真是舉不勝舉，吳趸人寫得也頗不少。發財祕訣簡直可以說是當時一班洋奴

的照妖鏡，寫出他們的心肝肺腎，無恥與忘本。要說缺點，那就是吳趼人自己指出了的，缺少描寫的成分，在藝術上不能算是成功之作。但他的「疾惡如仇」的心懷，在這部小說裏是昭然若揭的。即此可以想見反買辦階級，其發動的時期，是早在晚清，後來買辦的勢力，雖繼續增長，但在文學上，卻很少反映着。其實，反帝國主義與反買辦階級，是分不開的「環」。書的每一回之末，附有作者的批評，極足見吳趼人對許多事件的正義感。而第十回最後出現作結的一個人物冷雁士，也正是他自己思想的代表，不願「剝去良心」，所以終「窮」也。

反爲帝國主義服務，反充當漢奸的小說，還有可稱的一種，就是亞東破佛的雙靈魂。破佛本名彭遜之（俞），又署守愚氏，竹泉生。著小說甚多，尙有泡影錄，閨中劍，三家村，殲鯨記。雙靈魂這部書是對一班甘心媚外，具有奴性的人說法。認爲除自家振作，將奴性趨除，獨立的存在殊難有望。故事說一個中國人，叫做黃祖漢，被一個在戈登路給強盜打死的印度巡捕爾亞的靈魂攢入頭腦，從此他便有了雙重的靈魂。午前爲黃祖漢，忘卻自己另外有一個印度的靈魂，到了午後，卻變成印捕，關

於黃祖漢的事，是一無所知了。因此上午他只自知爲華人，下午卻認自己爲印捕。把捕房家庭雙方都弄得驚慌異常，將他交給醫士。醫士對此症亦無從着手，於是介紹到百科研究會。會裏考察了他的病根，開大會研究，聚訟紛紛，亦不得解決。最後的決定，是一個不用藥的方子：「趁其中魂發動時，婉辭而詳喻之。倘伊能自知身有印魂，必生憂危羞惡之心；有憂危之心則慎，有羞惡之心則奮。既慎且奮，吾不難培植其中魂，而銷鎔其印魂。」實際上，這些人是連半個中魂都沒有的。寫作方法完全模倣西洋小說，在技術上，無足稱處。

又有繪圖商界現形記二集十六回，署雲間天贅生著，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商業會社發行，是一部極拙劣毫無足稱的書。描寫的範圍，不外是商場與妓院，如「電報傳來，火油飛漲；下堂求去，車轍仍張。」如「施媚術歡場常態，發議論商界奇談。」如「小玩耍獨出風頭，大排場發行鈔票。」就這些回目，也可想見其內容爲何若。部分涉及商業方面的小說尤多，描寫得最有力量的，要算官場現形記。不過，在人物的行動裏，除勢利，詐騙，拉攏種種外，是很少接觸到當時的商業社會的。

第七章 立憲運動兩面觀

由於中日戰爭的激刺，在晚清產生了康（有爲）梁（啓超）領導的維新運動。反映在政治方面，便是君主立憲。這運動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是不同的，它的本質，固是要躋中國於富強，然也就是要幫助異族的滿人政治的復興。主張種族革命的人，自然恃着反對的態度，就是那守舊的人，一樣是不能同意的。所以這一回的變法，在政治上是失敗的，無足取的，而收獲，卻是在許多維新事業的提倡上，如學校的創立，西洋文化的介紹，婦女解放運動，反迷信運動諸方面。要說政治上也有成果，那是決不在一紙的「立憲詔書」上，而是使青年更進一步感到清室的不可與有爲，打破對異族的最後幻想，走上「種族革命」的路。

因此，對於維新變法，反映在小說方面，也就有了兩種不同的傾向，一是擁護立憲運動的，一是反對立憲的。反對的方面，又可以分爲兩路，一是從政治上反對，一是從人身上反對，除同盟會外，大

都是應用着後者。其擁護立憲的，要以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爲代表之作，此外則有春駟的未來世界，佚名的憲之魂。其屬於反對方面，從種族的觀點出發，有黃小配的宦海升沉錄，大馬扁。從人身攻擊的，有專對康梁而作的康梁演義，一般的有新黨發財記，上海之維新黨，一字不識之新黨立憲鏡，以及各種反維新的現形記之類。而對清庭的立憲，明知其欺騙而加以諷刺，也有吳趸人的短篇立憲萬歲。在其他小說裏涉及這一問題的那是更多，但反對多於贊同，也是很顯然的事實，那裏面自然是不免於也有政治的原因存在。

新中國未來記僅成四回，初發表於壬寅年（一九〇二）新小說上，後收入飲冰室叢著小說零簡中，是一部理想的立憲運動小說。他「確信此類之書，於中國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緒言一）。但梁啓超究竟是不擅長於小說寫作的，故其成績不免於是「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緒言四）。再加「編中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篇累牘，毫無趣味」（緒言四）。故實際上，新中國未來記祇是一部對話體的「發表政見，商榷國計」的書。

而已。

因此，新中國未來記最精彩的部分，祇是政治的論辨。如第三回「求新學三大洲環遊，論時局兩名士舌戰」全文約二萬言，其屬於論辨的，竟多至一萬六千，所討論的祇是革命論與非革命論一問題。二個人物，抓住這一問題，「駁來駁去，彼此往復，到四十四次，始終跟定一個主腦，絕無枝蔓之詞。」評者言：「每讀一段，輒覺其議論已圓滿精鑿，頗撲不破，萬無可以再駁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覺得別有天地。看至段末，又是顛撲不破，萬難再駁了。段段皆是如此，便似遊奇山水一般，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猶不足喻其萬一也。」雖有誇大之嫌，然其着力於此，確是事實。不過，這祇能說是政論，以此估定小說的價值是不夠的。要把新中國未來記作為小說看，那麼，只有第四回「旅順鳴琴名士合併，榆關題壁美人遠遊」是可以稱的。如旅順鳴琴一段：

卻說兩君搭的是晚車，恰好三月十八日禮拜六早晨七點鐘到旅順，便找一間西式客店住下。剛進門，把行李安放停妥，忽聽得隔壁客房洋琴一響，便有一種蒼涼雄壯的聲音，送到耳邊來。兩人屏着氣，欻着耳，只聽得有人用着英國話在那裏唱歌。唱道：

葱葱猗，鬱鬱猗，海岸之景物漪！

嗚呼！此希臘之山河漪！嗚呼！如錦如荼之希臘，今何在漪！

嗚呼！此何地漪？下自原野上巖巒漪，皆古代自由空氣所瀰漫猗，皆榮譽之墓門猗，皆偉大人物之祭壇猗！噫！汝祖宗之光榮，竟僅留此區區在人間猗！

……

唱到這裏，琴聲便自戛然止了，李君道：「哥哥！你聽，這不是唱的拜倫那渣阿亞的詩篇麼？黃君道：「正是，拜倫最愛自由主義，兼以文學的精神，和希臘好像有夙緣一般。後來因為幫助希臘獨立，竟自從軍而死，真可稱文學界裏頭一位大豪傑。他這詩歌，正是用來激厲希臘人而作。但我們今日聽來，倒像有幾分是爲中國說法呢？說猶未了，只聽得隔壁琴聲，又悠悠揚揚的送將來。兩君便不接談，重新再聽，聽他唱道：

（沈醉東風）：咳！希臘啊！希臘啊！你本是和平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嬌。撒芷波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更有那法羅士菲波士榮光常照！此地是藝文舊壘，技術中潮。卽

今在否？算除卻太陽光線，萬般沒了！

黃君道：「這唱的還像是拜倫的詩呀！」李君道：「不錯，是那端志安第三齣第八十六章第一節呀，也是他借著別人口氣，來驚醒希臘人的。只聽得琴聲再奏，又唱道：

（如夢憶桃源）瑪拉頓後啊，山容縹渺，瑪拉頓前啊，海門環繞。如此好河山，也應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弔，難道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

黃君道：「好沉痛的曲子！」李君道：「這是第三節了。這一章共有十六節，我們索興聽他唱下去。正去傾耳再聽，只聽得那邊琴聲纔響，忽然有人敲門。那唱歌的人說一聲「進來，」單扉響處，琴聲歌聲便都停止了。

在這一類的描寫裏，是另外存在着一種剛健的調子的。可惜作者沒有在描寫上着力，而強調論辨，故即使這部小說能以寫下去，結果也將成爲「並非小說」的，至於革命與非革命的爭論，在作者的目的，自然是在說明立憲的必要。新中國未來記的寫作其目的也正是這一點。啓超字卓如，廣東新會人，一八七三年生，一九二九年卒。在學術上，爲晚清思想家之一。曾創雜誌譯新小說。著小

說與羣治之關係，譯印政治小說序，在小說運動上影響極大。所著小說僅數種，後合成小說零簡一冊，譯有長篇十五小豪傑。

春飄的未來世界二十六回（月月小說一卷十至二卷十二期）和新中國未來記相同，一樣的是理想的立憲的寫述，想像的寫出了怎樣的達到立憲政體的過程。作者一開始，就喚醒讀者道：要曉得君主所以有那可怕的權威，過人的勢力，原是因為一班百姓，大家都承認他是個總統。臣民的大皇帝，方纔有這樣的勢力威權。若是沒有這些百姓依附着，憑你這個大皇帝再厲害些兒，卻到什麼地方去施展他的威權勢力（第一回）

可是作者也並不希望把民權過於抬高，他的理解是：「中國目今的時勢，既不是那革命民主的時代，也用不着這專制政府的威權。政黨中人的資格，自然還沒有組織完全。民族裏頭的精神，卻也不見得十分發達。兩兩相較，輕重適均，除了立憲，更沒有別的什麼法兒。」因此他斷定：「中國這個時候，是為立憲之時代！」書裏所寫，主要的是立憲準備，如寫家庭的紛爭，以確定新的倫理關係。寫兩性關係的諸種形式，以發展的說到自由結婚。寫學校的提倡與創辦。一切都是當時小說裏

所習見的。增益了的，是對外交涉，竟能得到勝利，與俄作戰，也竟大敗了他們，無非是種種空想。最後殿以立憲成功的大慶祝，在意義上是趕不上中國未來記的。

憲之魂十八回，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新世界小說社刊，敍「陰府立憲事。未立憲以前，社會種種破敗，窮形盡相；既立憲之後，國富兵強，四鄰弭服。」大概前九回所敍述的，都是當時中國的破敗現狀，及其無可救治的情形，是寫實的。後九回卻是作者的理想，說明立憲以後，中國將如何的富強，如何的報仇雪恥，如何的稱雄世界，一種憧憬而已。這憧憬當然是靠不住的。同時，書裏也寫出了立憲的困難，這困難就是外有帝國主義的阻撓，內有腐敗官僚的作梗。冥王決志立憲，在這兩方面，是用了最大的力量克服的。革命黨的進行種族革命，在作者看來，也是破壞立憲的主力之一。看作者是怎樣的說明中國當時的形勢：

近三四十年來，這位閻羅天子，因墨守舊章，不知振作，漸漸紀綱廢弛，百弊發生。手下鬼判陰官，與那各省府州縣城隍，大半都是營私納賄，誤國殃民的糊塗鬼。加以陽世的鴉片鬼，死到陰司，仍舊一榻橫陳，熒熒鬼火。在上的不顧民生，在下的不知自治，弄得九泉下財匱民窮，不成世界。

後來又與海外幾個鬼國，因通商啓釁，屢次戰敗，賠了無數的兵費，讓了幾處的商埠。於是各國之中，如摩揭陁國，力吉祥國，劫化他國，獅子國，遮須國，一共是十幾個外國，都與閻羅王立約通商。自此外國的商船，一直馳進了血污他，外國的鐵路，一直造過了奈河橋。最可笑的是，惡狗村也劃入租界；最可憐的是，鄆都城也開作商埠；最可怕的是，孽海邊下椗的，都是外國兵輪；最可怖的是，陰山上開礦的，都是外國資本。閻羅王因為歆羨外國的富強，又刻意仿行新政，什麼練兵與學事都步外國的後塵。奈庫儲支絀異常，只得不惜重利，向外國借鈔使用。因此，連鬼門關的關稅，都抵押於外國了。可憐這閻羅王，因要發憤自強，纔狠圖去學那外國。誰知鬧了幾年，外國的皮毛還沒有學到，倒教通地府鬼魂，沾染了許多外國的惡習。別的猶可，只有那革命的謠言，最足以搖惑民心。（第一回）

當時中國的情形是如此。前半部書就是這一個總敘的說明，更具體的寫出一些事實。其爲序引中所不及的，就是下預備立憲詔，以緩和革命爆發。所謂：「目下革命的風潮十分厲害，不如暫且降一道旨，許海內臣民預備立憲。但不要明定期限，只說是鬼智未開，教那些革命黨，從此更不能以

專制二字爲口實，散了他們的黨，也是一個消息無形的妙法。」這陰謀在當時，是已成了公開的祕密。至於把國家弄得衰弱不振，責任問題是被派在官僚身上，不怪皇室，也不怪小民。中間當然還通過許多困難，鎮壓革命風潮，殺阻撓立憲的陰官，創興各種制度，一直到對帝國主義戰爭。然後纔是：國勢鞏於苞桑，皇基安於磐石。各種實業俱臻發達，各處民智都已大開，野無游惰之氓，國有文明之俗。完完全全成了一個君主立憲國。（第十八回）

這裏存在着當時一部分智識階級的「夢。」開始幾回寫的比較散亂，沒有整然的幹線，使讀者有非小說之感。六回而後，是沒有這樣的缺點的。前半頗富有談諧的情調，也多辛辣的諷刺，後半卻未免太嚴肅了。這統一性的缺乏，當然是爲題材所決定的。至於吳趸人，他是主張立憲的，反對那僞立憲。他有短篇立憲萬歲（月月小說第五期），是寫天上的立憲運動。但這裏面反映着的，不是他的希望，而是他的諷刺，祇要看最後一段，就可以明白：

特笑曰：「原來改換兩個官名，就叫做立憲。早知如此，我們前次放七返火丹，未免多事了！」龜曰：「不然，他這是頭一著下手，以後還不知如何呢？」特曰：「你不看『此外不再更動，諸天神

佛，一律照舊供職」一句麼？據此看來，我們的飯碗，是不必多慮的了。「羣畜聞言，不覺一齊大喜，亦同聲高呼『立憲萬歲！』『立憲萬歲！』」

反立憲運動的小說，除從種族革命的觀點出發的以外，大都是側重於人身攻擊，而康梁變成了箭垛。在這些書中，最顯出特色來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描寫。他在文明小史裏，寫了這兩個立憲運動的領導人物。把康有為改成了安紹山，梁啟超改作顏軼回，也是師生。說安紹山是廣東南海人，曾在京上萬言書，主張維新，號召黨羽，成立維新會，在全國的勢力很大。後來朝廷逮捕，賴一個官員的預先通知，逃到日本，以後又轉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後，僱了保鏢，建築有機關的房子，以自保護。他所以然這樣做，理由是：「他們時時遣了刺客來刺我。我死固不足惜，但是上繫朝廷，下關社會，我死了以後，那個能夠擔得起我這責任呢？」接着他就借勞航芥的往謁，先描寫康有為，說是：

……勞航芥隨把電報拿在手中道：「有樁事要請教紹山先生，千祈指示。」安紹山道：「什麼事？難道那腐敗政府，又有什麼特別舉動麼？」勞航芥道：「正是，」便把安徽黃撫臺要聘他去

做顧問的話，子午卯酉訴了一遍。安紹山低頭沉吟道：「腐敗政府，提起了令人痛恨。然而，那班小兒，近來受外界風潮之刺激，也漸漸有一兩個明白了。此舉雖然是句空話，差強人意。況且勞公把強世之學，有用之才，到了那邊，因勢利導，將來或有一線之望，也未可知。倒是我這個海外孤臣，萍飄梗泛，祖宗邱墓，置諸度外。今番聽見勞公這番說話，不禁感觸，真是曹子建說的，「君門萬里，聞鼓吹而傷心」了。」說到這裏，便盈盈欲泣了。勞航芥素來聽見人說安紹山忠肝義膽，足與兩曜爭輝，今天看見他那付涕泗橫流的樣子，不勝佩服。當下又說了些別的話，勞航芥便告辭而去。臨出門時，安紹山還把手一拱，說道：「前途努力，爲國自愛！」說完這句，掩而入。勞航芥又不勝太息（第四十六回）

李伯元寫人物，很是生動，諷刺潑辣的程度，也就可想見了。他對維新黨，是站在反對的地位的，從領袖一直到投機分子，都抱着極大的反感。不過他對許多維新的社會事業，卻極表贊同。這也不妨解釋作專一對人的問題。在文明小史裏，他又寫到了梁啓超：

顏軼回到過美國，他原想去運動他們的。送了他們許多書，有些都是顏軼回自己的著作，有些

是抄了別人家的著作，算是他的著作，合刻一部叢書，面子上寫的是新顏子。據說新顏子裏面，有一篇什麼東西，顏軼回一字不易抄了人家，後來被人知道了，要去登新聞紙。顏軼回異常着急，央了朋友，再四求情，又送了五百兩銀子，這纔罷手。軼顏回的著作，有些地方，千篇一律，什麼「咄咄咄咄咄咄」！還有人形容他，學他的筆墨，說「貓四足者也，狗四足者也，故貓卽狗也。蓮子圓者也，而非扁者也；蓮子甜者也，而非鹹者也；蓮子人吃者也，而非吃人者也。香蕉萬歲，梨子萬歲，香蕉梨子皆萬歲！」笑話百出，做書的人，也寫不盡這許多。（第四十六回）

除掉梁啓超，這還會是誰個呢？這種文體，不是梁啓超的文體，又是誰個的文體呢？當然他所寫的不盡是事實，但作爲藝術看，是很成功的。關於反康梁的小說固多，能以趕上李伯元這描寫的，可以說是絕無。此外，以康梁爲主題的，有黃小配的大馬扁十六回。小配，禺山人，所著小說有十載繁華（一名粵東繁華）四十回，宦海升沉錄（一名袁世凱）二十二回，洪秀全演義四集五十四回。小配後期著作，頗富於革命思想，洪秀全演義尤爲特異之作。大馬扁之詆康有爲，從小配思想體系看來，是有它的必然的。

大馬扁演康有爲事，自非完全真實，從把許多惡劣的事件，附到有爲身上一點，可以想見小配對其人憎惡之深。而寫譚嗣同，則處處爲之開脫，說明他的入京，目的是在革命，他的犧牲，完全受了康有爲的騙。到京以後，卽知康有爲不足與有爲，因病又不果行，遂及於難。書裏並寫着康有爲在當時與孫中山一班黨人的往還。大概康有爲的一生，在黃小配的筆下，祇是一個無賴，一個招搖撞騙的惡徒，無往而不施其詐僞手段。詐僞的竊取他人的新學僞經辨，改名新學僞經考，署上自己的名字；詐僞的以公羊學獲得功名，結識翁同龢；詐僞的謀山長，公車上書，要帝罷；詐僞的騙譚嗣同入京，騙他說是聯絡革命黨起事；逃到日本，還要詐僞的欺騙日本朝野，致遭驅逐。黃小配把康有爲寫成一個極大極大的馬騙。

這是上卷，下冊大概沒有續出。卷首詩云：保國保皇原是假，爲賢爲聖總相欺。未諳貨殖稱商祖，也學耶穌號教師。這就是大馬扁裏所寫的康有爲。不過黃小配對康有爲雖也採取着反對的態度，可並不是從專制思想出發，他反對人身，也反對立憲，他是爲着種族革命的利益而作此。他的宦海升沉錄第六第七兩回，亦是寫維新運動事。態度和大馬扁相彷彿。他把康有爲叫做康無謂，梁啓

超作梁希譽這兩部小說是和康梁演義一類的著作不同的。

康梁演義四十回，作者不知爲誰，石印本，大概是商賈牟利之作。把康有爲寫得尤其不堪，在鄉里包攬詞訟，詐欺取財，不能容身，逃至外洋。以後返國，又遍謁要津，倡立邪說，提倡維新。終於惡貫滿盈，倉皇出走。這些都不奇怪，最妙的是首二回寫他們的降生，說康有爲是天上二十八宿中的心月狐，梁啓超是虛日鼠。因貪世界繁華，偷偷下世，分投康梁二家，有意的來擾亂世界。因此寫到康梁最得意的時候，又插上一回儒釋道三大祖師會議，認爲他們還沒有到惡貫滿盈的時候，遂未捉他。直到寫完立憲事件，三祖師纔又會議起來，派人前去捉拿。無如他們在外國神祇勢力之下，捉他不得，函電紛馳，迄無效果。

本書便在這裏終結，據說還有二集，寫三教向外國神祇與師問罪，那邊亦起兵抗敵。在英國大擺迷魂陣，儒釋道三教議破迷魂陣。康有爲逃往美國，儒釋道三教會議，設十面埋伏陣，捉拿康有爲。這是一部很落後的不足稱的書。

廣泛的攻擊維新黨的小說，寫得最好的一部，是作新社印行的新黨陸官發財記，簡稱新黨發財記（一九〇六），十六回。文字寫得很勁鍊，大概出於一個老手，但不知是誰。內容寫一個叫做袁伯珍的紳耆，靠着從幾本書裏所得到的新智識，和一個偶然的機會侵吞的五千元的積穀款子，作爲了資本，慢慢的夤緣起來，成爲身兼數職的一等紅官僚。他的一步步的向上，無一不靠着假新的條陳，而又無一處不從中漁利，以達其升官發財之目的。雖祇是薄薄的十六回，投機的維新份子，在各方面活動的情形，是全都說盡了。至於那些玩女人，吃鴉片，被捲逃，一切官場應有的怪現狀，也都涉及到。可以說是一部維新官場現形記。在書末，作者很辛辣的借袁伯珍吃醉了酒，說明他自己升官發財的祕訣道：

目下雖然萬口一詞，說維新維新，卻不可把維新兩字看得認真。只可求形式上的維新，不可求精神上的維新。要曉得精神上的維新，乃是招災惹禍的根苗。若只作形式上的維新，便是升官發財的捷徑。（第十六回）

這是罵盡了當時投機之維新官僚的。不過政府需要的，卻竟是這樣的人，庶不致真的維新起

來，以危害自己的統治。作者是主張維新的，他反對這些投機分子，所以他寫這部小說來暴露。這在卷末的結束詞裏，也可以看得出來：

舞臺開處，看維新兩字招牌高揭。換個排場圖富貴，也算識時英物。假而欺人，虛言搗鬼，徑路終南捷。諸公莫笑，個中半是涼血。聽說上野園中，武良街上，銅像於今屹。天憫支那憔悴甚，應有救時豪傑。變過內容，拓開新步，努力追先哲。焚香私禱，新機此日萌蘖。

上海之維新黨，一名新黨，嫖界現形記。浪蕩男兒著，五卷十五回，新世界小說社刊（一九〇五）。惟只見到三卷，以下出否不可知。此書主旨，在暴露攻擊當時偽維新者，故序言有云：「或問此書何爲而作？曰爲憤而作，爲恨而作，爲懼而作。憤者，憤新黨既自命爲中國之主人公，何以腐敗若是？恨者，恨新黨既如是之腐敗，舊黨必以此爲口實，中國新機，益難有望。懼者，懼所謂中國之主人翁者，且如此，吾中國安得而不亡？」實際上這是一個幌子，從反映的書裏的思想，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作者是本能的反對維新。所寫事實，無非是新黨如何的狂嫖浪賭，如何的騙妓女金錢，如何的瀾污，卽至一登臺，則痛哭流涕，儼然是一個愛國志士。總結這種人物的行動，不僅不如舊黨，比舊黨還要壞。寫

得非常淺薄。

又有一字不識之新黨二集三十二回，杭州老耘作，彪蒙書室刊（一九〇六），亦是詆毀新黨之作，譏所謂新黨，都是不識之無的人物。顧雖標明所寫爲新黨，實則廣泛的接觸到官僚的社會，特別是學校教育。這是一部極反動的小說，根本上反對學校的存在，甚至不惜出之以謾罵。可以作例處頗多，這裏祇引出第二十七回的總批：

通國之人，莫不願國家之無事，獨有學堂之人，深幸國家之有事。並非因有事可以展其經濟，可以有用武之地，而爲國家任重致遠也。實欲爲洪秀全之續，攪亂橫行。得志則爲石敬瑭；不得志，則一帆風輪，非洲美洲，匿迹銷聲。此今日學堂之變相，而政府，猶惑於報談，使學生之強權日甚。一日，立改專制政體。嗚呼！環球之人，均可以立憲共和待之，惟待學堂學生，不能不用專制壓力。將來禍患之萌，必在此心術最壞之學堂。

其痛惡學堂的程度可以概見。二十七回之寫衆學堂投效土匪，真是不可謂爲無因，但也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識，就是後來的清朝天下，果然亡在這些學生手中。對維新的反動，這是最激烈的。其

他如立憲鏡（戊公，新世界小說社）靜觀子秘密自由（改良小說社，一九〇九）一類的書，也都是對立憲運動表示不滿的。

在這些以外，其態度不同於以上各種，而又仍是說的這方面，還有轟天雷十四回，藤谷古香著。所謂轟天雷，是指本書的主人公常熟翰林荀北山。北山迂儂，進京納監，因友人之助，成就了一頭名宦家的親事，說定俟北山點翰林後成婚。正在籌辦喜事，其夫人以喉疾死。北山感慨萬狀，遂束裝南返。回到常熟，友人再爲他介紹蘇州貝季瑰太史之女爲妻。入贅的那一晚，被貝女看作瘋人，避到母親那裏，再也不肯出來。多番的糾紛，使他失意的去投河。船戶救了他，友人又領他到上海。找不着事，湊錢給他往四川。在宜昌遇騙，一身而外，竟無長物，流落在那裏半年，始得回申。再往蘇州，又遭妻家屈辱，兼以友人語諷，遂打定主義，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然後死。他到了北京，友人正擬上書請太后歸政，殺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兇。北山見稿大喜，竊之歸，重加繕寫，易以己名，但無人肯代遞，事爲同鄉所知，派人押他回南。於到達天津時，他卒將此文投國聞報發表。一時鬨動全國，謂爲不怕死的大忠

臣。回到常熟，官方已得密電，將他拘禁起來。接着就是庚子事變發生，兩宮西狩。北山在獄中聽得，又大做其忠君愛國的詩，流傳在外，變成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北山知目的已達，死而無憾了。卻沒有想到辛丑六月，和議告成，政府竟把他放了出來。

按孽海花作者曾樸有與沈北山書，載曾公孟樸紀念特輯（見雜誌宇宙風二期。並抽印單本），後有曾虛白按云：「按沈北山名鵬，又字誦堂，是那時代常熟的一位奇士。他與孟樸先生是總角交，從小就由孟樸先生的父親資助撫養大的。後與蘇州費昶懷太史的女公子結了婚。不料床第間的糾紛，把這位沈先生刺激而成了憤世疾俗的怪皮氣。他決心要做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死亦甘心。時康梁失敗，西太后專政，北山到京，以為這是好機會，於是草就一篇奏稿，請太后歸政，殺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兇。稿成無人肯為代遞，同鄉怕他鬧亂子，派人押送他回南。不料他路過天津，竟把這篇奏稿送到國聞報發表了。他回到常熟，住孟樸先生家。常熟縣得密電，令拘禁沈。持電訪孟樸先生，沈聞訊挺身而出，遂入獄。及辛丑新約告成，大赦出獄，可惜那時候他已瘋了。」可見轟天雷實係寫沈北山事，實有所本。

可是第四回至第九回，卻寫着另外一件事。敘浙江衢州華府，被羅姓霸佔了二百餘年的經過。完全是清室入關，直到戊戌改變的縮影，而暗示華氏子孫是已在進行復仇。以及光緒維新計劃失敗，西太后垂簾，康梁逃脫，六君子棄市，大刀王五收屍，並暴露了些官場的情形。內有一個黨人游長城的七律詩：

漢家陵墓在西山，迢遞居庸負北還。

半夜鬼神通出護，千年松柏許誰攀？

帶刀衛士今登壘，牧馬胡雛任入關。

劉聖齋宮氛褻惡，可憐霜露濕龍顏！

這不調和的兩個故事，是同棲在一部小說之中。爲什麼如此，在書裏是可以看得很明白的。先可以看他對於立憲運動的認識，據他說，這一政變，是光緒帝要利用康有爲等，來幫他自己奪取政權。即使事成，他們也不會被輕輕放過。於六君子中，最稱讚唐瀏陽，對楊叔僑有「豎子成名」之想。其次，在最後一回書裏，用點將錄的方式，寫了當時的革命黨與維新黨。自無特殊意義，但觀其首點

孫文，次點章炳麟，可以想見其趨向。作者的思想，當是趨向種族革命的。書裏的人物，頗多孽海花人物的複現，當是出於一個常熟人之手。書里還寫了當時的民衆，如五千人爲光緒向慈禧抗議，都足見晚清的民衆，已有覺悟，而自動的參加政治活動。因此，轟天雷這部小說，雖說是寫的維新，實際上已經接觸到「種族革命」了。

從立憲到維新，反映在文學上的成果，以及內含的不同的傾向，已經是很明白的敘述了。一般言之，在立憲一問題上，雖所恃的態度較爲複雜，但主張社會事業的維新改革，除了極頑固的守舊黨外，意見卻完全是一致的。反對的火力，只特別集中於投機份子。如陳天華在獅子吼中所寫「鸚鵡志士」等等，就是專罵這一班人。當時的投機份子，特殊在文化中心的上海，是特別的多。故各書所述，雖不免於有過火之處，而也是有所激而然。

第八章 種族革命運動

晚清小說活動中之最激急最進步的支流，爲伴着民族革命運動而起的一種族革命小說。這些小說，是以鼓動讀者感情，使他們來同情參加，以完成中國的種族革命爲任務。當然是屬於禁書之流。作品往往說教多於描寫，完全反映了一種新藝術的初生形式，還不夠把自己要發表的思想形象化起來。但可以斷言，這些初期的作品，在藝術上雖未臻完善，在對讀者的影響方面，一定是很大的。研究晚清小說，最被忽略又最不應忽略的，就是這最發展的一「環」。

首先想說的，是題做自由結婚的一部小說。託名猶太遺民萬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譯，實則非也。書凡十回，作第一編，自由社版，癸卯（一九〇三）年刊。書前弁言，有「嗚呼！不知山徑之崎嶇者，不知坦途之易；不知大海之洪波者，不知池沼之安；不知奴隸之苦者，亦不能知自由之樂」的話。

是本書在寫述奴於異族者之苦，意思是很明白的。這裏，不妨首先看本書所介紹的，究竟是那一個國家：

原來愛國開化甚早，疆土極大，人民極多，他的歷史，有一種特別的性質，和別國大不相同。說來也奇怪，他國裏邊沒有什麼君主，沒有什麼貴族，沒有什麼平民，大約可分爲兩種，一種叫做盜賊，一種叫做奴隸。國權政權，都被盜賊霸持，所以他的國體，也沒有什麼君主，沒有什麼貴族，沒有什麼民主，只憑幾個盜賊反客爲主，收攬大權，可以算得一個盜主國體。他的政體，也沒有什麼廢專制，沒有什麼立憲，沒有什麼共和，只任幾個盜賊，鬼鬼祟祟，獨斷獨行，可以算得一個賊民政體。這種盜主國體，賊民政體，在國裏邊立定了腳根；除了盜賊自己而外，無論如何賢明如何公正的聖人君子，不准有帝王思想。不要說實行了，就是一言半語有可疑之處，他便稱你大逆不道，輕則斬首，重則滅族。又嫌斬首太輕，更立了什麼腰斬的刑法，把完完全全的人一切兩段。又嫌滅族不重，更立了什麼滅三族九族十族的刑法，把毫無過失的人肆意殺戮。咳，天下那有這種野蠻嗎？那些盜賊們，既不許別人有帝王思想，就自己安居高位，異常舒服。他的子弟，常常

有候補皇帝的資格，有候補皇帝的機會，幾千年來的神皇聖帝，不是盜賊就是盜子賊孫，不是盜子賊孫，就是盜親賊戚。一個強盜當權，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一個偷兒看了，十二分豔羨，用盡他平生穿窬本事，來偷他的權力。偷得到手，就算交着賊運，偷不到手，就兩邊扭住厮打，打勝的便做皇帝，打敗的身首異處。竊鈎者誅，竊國者候，所以國裏沒有一年不亂，沒有一日不亂。亂初起來的時候，國裏許多奴隸，都幫着在上的強盜，來打在下的強盜；等到在下的強盜得勝，變了在上，的強盜，奴隸又來幫着他，去打別個在下的強盜；上下古今二三千中間，忽而此盜得勝，忽而彼盜得勝，忽而強盜遇着賊爺爺，循環往復，好像環無端，川不息，沒有一刻的安甯。然而許多奴隸，卻不來管你那個是真皇帝，是假皇帝，只要看見你身披龍袍，高高的坐在金鑾殿上，他就跪下，連磕幾個頭，口稱太祖高皇帝萬歲萬萬歲。任憑你阿貓，阿狗，王八狗蛋來，都是如此，所以不但國裏的盜賊，都想劫奪大位，連那些國外的蠻夷戎狄，賊種奴才，也聞風而至。按歷來盜賊的成例，乘機竊取國權，儼然太祖高皇帝，奴隸們見了，仍舊沒有半句違拗的話。國裏有人不肯服從野蠻賤種，他們按起從前成例，反以為大逆不道，不安奴隸本分。並且還要『助桀為虐』

替虎作倂，殘滅同胞，博得野蠻將相，頂帶花翎，錦衣歸故鄉。』更還要『酣嬉歌舞，頌揚野蠻賤種的厚澤深仁，說什麼朝廷高厚，天子聖明。要知道脅肩諂笑，就是富貴功名的不二法門。』更還要『死心蹋地，三跪九叩首的做野蠻奴隸，說什麼烈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帝，也算得忠君愛國，一綫到底。』哈哈！有這樣的好奴隸，誰不願來做其國的主人翁？所以一二賤種相繼入主，到了後來，竟惹起許多強國的覬覦心。奴隸們起初還想抵抗抵抗，既而看見勢不是頭，也就服服貼貼的做他們的孝子順孫。（第二回）

這愛國不是指的中國還有誰呢？這一大段所攻擊的，不是指中國的專制政體又指什麼呢？這種思想投向青年，在當時真不異於一顆爆裂彈。作者的態度是明明白白的，反對專制的政體，反對外族侵佔，並痛恨許多國人的無恥。他認定自救沒有其他的路，「第一步，我們不是人就罷，倘然是個人，一定要報洋人欺我的仇。第二步，洋人欺我，大半是異族政府做出來的，所以要報洋人的仇，一定先要報那異族政府的仇。第三步，要報異族政府的仇，家奴是一定要斬的。第四步，欲達以上所說的目的，我們同志的人，一定要結個大大的團體，把革命軍興起來。」（第九回）簡略的說，這四

條就是反帝國主義，反滿，反漢奸，大家團結起來革命。而對漢奸，攻擊得也特別厲害。作者首先介紹了一個因反對做漢奸而殉難的人物，那就是男主人公黃禍的父親。黃禍母親說：

汝父諱人傑，少時曾經游學外國，最精陸軍，官至總兵。汝生前三月，我國某地方起了一樁教案，外國人大怒，就要求政府屠殺那些仇教的百姓，燒燬那些仇教的村莊。政府本是異族，那來顧我國國民，自然一口應承了。當下就命汝父提兵往勦。汝父歎道：「老夫耄矣，死何足惜？仇教雖然無理，究竟也是我國民一點愛國的心，老夫情願犧牲一己，豈肯殘滅同胞，獻媚外人嗎？」按兵不發，做一篇奏章，洋洋數千言，極言不可應許外人的要求。當時兵士百姓，都稱道汝父的盛德。不料外國人知道這事，就到那異族政府面前，說汝父是仇教的罪魁禍首，定須處以死刑。政府也一口應承，就把汝父定了死罪。到了就義之日，汝父回家別我，當時汝尚未生，汝父指着我腹叮囑再三道：「我今去了，從此永遠相別了；殺身成仁，我之本分，一點兒沒有什麼苦楚。但望我死之後，你們視若無事，不要有傷此中一塊肉！我在九泉之下，感且不朽！」說罷，從從容容的去了。（第三回）

接着更做結論道：「現在要雪國恥，報父仇，有三大仇人，是用得着吃刀的。第一仇人是異族政府。第二仇人是外國人，第三仇人是同族奴隸。」這裏是可以更進一步的看到作者的態度的，他對於義和團事件的批判，也很顯然的存在着。但還需說明的，是作者的反漢奸，是不限於政治方面，因此女主人公關，對於她表兄的充當買辦，也大罵特罵，認為這是無恥。對於滿人，那更是說：「政府本是異族，幾百年前偷了我國的神器，佔了我國的江山。我們生長愛國，不願做愛國的國民則罷，要做愛國的國民，一定咬牙切齒，不殺盡他們誓不肯罷手！」她認為希望滿政府強盛是不應該的，要求清庭立憲，實際上就是緩和革命：

這立憲本是好事，現在世界英德日本幾個強國，那一個不是立憲。但是現在要拿他行到我們的國裏來，斷沒有這個道理的。這個緣故，也是因為那政府是個異族，他不立憲，我們還可以報仇，他立了憲，恩賜了幾十條狗彘不食的欽定憲法，再拿些小恩小惠，埋伏了人心，卻暗中箝制你壓服你，使你不知不覺服服貼貼的做他奴隸。就是你要有什麼舉動，也被他這條軟麻繩細住，一點兒都不能做。於是他依舊盜竊神器，依舊江山安然無恙。盜子賊孫，萬世帝王，盜親賊戚，

萬世官吏。我們順民還要頌揚功德，說甚麼天皇聖明，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的狗屁說話。從此我們的國家，永遠淪於夷狄，報仇也報不起來了，恢復也恢不起來了。這個愛國，空有其名，沒有其實，任憑他霸持着佔據着，我們永遠做印度做埃及一種萬劫不復的亡國無形奴隸了。（第四回）

像這樣的愛國是不對的。因為如此，所以對於當時的一班維新黨，也就沒有好感，這是必然的。書裏說他們「騙了別人的錢，一點兒事情都不做，倒安安頓頓坐着，裝醜腔，說大話，有的還要一天到晚吃花酒，坐馬車，嫖婊子，就算是他的一生功業。」又說：

咳！那盤踞我國的異族，爲數無幾，能做出什麼事來。倘若我們同胞，個個誓不做他的奴隸，舉起義兵，莫說驅除出去，就是要殺到他們一個不留，也有什麼難處。只恨我同胞中，願做他奴隸的人，幾乎有了一半，就是那不願的人，也是死樣活氣，一味怕事，貪戀目前的安樂，忘卻日後的災難。弄到如今，幾有不可挽救之勢。這樣看來，我們愛國國亡種滅，是誰的罪呢？近來幾年，還有一班最可恨最可恨的人，偷了國家政法的皮毛，便詡詡自鳴得意，說要救我們的國，一定要立憲

不要革命纔好。咳！要是政府是同種立憲也就罷了，現在的政府是異族，同他立什麼憲呢？（第九回）

在自由結婚裏，作者所要說的話，主要的是如此。這是很明白的站在種族革命的觀點上說話的。而在種族革命同時，提出了反滿奸，反帝國主義，尤為難能。在當時的小說裏，能這樣周密扼要提出問題的還不多。至於故事，那是簡單得很，兩個小孩，黃禍和關關，偶而相遇，成為朋友。兩人都有種族革命思想，連關關的乳母都受了他們的感化。黃禍的母親，是希望黃禍繼承父志，對於他的講革命，當然毫無問題。關關的環境卻不大好，叔父做官，表兄做買辦，她不斷與他們爭鬥。她和黃禍兩人甚相得，終於訂了婚約。後來二人拾到一個風箏，尋不到原主，那知是外國人的，竟來欺壓他們。爭執的結果，是中國警察把他的乳母代了去。他們向各方面求援，迄無應者。後來還是一班黨人把她在法庭上劫出，三人同逃了，而不幸幾個黨人都被拘。他們在船上看到這新聞，憤恨極了，相率投水。以下就是第二編，未出，二主人公大概是不會死的。

這部書在當時，無疑的也是一顆爆裂彈！但在藝術上是有許多缺典的，不能把哲學的語言形

象化是一問題，其次就是兩主人公的生理年齡與智識年齡不大配合。那乳母的獄中煽動工作的進行，也未免過於理想。黃禍的性格寫得有些矯枉過正，入後的投水與幻滅，就作者寫作的動機說，是一大疵。還有可以稱述的，其一就是捕乳母時，寫中國巡捕比外國巡捕更熱心，寫對此案之輿論，外國報頗抱不平，中國新聞反而責備自己。這些對比，在辱罵漢奸的一點上，是更有力量。

洗恥記六回，署漢國厭世者著，冷情女史述，癸卯（一九〇三）在日本印，湖南苦學社發行。回末附鼓動詩句。如「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如「如水臣門方看劍，普天義旅正喧傳。」如「手執金刀九十九，痛飲自由一杯酒。」首有苦學社主人記，謂「以事返湘，訪舊友冷情女史，女史以近作洗恥記抄示，予讀竟，深訝海內民族主義發達之速。」可見當時革命思想，在國的發展形勢。

這部小說所寫的故事，完全是一種羅漫諦克的空想。其失敗，失卻了藝術真實性。大概的情形，是說有一個明易民，在國亡之後，聚衆和賤牧王相抗。賤牧王克服不了他們，就借洋兵二千鎮壓。結

果，明易民和革命黨二千五百人，便無一得生。易明的兒子仇牧，早受了父親之命，離開那個地方。到了上海，住在友人鐵血一起。正預備東渡，忽接襄南新起的義師的信，要他們前去領導。於是兩人離開上海前去。路上遇到了迷戀妓女，斷了到襄南的盤川的艾子柔，報復了那妓女一回。到了那裏，仇牧很懷念在故鄉的戀人遲柔花，忙叫人去接。她在途中迷了路，走到一個世外桃源的深山裏。那裏也住着遺民，並遇着不降村逃出來的女人鄭協花，講述了她父親作戰遇難的故事。到這裏，書便中止了。據說還有下卷，但不知印出沒有？依照卷首插圖，大體可以推知其情節，爲她們一同到襄南，然後起事，結果是獨立成功。

這個故事，除首一二回相當具有若干真實性外，無往而不表現了極度的空想與浪漫，雖然作者對於種族革命的熱情，是那樣的高。寫作的技術，不大高明，但書裏的一些插曲，卻不愧佳作。且毫不隱晦的把「種族革命」的呼聲送了出來。如滾繡球。如「祭鄭成功文」以及艾子柔做強盜時唱的一隻「山歌」有「小醜亡，大漢昌，天生老子來主張，雙手扭轉南北極，兩腳踏破東西洋。白鐵有靈劍吐光，殺盡胡兒復祖邦，一杯血酒洒天荒」這都明明白白地說了洗恥記寫作的動機和目

的。可是在作者自身，也還存在着一種矛盾，就是一面要求鼓勵大眾，從事「種族革命」，一面卻有「人心盡死」之想。第六回全寫的是這種的情形。同時，他也恨那些出賣革命以求榮的人。他特地在第二回裏，寫了一個短劇賞舉人，對這些人物，予以很強的諷刺。

總之，洗恥記可以說是一部熱情的書，反映的作者對「種族革命」的熱情，是真摯的，熱烈的。缺點是，他沒有從當時的實生活裏找材料，說教多於描寫，遂走向空想的一途，而碰到了失敗。

獅子吼八回，陳星台（天華）遺著，載民報二至九號。天華游學日本，感憤國事，投海自殺，稿遂不完。此書為反映天華理想之作，八回全文，雖祇能說是一個開場，但他的思想主張，卻反映得很明晰。首回為楔子，名中國為混沌國，指出此時已走到很危急的關頭，若不努力，不久將為列強所瓜分。然後寫入夢境，寫漢民族經過革命而興，用黃帝魂曲作起，這曲子反映了他的反滿思想和他理想中的國家。

在第一回，他說明寫作此書的目的：「紅種凌夷黑種休，滔天白禍亞東流，黃人存續爭俄頃，消

息從中仔細求。」希望大家從這小說裏探討有什麼方法，來救治中國。這當然祇有「種族革命」了。此書在結構上，是很有缺點的，第一回說的是其他國家種禍，說到那時日本對中國的陰謀。第二回，又繼續說中國淪於異族的經過，直寫到滿洲入關，揚州十日。第三回發展的寫下去，寫到晚清許多次失敗的外交。到第四回，纔接觸到故事的本身。故事的開始是舟山：

話說浙江沿海有一個小島，名叫舟山，周圍不滿三百里。明末忠臣張煌言奉監國魯王駐守此地，鏖戰多載，屢破清兵。後為滿洲所執，百方說降，堅不肯屈。孤忠大節，和文天祥張世傑等先後垂輝。那舟山於地理上，也就很有名譽，和廣東的崖山（宋陸秀夫負少帝投海殉國於此）同為漢人亡國一大紀念。那舟山西南有一個大村，名叫民權村。講到那村的布置，真是世外的桃源，文明的雛本，竟與祖國截然兩個模樣。把以前的中國和他比起來，真是俗話所謂叫化子比神仙了。該村煙戶，共有三千多家，內中的大姓，就是姓孫，除了此姓以外，別姓的人不過十分之一二。有議事廳，有醫院，有警察局，有郵政局，公園圖書館，體育會，無不俱備，蒙養學堂，中學堂，女學堂，工藝學堂，共十餘所。此外，有兩三個工廠，一個輪船公司。看官，爾道當時如此黑闇，為何

這一個小小村落能如此？這是有個大典故的。當滿洲攻打舟山之際，此村孫家有個始祖，聚集家丁子弟，族人鄰里，據垣固守，滿洲攻了好幾次，終不能破。那老人臨死，把一村的人都喊到面前。囑付道：「老朽不幸身當亂世，險些兒一村的人都要爲人家所殺。今幸大難已過，然想起當日滿洲的狠毒，我還恐怕痛恨得很。我想滿洲原是我國一個屬國，乘着我國有亂，盜進中原，我祖國的同胞被他所殺的十有八九。即我們舟山一個孤島，僻處海中，也不能免他的兵鋒。四五年之中，迭次侵犯我這一村，多蒙天地祖宗之靈，一村保全。然僑們的祖父，僑們的伯叔，僑們的兄弟，已死了不少。僑們的姑母姊妹，嫁在別村的，爲滿洲擄去，至今生死不明。這箇仇恨，我已不能報他了，望僑們能報他，僑們的子孫能報他。萬一此仇竟不能報，凡此村的人，永世不許應滿洲的考，不許做滿洲的官！有違了此言的，即非此村的人，不許進我的祠堂！」（第四回）。

所以然用這地方開場，當然是明遺民的意思了，是要更明白的使讀者強調種族見解的。所以本書幾個主人公，都生產在這個地方。他們看到中國的處境日危，急圖自救，興學校，倡科學，進行種族革命。中心的人物叫做狄必攘，學校出身的文武全才。他結識了很多的會黨，故後來到漢口四川

進行組織工作，那邊是早已暗藏了些志士，因此進行得很是順利。同時，清廷也就藉故捕拿革命黨，弄得全國風聲鶴唳。寫到這裏，天華就自殺了，剩下的祇是他「要自強必先排滿，要排滿自強必先講求新學」的主張與熱情。他又在第六回裏，攻擊那些吃「愛國飯」的「鸚鵡志士」，第七回裏寫政府特派在日本留學生間的偵探。在寫作技術上講，是很健勁的，較之自由結婚洗恥記都好，可惜竟沒有完成。

盧梭魂也是一部提倡種族革命的小說，出版處無，作者署名懷仁，有天民序，十二回，又楔子一回，出版年月不詳。雖主張「種族革命」，但恐非黨人手筆，此於作者反映在書裏的思想體系中，可以見到。他主張「種族革命」，但認為新舊智識階級都是不可靠的。舊的頑固不堪，新的能看到的，也祇是些「吃革命飯的先生」（原用語）之流，假革命之名以斂錢而已。所以，他的「種族革命論」是把軍事的基礎，建立在「會黨」身上的。兩個領袖下山，向新舊雙方宣傳勸說，結果，一同回山的，都不免於是「會黨」的領袖。這當然不能代表當時國民黨的思想主張。

不過在主張「種族革命」上，這一點卻是完全的一致。書中的主人公說：「我們唐人國做曼殊的孝子順孫，已二三百年了。他吃我們肉，吃我們血，還不甘心，再放出這些虎狼來，啃我們的筋骨，便想再做他的孝子順孫，也是奄奄一息，不得常做的了。」於是他們在被逼得無可奈何的時候，就聚衆起事，殺死貪官污吏，跑上「獨立峯」「自由峽」，扼守住天險，招兵買馬，號召天下英雄，黃帝子孫，預備大舉，驅逐曼殊，成一個自由獨立的漢族國家。

於「官逼民反」一點上，全書寫得相當的充分。先寫朱家村被貪官胡叟所逼。朱胄，東方英，武立國不得不率領人衆，拒捕起義。後又寫黃裕後被誣爲黨人，黃福被官廳豪紳勒索，無路可走，也只得上山。兩黃的兒子黃華復黃人瑞的隨來，這卽是從思想上看，也是必然的。至於官方的殘暴，除這些苛徵誣陷，也有胡統領在嚴州，袁統領剿義和團所玩的花樣，就是不敢去進攻獨立峯，乃洗劫附近村莊，殺害小民，以向上峯繳差請賞。

作者對於清庭的痛恨，可說達於極點，冷刺熱諷，正面攻擊，幾於每章必見。對假革命假道學亦無好感。也很害怕從事革命的人被誘惑。在末章裏特地象徵的寫出一番大戰，說明要革命一定不

要被「耳裏的文章，眼裏的頂子，心上的牢獄」所誘惑，克服這幾個惡魔，纔能從事革命。寫作的目的，在書裏也說得很清楚：「好教人間知俺唐人，也能經文緯武，輔世安民，不是那一等做奴做隸，做牛做馬，永受外人羈絆的。」而結束，是由黃帝那裏領到「自由鐘」做鎮山寶，預備大舉起義，收復國土，好使「漢山俎豆千秋壯，唐國衣冠萬古存。」

明知有干禁例，而又希望能半公開的發行，所以開始來了一回鬼話的「楔子」，說盧梭的陰靈來到東方，與黃宗羲，展雄，陳涉碰在一起，預備推翻陰府君主制度，被閻王所擒，逃到人間。書名盧梭魂本此。意思當然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末後的大戰，有意寫與妖作法，黃帝在空中顯靈。以象徵的表明主旨，作爲掩護。這當然是一種苦心，不過事實上，是儘有他種方法可想的。寫作技術，沒有特色的地方，人物的性格也不顯明。這裏錄下他們起事的一小節以見作風：

走不到四十里，只見前面一些樹林，約莫有數十畝的大，穿過了樹林，便是朱家村。這時林深夜靜，將走到林子裏，驀地一聲囉响，滿林子的火光映着樹，也辨不出多少人，兀自影來影去。胡啟的馬，陡地驚起，將胡啟掀下。只見樹後搶出多少大漢，打碎了洋燈，連拖帶抱，飛也似的將胡啟

搶去。那些馬隊壯丁，兀自摩拳擦掌，不敢上前，恐怕那些大漢，傷了胡叟，那知滿林子裏，火光忽又齊齊的滅了，只聽一人叫道：「只殺賊官，不殺外人，要有那愛管閒事的，來！來！來！」可憐那些兵勇，伸手不見掌，摸不着道路，那個肯把自家的皮肉，送到黑地裏。碰那槍刀呢？只得輕移脚步，悄帶韁繩，摸出了樹林，如飛的報回城裏去了。（第一回）

寫爲種族革命犧牲的人物傳記，有六月霜二編十二回，寫秋瑾殉難事，靜觀子著，改良小說社版（一九一一）。六月霜在當時共有兩種，一卽小說，一爲羸宗季女之傳奇。小說卽據傳奇作成。小說六月霜從秋瑾很小的時候，一直寫到她在紹興就義，以及她和徐錫麟關係的始末。這部小說，寫在她死後不久，所引用的詩詞文字，全都是她的原作書名所以題作六月霜。是由古書上的「鄒衍下獄，六月飛霜，齊婦含冤，三年不雨」的前半而來。意思是說秋瑾之死，實在是冤枉的，再則就是秋瑾就義，也在六月。全書寫得並不怎樣的優秀，但也不算不得水平綫下的著作。寫法，上卷六回，開始於上海新聞紙刊出秋瑾就義的消息，再回述到她的被捕，犧牲。下卷六回從她年幼時代就起，直到從

日本回國，母親死亡，在紹興就教職，終結到吳芝瑛領屍，紹興民衆和學界的公憤，官吏掘發西湖秋墓的陰謀，教育界的再抗拒等等。

大概是因爲本書成於清季，不能不有所顧忌，全書寫秋瑾的思想行動，始終限制在「男女平等，家庭革命」八個字上。對當時的革命黨人，頗有微詞，說秋瑾對於這一班人一樣的有不滿意的所在，就是「他們祇會說空話。」寫秋瑾於徐錫麟的印象，也祇是說部分的志同道合。這很容易看得出，是作者在當時文網上的一種有意的掩飾。所以對於徐錫麟一役，作者既無貶詞，更寫秋瑾出國前接濟黨人的事實。她的詩詞，全書裏很引了幾首，名句「銅駝已陷悲回首，汗馬終慚未成功」也被收了進去。白話的敬告姊妹行，也全部的抄入。此外，則有吳芝瑛所作的「傳」和「祭文」，都插排在書的前後，因爲這部小說，是以吳芝瑛讀秋瑾就義新聞開場，以她到紹興爲秋瑾領屍，在西湖建墓結束的。作者把吳芝瑛改作了越蘭石，小萬柳堂改作了萬綠草堂，小萬柳堂所在地的曹家渡沒有改動：這當然是作者有意弄玄虛。

這部書一點不留餘地的暴露了當時官府方面的黑暗，彼此的互相勾結，與地方豪紳的勾連

作惡，軍隊的擾民，以及在那樣黑暗裏面，民衆並不膽怯，仍然怒生着革命的火花。所以，秋瑾被害了，紹興的學生民衆仍然大無畏的開着追悼會，上海的新聞紙不斷的對貪污豪紳討伐，全國的教育界提起最大的抗議，結果弄得官方也束手無策。作者在這暴露官僚的一點上，可謂竭力的把他們譴化，寫出他們的現形。如圍捕學堂，逮捕秋瑾及女學生們的描寫，就充分的把他們懦怯殘暴的本相暴露了。而押解回衙的時候，作者更爲他們寫作了幾首沿途歡唱的凱歌，

王師蕩蕩，來攻學堂；威稜所指，誰敢相當？

以百殺一，易如捉雞；生居蠻國，死將怨誰？

嗟汝弱女，厲氣誰鍾；鈎黨蜚語，埋碧以終！

南風不競，茲獨逞雄；大殲同類，我頂其紅！

像這樣的諷刺，在全書裏不止一見。當時民間的不平，也就可以推想了。至於舊社會勢力的強固與無恥，造謠和中傷，也是能以看到的。更有進的，就是在六月霜的許多地方，都反映了一種末季的無可挽回的國是。一面是民衆的憤慨，革命勢力的高漲，一面卻是貪污的橫行，國際的威壓。

全書描寫的着力處，當然是秋瑾一個人。作者寫他的性格是相當成功的，幾乎沒有一處不着力在一個「俠」字上用工夫，使她盡量的具有男兒氣。我們讀了這部書，也能以看到在當時許多以女性中心的小說中所描的新女性，秋瑾代表的，是一種最進步的典型。她的詩歌可以代表，她的思想行動也可以代表。而最酣暢的寫出的，要算「酒酣耳熱，慷慨悲歌」一回。節引一段於此：

酒過數巡，秋女士有些酒酣耳熱的態度，忽然間長歎一聲的說道：「縱有千杯，只是難消卻我胸中的傀儡。」說罷，便起身取了把刀，在筵前大舞起來。但見他舞得寒光閃閃，只見刀，不見人，真個是花團錦簇，不讓古人。秋女士舞了一回，重又入席，再喚了一鍾酒，便向越女士問道：「姊姊，我醉了麼？」越女士笑道：「不醉，不醉，這是妹妹素來的毫氣如此。況今日久別重逢，理應有這般興致。」秋女士見越女士讚她有豪氣，聽了心中更自起勁，便說道：「古來男女俠客，都是使劍的多。我沒有寶劍，故就把這把寶刀，當作寶劍了。」說着，又見那邊擺着一張風琴，便走到那邊，坐了下去就踏，嘴裏說道：「我有一只寶劍歌，待我來唱與你們聽。」一頭說畢，一頭便按着腔調，且踏且唱起來。越女士和兩個學生靜悄悄的聽她唱道：

寶劍復寶劍，羞將報私憾，斬取國人頭，寫入英雄傳！（一解）

女辱咸自殺，男甘作順民，斬馬劍如舊，云何惜此身？（二解）

干將羞莫邪，頑鈍保無恙，咄嗟雌伏儔，休冒英雄狀！（三解）

神劍雖掛壁，鋒銜世已驚，中夜發長嘯，烈烈如梟鳴！（四解）

歌罷，越女士和兩個學生，俱歎賞不已。

作者是怎樣的在着力刻畫秋瑾的性格，可以看到了，而這也是說明了作者描寫技術最發展的地方。相反的，描寫到官僚一方面的時候，作者的態度，就沒有如此的嚴肅，也可以說，他基本上就痛惡並看不起這些人。他惡毒的形容他們，諷刺畫似的去諷化他們，有時把他們寫得如一些小丑，有時又把他們寫得蠢如豕鹿。然而，他也並不把他們寫得完全是一文不值，也寫出他們的陰謀，他們的鬼胎，實際上是佈置他們升官發財的獄案的準備手段。在書裏，存在了當時的新女性典型人物的悲憤與喊叫：

聞道當年和約地，至今猶帶淚痕流。

馳驅戎馬中原夢，破碎河山故國羞。
領海無權悲索寂，磨刀有日快恩仇。
天風吹面冷然過，十萬雲煙眼底收。

其取材於國外以鼓吹革命的，有羽衣女士的東歐女豪傑五回（新小說）未完。這是一部寫蘇菲亞歷史的書，而貫串了一個在瑞士讀書的中國女性。她在那裏結識了許多虛無黨的女學生，因而知道蘇菲亞和她們的關係，隨時探聽得許多蘇菲亞的事，結果就成了這部小說裏的素材。是在反對專制，建立無政府主義的意義上寫作的。所以在第一章裏就有這樣的話：

若不用破壞手段，把從來專制一切打破，斷難造出世界真正的文明。因此我們欲鼓舞天下的最多數的，與那少數的相爭，專望求得自由平等之樂。最先則求之以淚，淚盡而仍不能得，則當求之以血。至於實行法子，或剛或柔，或明或暗，或和平，或急激，總是隨機應變，因勢而施，前者仆，後者繼，天地悠悠，務必達其目的而後已。

書雖祇五回，而煽動的成分很強，說明了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歷史，理論，更用蘇菲亞做實踐的人物。攻擊專制，不遺餘力，可見作者雖以無政府人物作骨幹，而主要的目的，卻在宣傳推翻中國的專制政體。雖與種族革命小說有共同的地方，而實際，已是越過了種族革命的思想以外。

第九章 婦女解放問題

對婦女解放問題，晚清曾產生兩部彈詞。第一部是挽瀾詞人的法國女英雄彈詞（小說林版，一九〇四），演羅蘭夫人事，開場有句云：「歎則歎，四萬萬人都醉夢，無才無德百無成。有的是，烏烟墮落男人志，有的是纏足伶仃害女身。只落得，大地竟無乾淨土，將來拱手讓他人。做書的一心想把中原救，要向文明估太平。不但丈夫當努力，便女人責任也非輕。」作者是想用這一部彈詞，使「燒香吃素念觀音」的中國女性覺醒，來同赴「國難」的。第二部是鍾心青的二十世紀女界文明燈彈詞（明明學社版，一九一〇），作者寫此書，是「專為改良女子社會起見。憑着法鼓海螺，發人猛省，或者可挽回大局，扭轉乾坤。」所以每一個婦女問題，寫成一章，合成冊子，如提倡天足，創辦女校，反對童養媳婦制度，反對迷信等等。開場有云：「解釋國民責任。要盡自由本分，莫道是裙釵，男女由來平等。」書中所說，不外是自由平等一類的話頭。戲曲方面，也有不少婦女問題的著作，如佚名的

維多利亞寶帶緣傳奇，愛國女兒傳奇，大雄的女中華傳奇，玉橋的廣東新女兒傳奇，安如的松陵新女兒傳奇，月行窗的女豪傑班本，以及寫秋瑾殉難事件的六月霜傳奇，龍禪居士碧血碑雜劇，吳梅軒亭秋雜劇，都是在女子解放運動方面努力的著作。不過這些都不在本論題之內，這裏所想說的，只是關於婦女解放問題在小說方面的反映。

當時產生的婦女問題小說，最優秀的要推頤瑣的黃繡球，三十回。這部小說初發表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四）新小說第二卷，至二十六回中止。三十三年（一九〇六）由新小說社印成單本，續完。作者的眞姓名不詳。所以說這是當時婦女問題小說的最好作品，主要的是這部書保留了當時新女性的艱苦活動的眞實姿態，當時社會中的新舊戰爭經過，反映了一代的變革。黃繡球就是女主人公的名字，是把地球錦繡起來的意思。她本是一個舊時代的婦人，受了羅蘭夫人一班人學術的影響，覺悟起來，從事婦女改造運動，所寫就是她爲女界的光明而奮鬥的經過。

開始的第一回，是用的隱喻，寫黃繡球家房子壞了，商議怎樣改造。晚清的小說裏很流行着這

一種方法，文明小史的楔子，老殘遊記的第一回，都是如此。作者象徵的說那時的中國，是「東倒西歪，外面光華，內裏枯朽。」他反對那些族人的主張「先用木架子支他幾年。」在族人的意思：「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得了一天算一天。俗話說得好，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我們守着祖宗的遺產，過了一生，後來兒孫，自有兒孫之福。我們年紀已漸漸老了，講不得德潤身，還講什麼富潤屋呢？」完全是一派苟且偷安的思想。他的主張恰相反，有一個譬喻：「如一棵花，種在地上，花上爬了些螞蟻，這便怎樣？」辦法是有兩種，一種是「只要將螞蟻除去便是。」一種是「尋着螞蟻的窩，或者掘了他的根，或是把種的花移種在好地上去，叫螞蟻無從再爬，然後花纔能開得枝枝茂盛，年年發榮。」族人的思想是代表前者，他是同意後一種辦法，覺得要希望中國好，非徹底的改造一下不可。黃繡球的寫作，也可以說，正是要反映他的這一種主張。

故事是開始於黃繡球受了西洋文化的影響，深感到中國的男女太不平等，而女子簡直是奴隸。她認為是非從事於解放運動不可。因為「世界上的男女，本來各有天賦之權，可以各做各事。」「男人女人，都一樣的有四肢五官，一樣的是穿衣吃飯，一樣是國家百姓，」不應該有所偏枯。她決

心地做一番活動。首先就自己放了脚，把鄰近的許多婦人，也找來一一的勸說。這結果，大家都以為她是發了狂，而有關於地方的風化，使用黃繡球「行爲詭秘，妖言惑衆」爲理由，請縣裏差役把她拿去。後來還是她的丈夫黃通理到衙門裏設法，送了他們不少的錢，纔算把這案子了結。這一回的訴訟，使黃通理知道了衙門的黑暗，和不少的秘密，同時也使他認識了兩個人，一是思想比較新的書班張先生；一是他的本家黃禍，勾通衙役，想在他身上生財的人。黃禍從他的命名上，已可知道在書中扮演的是什麼脚色；張先生却是黃通理黃繡球辦學堂，代他們向官方勾通的人。

在維新運動期間，一班官僚的態度，大抵是如此的。就是姑不論其對維新運動的態度如何，對於上方開學校一類的命令，總歸是不敢違抗。此款若取之官家，其影響必及於官僚自身，所以他們最普遍採用的法術，是官方居提倡之責，教民家拿出錢來。這樣，他們既不反上峯的命令，不損失自己，且能得到提倡新學的美名。那狡黠一些的，更可以於中取利，即是民間有熱心於辦學者，官方有意作難，在種種條件上苛求，一直要到得着興辦學堂者的賄賂爲止。黃繡球被捕，竟也遇到這樣的官員，想要她拿出錢來興學，以敷衍上峯的命令，自己再於中取一些利。黃繡球夫婦對興學，是非常

願意的，但感到款子交給官方，究竟有些不可靠。恰於這時，黃繡球遇到了張先生的親戚畢去柔，一個曾經出過洋的女醫士。他們會同張先生研究的結果，認為無論採用怎樣的方法興學，官方不打抽豐是辦不到的事。最後纔想出一種最適當的方法，就是用家塾的名義，具學堂的內容，既可收興學的實效，也可避掉常局的干涉。黃繡球夫婦在家改造房舍，畢去柔到上海採辦儀器。

在這過程之中，黃繡球感到要做的事還很多。她第一步就去感化兩個尼姑。她作為很信神的去先結識他們，然後再用種種的方法去感化。果然她們相信了黃繡球，把廟宇捐做學堂的校址，兩個人一齊住到黃家。黃繡球又編了些勸放足一類的俚調，教她們打着糖鑼，沿街去唱，以感化婦女。由這一路綫，又結識了不少的婦女，勸到了不少的錢，甚至有些年紀大的老太太們，也都信服了，捐出錢來給他們辦理學校。經過相當的期間，學校的房舍已修理好了，畢去柔也把儀器等等辦了回來。到了秋天，就開起學來。這時，原先的官已經去了，新來的一人，是相當新的，和黃繡球等時有來往。因此學校在進行上，得着了許多便利。往後，由官民雙方的合作，竟一天一天的發達起來。

黃繡球夫婦見本地的成效已經昭著，想起鄰縣依舊是那樣的黑暗，便又動了闢草開荒的念

頭，把本處的事業交給其餘的人，自己又到了鄰縣。那裏事業的開展，是更加堅苦。幸而不久，在他本縣服務的官調任那裏，竟使他們能以順適的，把教育事業發展起來。可是，新的地方雖然漸漸的好，舊的地方却遭到意外了。原來繼任的是一個旗人，是祇會要錢，別的事都不問的。這官員恰值是黃禍的老友。黃禍雖因黃繡球案，從黃通理那邊弄得點錢，但不久就化光了。後任既來，自是他的好機會，便聯合起來，把剛萌芽的新教育事業，用種種地理由，一毀而光之。黃通理等得知消息，急忙的趕了回來，與他理論，不但沒有結果，反遭了收押。於是引起地方新人物的公憤，大家擁進縣衙，大鬧了一場。幸而在事情鬧大了以後，派來的省委，尚能明白大義，在又一次的官民衝突以後，就教新任和他一起上了省。而黃繡球等知道不會就這樣完事，便大家聯合起來，組織起正式的武裝，把一縣獨立起來。

從這最後一回裏，很可以使我們懂得，作者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他嘲笑了滿洲的官吏，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豬大腸。他寫了羣衆的力量，一種當時新興的勢力，怎樣的和暴政戰鬥，爭取自由。最後竟主張自己武裝，以脫離腐敗的統治而獨立。不過他的方法是很溫情的，他主張一步一步的慢慢

地感化。改造，他認為要從家做起，由家而及於一地方，一省城，最後是一國家。所以，當羣衆大鬧豬大腸的時候，他絕對主張「用和平的方法」解決。他也很穩健，主張有「勇猛進取」的精神是不夠，要有「審慎周詳」做配合。在事業的發展上，是主張官方勢力有可以爲力之處，還是可以利用。對於新舊的理解，他的態度亦是很明白：「其實有舊學的，方能窺見新學；真維新的，無不從舊學中考察折衷而來。」作者的思想見解，會合各點，是可以看清楚。而黃繡球黃通理顯然是一個人的兩面，一個是「思想」，一個是「行動」，前者代表了「勇猛進取」，後者代表了「審慎周詳」。這是作者理想的「維新的完人」。他主張維新，但他相信這個新是從舊演變而來，人世間沒有完全脫離了舊的新，含有「批判的攝取」的意思。在運動的進行上，他的主張是應用着一種「逐漸改變」的精神，不要太激急，反引起極大的反動。他主張對不識之無的人，用小唱一類的方法，去引導他們向新的方面走。是維新運動中最穩健最和平的一派。黃繡球三十萬言，就是這種思想的實踐。連繫着運動的開展，黃繡球是寫了舊的反動的力量，從官僚一直到耆紳，這是當時每部講維新故事的小說中所全有的。他也附帶的寫了一些維新美名下演出的一些流弊，如畢去柔所說的

上海女學生的現形，如「那誤認天賦之權的，剽竊外國哲學的皮毛，借着愛國保種爲口頭禪，把酒色財氣，看爲英雄豪傑的分內的事，甚而借着妓女優伶，講求運動。」在官僚方面，也有不少小插話，如「蘇州辦武備學堂的時候，堂中的提調大人，託人到上海買一個中號地球儀，實價不過四五十番。買的人先開了二十三元虛賬，送到蘇州。那提調報銷冊子上，却又加上些，死命的一開，開了四百兩的賬。」如雲南改寺院開學堂，一定要尼姑出嫁，致釀成一些命案。如安慶地方官把「地理」一門當作中國的風水學，洋人聽了不則聲，他反而得意洋洋，說外國人被他們問住了。這些大概都是真實的事情。對於婦女問題的意見，在書裏是特別的多。這裏徵引一節：

自從世界上認定了女不如男，凡做女人的，也自己甘心情願事事退讓了男人。講到中饋，覺得女人應該煮飯給男人吃。講到操作，覺得女人應該做男人的奴隸。一言一動，都覺得女人應該受男人的拘束。最可笑的，說兒子要歸老子管教，女兒纔歸娘的事呢。無非看得男人，個個貴重，女人只要學習梳頭裹腳，拈鍼動綫，預備着給男人開心，充男人使役。大大小小的人家，都只說要個女人，照管家事。有幾個或是獨當一面的，專管家政，或是店家做個女老板，說起來就以爲

希罕。不是誇贊能幹，便是稱說利害，總覺得女人能夠做點事的，是出乎意外。這種意見，也不知從幾千幾百年前頭，傳了下來，弄成了一個天生成的光景。一個人家男人強的，甚而至於打女人，罵女人，無所不有。男人和平的，也似他吃得的，我吃不得，他用得的，我用不得。這就瞞着做事，錢要私底下藏幾個起來，衣裳要私底下做幾件起來。男人馬馬糊糊的還好，若是頂真的，耳目來得緊，淘氣淘得多，這就又要聯羣結黨，彼此勾串，大人家或是在娘家姊妹裏，丫頭老媽子裏，尋個腹心，或者借三姑六婆做個名目。小人家更是張家婆婆，李家嫂嫂，終日鬼混。什麼事情，都從這上面起頭。再講那有妯娌姑嫂的，各人瞞各人的丈夫，各人爭各人的手勢，說得來就大家代瞞，說不來又大家作弄，稀奇古怪，真可也一言難盡。追考原由，只因爲明明暗暗，多有個男人在制女人的勢子，女人死不要好，不會爭出個做女人的權來，只會低首服從，甘心做那私底下的事。倘然肯大家爭立一個權，也是成羣結黨的做去，豈不好呢！

語句雖然不多，但中國舊時代的婦女生活的情形，男女的關係，以及往後唯一的出路，真是說得透闢極了。女子也應該爭自由，這是作者寫黃繡球的主旨，所以然的原因，那麼是在此地了。至於

再嫁問題，也一樣的論到，認為男子能再娶，女子不能再嫁，是極不合理的。把尼姑感化了，使她們也成爲維新的人物，這當然也是變無用爲有用的意思。總之，當時所謂婦女問題中的幾個中心點，在這部書裏，是已全部的接觸，當然作者特別的強調了「放足」與「讀書」。

由於以上的原因，所以說，黃繡球這部小說，是那個時期婦女問題小說中的代表作。六月霜寫秋瑾，雖是一個更新的姿態的女性，但不能如此書能使我們全般的看到一班女英雄，是經過怎樣的艱苦，在逐步建設新的路。這部書是如文明小史般的反映了全部的動態，雖然不能和小史那樣的規模宏大，寫到了全國的領域，只能代表婦女的一面。

和黃繡球一樣描寫婦女解放各方面問題的，還有一部叫做閨中劍，亞東破佛著，自印本。書分五章，章五節，第一章說「教育爲振興主義」，（溯源，遭侮，勸學，課女，改題。）第二章說「算學係各科學之起點」，（算學，獎勵，爭勝，觸機，論算。）第三章爲「德性爲自強之精神」，（風潮，立志，改裝，定禮，放足。）第四章爲「尚武之基礎在閨闈」（論劍，尚武，立社，題畫，客散。）第五章爲「論天與人

之關係」(會親,看書,談天,說性,附學)。第六章爲「天然戀愛之醇正」(傳習,論情,結婚,胎教,分李)。

故事很簡單,借家庭和學校的日常生活,隨機的發抒著者對各項問題的意見。這意見,在目次上已說明了,在闡明教育的重要性,指出三育應該並重,無分男女,說明人與自然的關係,對婚姻問題的理解。全部是側重婦女立論,所以後來有許多女子,聯合起來組織學會,聘請講師,從事學問。大概作者的主要思想,是主張維新,但反對完全把舊的拋棄。主張講究實際,但反對一切的表面形式主義。主張德智體並重,對於尙武精神尤其是三致意。

其間成爲問題的,是論性論天兩點,仍舊是表現着一種封建的腐儒思想。作者是認爲有「天」的,而這個「天」,就是封建思想中的神明的主宰。因此,他相信科學,也相信有「天地鬼神」,是一種非常矛盾的存在。他覺得如果不講天道,那麼人類就要變成「無法無天」了。他相信有「天」,也相信有「命」,人之爲男爲女,聰敏愚笨,一切都由「天命」而來,不容不信。他論「性」,也是從這基點出發。閨中劍一書的寫作,主要的就是要傳播這一種思想主張。但作者的力量,不夠把這些

哲理，形像的描寫出來，因是便成爲一種很率直的說教書，而不能說是小說。

寫女子參政問題的，有一部女子權，十二回，思綺齋著，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作新社版。作者歷史不詳，所著尙有中國新女豪一種，集成版，碧海珠一種，京師書業公司版，同年印行，前者未見。女子權托爲理想之作，寫參政活動之路。在作者的意思，梁啟超的喊「男女平權」是沒有用的，「一則呢，學術不講，沒有自治的精神；二則呢，工藝不興，沒有自養的能力。不能自治，不能自養，就不得不在在都仰仗男子。」這樣能有什麼平等可講呢？因之，他把參政問題，托之於理想而寫述，把它的實現期放到四十年後。用一個叫做袁貞娘的做女主人公。男主人公是一個海軍軍官鄧述禹，不過男主人公在這書裏，祇是一個點綴的人物，重心祇是寫女英雄貞娘。

貞娘，湖北人，在學校裏的成績極佳，被選送北京大學校裏讀書，爲他的父親渭賢（仲漁）所拒，憤而投江。所以然被拒的原因，是貞娘在學校開運動會時，曾見男主人公鄧述禹，見其英武，已心許之。後來在黃鶴樓又一番重遇，鄧有意的遺下名片與詩，贈與貞娘。貞娘攜回，爲其父所見，誤爲貞

娘行止不端，故加拒絕。投江後，爲中國兵輪所救，此時鄧述禹正在輪上實習，因而再遇，然仍未言及愛也。船到天津，船長以貞娘托之其妹黃之懿，並電告其父。黃爲津報館主之夫人，欲一試貞娘學問，托她撰述女權論文，一時鬨動遐爾，羣以中國女斯賓塞稱之。旋貞娘父匯款亦到，囑其不必返家，可逕往京讀書。在校與諸同學甚相得，旋共同集資組織國民報，由貞娘主之。此報既刊，風行全國，日出數十萬分。而這時他的父親，也應了京電之召，在作次長，母親亦同來，鄧述禹已調廈門服務，有信往來。因伊黎婦女暴動，旋國民報主筆被拘禁三月，貞娘以父關係得免，憤慨異常。覺得女權運動的發展，單靠報紙是不夠的，還得到各處活動。因趁萬國女工會在美開會之便，至各處活動華僑，請他們分頭呈請開放女子政權，以反對朝庭腐朽，因在國內時，多方呈請，均不得通過此案也。貞娘在美，又遇鄧述禹，彼又調此矣。惟僅一晤，兩人卽又分手。貞娘歸國後，被選任宮廷女謠譯官，太后思想很受她的影響。又以在美活動的結果，有一富孀隨同回國，廣辦女工傳習所，全國女子在生活獨立上漸有保障。此時各方函電紛馳，要求開放女子政權。朝庭知無可拒，遂下許可詔，而貞娘亦奉后命與鄧述禹成婚，全國女子爲之建立女銅像。

在這裏而是反映了當時維新人物的不澈底的思想。第一，是對兩性關係問題，女主人公在明詔下來以前，是連公然和男主人公晤面的勇氣都沒有。而在社章上加上不受男子管束的話頭，女主人公都很害怕的拍電去要求更正。第二，是獲得政權開放的方法，重心是落在華僑與皇后方面的活動，這顯然不是一個正軌。至於英雄思想的強烈，那是和黃繡球一樣的。男女主人公的關係，佈置得極其偶然，許多地方與事理不合，便是女主人公的性格，也描寫得很失敗，性格矛盾處太多，特殊是女主人公的女權活動動機的敘述，竟不是爲着全國的被壓迫女子設想，而是爲着要完成她個人的自由婚姻問題，這是尤其損害了女主人公的存在。這與黃繡球相較，相差得是很遠。

寫局部問題的，以放足運動爲最多，有長篇中國之女銅像，有天足引（程宗啓作，鴻文版），又有短篇小足捐（陶報辭作，月月小說）等。在其他長短篇裏，涉及到這一問題的，那是更多。女銅像三卷二十回，南武靜觀自得齋主人著，改良小說社版。女主人公名胡仿蘭，沐陽人，已經出嫁，且養了兩個小孩。她有個弟弟象九，在外國留學。因受新書報和他弟弟的影響，自己有了覺悟，從事女子解

放運動，以放足爲第一步的實踐。她認爲祇有放足，纔是解決女子問題最基本的要着，雖然對女子讀書，她也覺得萬分的必要。這裏引一節她的話：

如今改良女界，先有兩層入手的辦法，一層是改去自己的習慣，一層是仿學西國的良法。我國的女子，大半脚小伶仃，怎麼去幹得事業。第一層辦法便是要把纏脚的習慣除去。未纏的孩子們，永不去替他再纏；已纏的，也用藥水洗刷，慢慢的放大，使他復原起來。能夠使中國的女子是完完全全的天足了，不但可以做事生利，並且身子也可強健。女子強健了，以後生男育女，承秉母氣，身子自然強了。所以這放腳，是第一層功夫。然而還有一樁難處，中國的女界，憑你大家閨秀，通文識字雖多，要明白世理的，都是絕無僅有。一旦脚也放了，良也改了，行動都便當了，那時節祇怕他把西國之良法，丟去九霄雲外，卻聽了些男女平權，自由結婚的邪說。管他是不是西國的風俗，只要聽在耳內，便不問情由的效學起來，那時豈不要愈改愈不良麼？能補救這個弊病的，惟有用第二層功夫了。西國的風俗，不論男女，一到了學齡，便要入學讀書，等到了普通的中學程度，方復看他的材器，再去練習專門學。所以西國女子，不論律師，主筆，編輯，教員，以及

一切工藝，手工，都與男子並做的。我國女界改良的難處，便少這學問一層，恐怕逐漸野蠻自由起來，必至不可收拾纔罷。惟有天足會中附設的女子學堂，他們講的是一面放腳，一面進學堂讀書。腳也放大了，學問也好了，有了學問的根柢，出去謀生涉世，自然不會走入邪途了。（第十
三回）

雖然她自己有這樣的勇氣，她的公公婆婆卻是極守舊的，丈夫是糊塗蟲，一個零餘的人物。但她並不怕，拒絕他們的反對，辱罵，不替自己的女兒裹腳，並且連自己也放大了。她又去勸導鄰近的婦女，很多的承受了她的感化。她又抽出時間來教她們讀書。因此她的公婆恨之刺骨。後來她又回到娘家去，和妹妹等合在一起，公開演說。這在她的公婆看來，簡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便把她鎖到一個暗室裏面，要她悔過。她毫無所悔。幾天以後，他們竟施用毒計，逼她吃鴉片自殺。有一個叫做徐媽的女僕，也是被感化的一個，偷偷的跑去告訴她妹妹。接着報喪的便來了，她們因要待象九歸來，暫時便未發作，只拍下幾張足以證明中毒處的照片。關於這一家人的生活思想，書裏敘述得很充分，這裏節引一小節：

原來前晚沛恩勸開了父母相罵，說穿了女士放足，二老聽見了，都互相埋冤了一翻。一個說：「都是你鴉片吃昏了，也不知留心檢檢，去配了這個怪媳婦進來。」一個說：「這個怪堂客，初來的時候，原還是好好的，都是你終日碰和，從不肯把他管束管束，纔放得他作怪起來。前天他來對你說了，你還只顧着利市，仍任他胡行亂做。如今到反來怪我，你自己想想，究屬是誰的不是？」程氏明知理屈，說他老老不過，纔換着一句說道：「大的孫女，已就誤到今日，還沒有纏脚。如今這個怪婦，好好的小脚，尙且去放大了。以後孫媳孫女，決不會再變小脚的了。只可惜着我們一二百年的小腳家風，被這個怪婦斷送得盡盡絕絕！他既斷絕我們的小腳種子，我也只得給他些利害看看的了我的兒，這個怪婦，你心中究竟要不要了？」沛恩道：「要便怎樣，不要又怎樣呢？我看見了他的影子，我的頭就要同栲栳般大了起來，還要他做什麼呢？」程氏道：「你既真心不要，我們也不犯着放他在眼前討氣，爽爽利利，把他害了，且討一個好的！」（第十二回）

象九回來以後，果然前去控告。那知有一個師爺受了賄，竟勸縣官擱置不理。象九祇得上控，由上方派員審理。結果案情是弄清楚了，但同謀者並沒有得到抵償的罪，祇罰出了家私的一半，六萬

元，來替仿蘭辦理她的理想事業，放足會與開學堂。故事就這樣的結束。這完全是當時的一件實事，是一部相當好的小說，是較之其他的書更強的反映了當時舊人的反動。要說缺點，有兩方面是可指摘的。第一，是描寫的誇張，在很多的地方，因為過於誇張的描寫，喪失了藝術的真實性。第二，是突然的寫出胡仿蘭的就死，是由於她自己的幻滅，這幻滅的起因，是她發現了自己所崇拜的秋瑾，竟是一個與丈夫離婚的人，認為行為不當。這當然可說是表現着過渡時期女性性格的矛盾，但是就全局觀之，沒有必要，且加的極其生硬。雖有所成就，且是真實的事情，仍是一部及不上黃繡球的書。

描寫當時女子的不幸與苦痛生活的，尙有王妙如女士紅閨淚（一九〇四），及呂俠人的慘女界（一九〇八）二種，後者未見。據解弢小說話，此書並不佳，詆為神經之作，僅「首一回亦頗不惡」，「以下則憑空結撰，自舒抱負，遂令人無從索解。」而產生得特多的，是指摘當時所謂新女子的作品，對撫捨一二新名詞，即胡作胡為的女子，加以諷刺，間有一二宣揚之作。所見到的，有呂俠中國女偵探（商務版，一九〇七），內含血帕，白玉環，枯井石三個故事，紅葉十年游學紀二卷二十四

回，如如女史女舉人傳十六回（上海同人社，一九〇三），陸士諤女子驅術奇談八回，八寶王郎女界爛汚史十四回（自強軒版，一九一〇），烟波釣徒女滑頭（改良小說社版，一九〇九），家政改良會女界寶（改良小說社），振落遊戲結婚（改良版），女界鐘（改良小說社版），而最大的巨製，要推署南浦蕙珠女士的最近女界現形記十一集四十五回（新新小說社版，一九〇九——一〇），二十多萬字的書。在這幾部書裏，祇有十年游學記的態度比較嚴肅一點，所以書的開場詞道：「莽莽神州局已殘，一燈如漆夜漫漫。女權枉自爭平等，婦德偏教汚極端。縱使石頭猶可化，其如沙散不堪搏。微詞敢說能驚俗，好作齊東野語看。」其他各種，即如蕙珠的二十餘萬言，所寫亦不外「札拚頭」一類「話柄」而已。

第十章 反迷信運動

反迷信運動，也是晚清維新運動的一個主要的潮流。這運動的發展，當然是科學輸入的結果，同時，也是由於迷信不打破，命定主義的思想不會從中國人的頭腦中走失的原故。在提倡科學運動和要求中國變成一個文明進步的國家上，反迷信運動是在在都有必要。文學的領域內，最向這一方面努力的，要推李伯元。他主編的繡像小說，刊載這一類的作品最多。他自己寫了醒世緣彈詞，吳趸人寫了瞎騙奇聞，嘿生寫了玉佛緣，壯者作了掃迷帚，掃迷帚尤其優秀，可以作為當時反迷信文學的代表作。

掃迷帚二十四回，初刊於繡像小說四十三至五十二期（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始由商務印成單本發行。這是一部啓蒙的小說，主旨在反對一切的迷信。以蘇州為主，旁及

各省的迷信風俗，從主體上說，這是可以稱作「蘇州迷信風俗志」。沒有小說的結構，祇是用兩弟兄的辯論，來說明迷信之害，從他們所見所聞的許多片段的迷信事實，逐一的加以說明，反對。

書前的開場，作者首先指出迷信是「阻礙中國進化的大害」，歷代皇室所以提倡之不遺餘力，實際是借此「檢束民志」。他認為「欲救中國，必自改革習俗入手，欲改革習俗，」破除迷信是主要的一端：

看官！須知阻礙中國進化的大害，莫若迷信。你們試想，黃種智慧不下白種，何以到了今日，相形見絀，其間必定有個原故。乃因數千年人心風俗習慣而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大凡草昧初開之世，必藉神權。無論中西，皆不能越此階級。中國唐虞以來，敬天祭鬼，祀神尊祖，不過借崇德報功之意，檢束民智。自西漢諸儒，創五行之論，以爲禍福自召，而災祥之說大熾。於是輾轉附會，捏造妄言。後世變本加厲，謂天地鬼神，實操予奪生死之權，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由是棄明求幽，舍人媚鬼，淫祀風靡，妖詞麻起。自宮廷以至外臣，自士夫以至民庶，一倡百和，舉國若狂，日醉心於祈禳禱祝，遺傳之惡根性，牢不可破。雖今日地球大通，科學發達，而億萬黃人，依然靈魂薄弱，

羅網重重，造魔自迷，作繭自縛。雖學士大夫，往往與愚夫愚婦同一見識。最可笑者，極狡黠之人而信命，極奸惡之人而佞佛，不信鬼神之人而討論風水，極講鑽營之人而又信前定，恫怛迷離，不可究詰。中國之民智閉塞，人心腐敗，一事不能做，寸步不能行。荆天棘地，生氣索然，幾不能存立於天演物競之新世界。視西人之腳踏實地，憑實驗不憑虛境，舉一切鬼神狐妖之見，摧陷廓清，天可測，海可航，山可鑿，道可通，萬物可極，百事可爲，卒能強種保國者，殆判霄壤。故欲救中國，必自改革習俗入手。

改革習俗，當然是首先反迷信。當時運動的中心，所以然也落在迷信方面，從這楔子看去，是很易於看出的，這不啻是當時反迷信運動的一回總說明，掃迷帚就在這動機上寫成。書裏面的主人公，是一位「生平專講實踐，最恨鬼神仙怪星相卜筮諸說」的，認爲這是「陷害人羣進化的姦賊」。借他的行動，寫出各種各樣的迷信，以批判的科學的態度，逐一的加以說明，指出弊害，雖然也遭受了不少的反對，他仍舊是一往直前。他似乎是一把掃迷的帚，要把迷信的習俗掃去。

書中歷舉的迷信風俗，種類非常的繁複，從反天命說開場，一直到巫覡社賽。一般都是吾人所

熟習的，但也有許多爲吾人所不知的。不過，這部小說最好的部分，不是各地迷信事件的報告，而是蘇州迷信風俗的敘述。

如寫「孟蘭會」：「每逢七月下浣，做孟蘭盆會，日則紮就燈彩鬼像，沿街跳舞。夜則延請僧道，拜懺唸經，搭台施食。」出會的時候，「前導有金鼓，有燈牌，有十景旗傘，有茶擔，玉器擔，香亭，鑼鼓，十番棚等項。次則扮出各種鬼像，如大頭鬼，小頭鬼，摸壁鬼，無常鬼，兩面鬼，獨脚鬼，長子鬼，矮子鬼，胖子鬼，瘦子鬼，脹死鬼，餓死鬼，以及刻薄鬼，驕傲鬼，色鬼，酒鬼，脅肩諂笑鬼，招徠撞騙鬼，末後有焦面大王鬼，擺來跋去，全是官樣，是鬼是官，令人莫辨。又有小孩數十，身穿號衣，手持各樣軍器，裝作鬼兵。另有一童，翎頂翹然，騎馬按轡，裝作鬼將，押解鬼餉，冥綴紙扇，高積如山。更有一巨鬼，匍匍求乞，演出借鬼的模樣。以上諸鬼，卻都興高采烈，鬼混鬼鬧，鬼笑鬼跳。一路人看鬼，鬼看人。」（第四回）

又如寫「社戲」：「各鄉由會首計田派捐。有兼演秋劇者。惟春時搭臺，而秋日則用舟。屆時無不女罷織機，男拋耒耜，廢時失業，相習成風。其本村人家，則曰「當方」，更必邀親覓友，沽酒烹肥，謂之「留吃戲飯。」至各鎮戲劇，較鄉村更多，有誕日戲，有開印戲，有罰款了愿戲，有謝火神及店家齊

行戲，又有各種特別之戲。其款或抽米捐，或由公集，或一家獨任，或數人糾合，一歲所費，爲數更大。

（第十九回）

再如寫「賽會」：「各鄉村每歲正月初旬，例有猛將出巡之舉。會中除尋常執事外，有拜香，提爐，扮犯，喝道，串龍諸惡態，神轎之後，殿以鄉村女姑數十人，執香相從，俗稱會尾巴。」而春秋佳日，則又有水會之舉，名曰搖快船，或用赤膊船，或巧擬戲名，略加點綴，擊鈸鳴鑼，手舞足蹈，其資各家分認，亦屬可觀。若各鎮神會，形式較鄉村整齊，有點卯，發牌，放告諸禮，有鑾架，官屬，衝風，灣號等舉。除每歲例行之路頭中元等會外，如黎里之中秋，震澤之七月十五，同里之八月初七初八，莘塔之三月十五，蘆墟之八月初十，十一，十二，爲各該鎮特別最熱鬧之時。類皆燈綵輝煌，親朋宴集。又有雇畫舫，設酒席，士約知心，女偕閨友，相與盪槳中流，彼此相覷，全無顧忌，名曰游市河。若年逢大熟，市面興盛，則又有於正月之終，扮演馬燈。每晚百般裝點，鬪勝爭奇，紮就臺閣多架，選美秀幼童，扮成蕩湖船買胭脂等戲劇，高坐臺上，昇之而出。五光十色，熱鬧異常。（十九回）

蘇州「社賽」之盛，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明王伯穀有一本吳社編，敘述的就是這一回事。但

那是說明代。掃迷帚卻是寫清朝，頗足作爲王作的補充。書裏此類的風俗的紀述，是全書最好的部分，文字也很清麗。

掃迷帚寫作的方法極好，用表弟作反對派，逐步的發展反迷信理論，在開始敘述各地的迷信之前，首先駁斥中國古書上的迷信說教，最有見解的，是指出「古今來亂民奸賊，又大率借此惑衆，號召一切，」並具體的引證歷史上的例。以後纔接觸到種種迷信的事實，駁斥溺鬼害人，駁斥祈禳之事。反對出會，反對算命，反對定命論的俗語，述僧民串誘良家女子的事實，卜與堪輿的罪惡。關神能醫病的謬說，關造塔實是浪擲金錢，記祟的來源，仙的欺騙，白骨塚並不能福人。還說到僧民無恥的對臍大會，和尚的進關，仙怪附身斂錢的惡劇。他反對經唱，宣卷，巫覡，演戲酬神。更指出瘟疫與疫神無關，狐仙更無仙之可言。最後暴露了張天師，關了猛將神，指摘了沖喜的無知。掃迷帚是以樸實清麗的筆姿，縝密的理論，不可變易的事實，掃蕩着一切的迷信風俗，可說是晚清的一部最優秀最有着影響的啓蒙運動的書。

玉佛緣八回，嘿生著，載繡像小說第五十三期至五十八期上，和掃迷帚相彷彿，涉及看相，算命，測字，風水，很多的方面，而以尼僧作爲了主體，極說迷信之害，且作了進一步的暴露。

主幹的故事，是說杭州的一個住持，打聽得一個大官員好佛，想敲他一批大的竹槓，建造一所廟宇，以逞其私慾。於是買通內線，故弄玄虛，使大官員相信自己前身是佛，注定他今生要迎佛建廟，由僧某來募化。結果，和尚的計劃成功，由這大員派了一隻專輪去漢口迎佛，實際上，這石佛是很多年前和尚買的玩的，因路上攜帶不便，放在那裏，這時卻作了正用。

廟建好了，佛迎來了，大官員化的錢已是很多，和尚也達到其所願，任意揮霍。並在廟內設下密室，遇到中意的燒香女客，就設計留下姦污，爲害社會，真是不淺。奸謀後來被兩個住在廟裏的學生發現了，並得到證據，傳到京裏，御史們對某大員提出了彈劾。後來是，和尚仗着他的錢，跑去活動了一番，便沒有事了。而某大官也安然如故，和尚大概是繼續作惡下去。

故事的結局，是大員一生努力所得，全耗費在迷信方面。經過御史的彈劾，大加覺悟，家中人仍不免時時暗中去散佈緣法。到他病了，家裏人竟不得他的同意，把和尚們弄來超渡，把他活活氣死。

此外，當然還牽涉到其他迷信方面。作者對這種迷信的風習，非常痛恨，所以在第五回書裏，他寫道：「現在財政困難，辦學堂沒經費，造兵船沒經費，練水陸軍沒經費，開製造廠沒經費，開鐵路沒經費，倒是造佛寺有經費，齋和尚有經費，諷經禮懺有經費。」

其滿腹憤慨，可以想見。同章裏，作者還寫到上海的出會，情形和掃迷帚記蘇州相彷彿，只是加上印度阿三的先導隊而已。在寫作技術上，以四五兩章爲最好，是在主線的貫串之下，寫出了迷信在民間影響之大。上海的一次出會，四馬路茶樓上小熱昏的一夕話，蘇州的迎佛，是廣泛的寫出了社會。大官員退老以後，寫得是漸漸的衰弱，沒有前六章寫得好。

吳研人在反迷信運動方面，寫了瞎騙奇聞八回，載繡像小說四十一至四十六期。也是一部反命定主義的小說。初發表時署名繭叟。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由商務印行單本。書裏敘「一個土財主，極相信算命的話，弄得一敗如灰；又一個窮人極相信算命的話，弄得身敗名裂。」藉此使大家覺悟，了解「這些瞎子，本說的是瞎話，萬萬靠不住的。」

說山東歷城有一個土財主，名叫趙澤長，生平有一遺憾，即是年屆五十，膝下猶虛，燒香求佛，一無效果。後來找到一個周瞎子，偏說他命裏有子，但要到晚年，早養亦是不育。那知過了五十歲依舊是毫無消息，便想納妾。他的夫人沒有辦法，便想出作假肚騙丈夫的方法，臨期向鄉里人抱來一個主人不知，誤以為瞎子靈驗。以後無論什麼事，都要取決這瞎子，瞎子變成了他家的上賓。

有一個寒士洪士仁，也相信瞎子。這周瞎子替他算命，說他的前途要大富大貴。他很奇怪，「我一貧如洗，富貴何來？」不大相信。果然候了許久，毫無發跡希望，便來質問周瞎子。時值趙家產因生產，來替他上扁，瞎子便拖他一道吃飯。土財主又竭力恭維瞎子，說他靈驗。洪士仁於是又轉一念，我之不發跡，也許是時和運都還未到來。連他的表哥找他飄洋到上海自己店裏做管賬，他都相信瞎子的話拒絕掉，因為瞎子說他命裏沒有這注財。

趙家的孩子漸漸長大了，周瞎子替他算命，說是「煞印兼全，將來一定是功名顯達。十六歲便可進學。二十歲以裏，就能中進士，中翰林。一派好運，官居極品，祿享萬鍾。」當然也有許多關煞，是要送錢給瞎子解除。周先生藉此大大的敲了一回竹槓，甚至趙家的人，連生了病都不去就醫，祇要周

瞎子解除。在做生意方面，自然也是聽他的指示。

洪士仁在那裏候富，結果是愈候愈窮，等得沒有辦法，祇好賣房子，賣房子又給人圖賴了四百串錢，想去打官司，跑來問瞎子可否？那知瞎子竟向他恭喜，勸他不必再要，因為他是命中注定不窮到寸草不留，是不會翻身大發的。並舉韓信爲例，來說服他。洪士仁果然聽他的話，把這四百串的現錢放棄掉，恭候財源的自來。

以下便敘述這個孩子的逐漸長大，嬌養，不讀書，靡費嫖賭，無所不爲。趙氏夫婦以相信瞎子的話，認爲將來既會大發達，此區區事又何必管，以至竟鬧到不可收拾。周氏因一個本家把兒子惹哭了起來，竟和人家大鬧，弄得本家都不高興，要告她以他人子抱來亂宗。這時的洪士仁卻因等待命中的富貴，弄得連吃住都沒有了。跑去向周瞎子借貸，瞎子卻答得非常妙：「不是我不借給你，怕就誤了你的發財機會。」弄得他無路可走，跑來向趙老借貸。那知拿了三吊錢，還沒有到家，妻子又因病未醫死掉了。勉強把死屍弄出以後，只得搬到卑田院去住。他這時心裏還在想：「現在真窮得一無所有了，或者發財的機會，就要到呢！」他何會想到在一天沒有辦法生活的時候去找周瞎子，他

竟不給他進去？他氣急了：

硬闖進去。他又去找了叫化子頭來，把他揪住，打了一大頓，頭也打破了，腿也打斷了，後來進了風，又腫了起來。後來竟至潰爛，寸步難行，到弄的要做也沒處要。

這就是洪士仁相信瞎子的結果。另一面，趙老看到洪士仁的結果和他孩子的無所不爲，也有了覺悟，但是遲了，再加趙氏一味的袒護，弄得他毫無辦法。往後又因知道了孩子並不是自己養的，這一氣更加厲害，不久便過了世。而趙家的孩子，因接二連三的不斷闖禍，也把家產慢慢的耗盡了。到這時，那趙氏纔有了覺悟，相信瞎子的話不可靠，害了他一家。但說這話時，自己已是奄奄一息了。故事的結果，是趙家的孩子淪落到卑田院中，過那乞兒的生活。洪士仁快要死的時候，憤慨極了，拿了一把利刃，跑去將周瞎子殺死，然後到縣裏去自首。最後吳趸人根據這洪趙兩姓的遭遇，警告世人，不必相信這些迷信。

在吳趸人的小說中，瞎騙奇聞不能算是好的著作，在藝術上的成就，祇是平平而已，但在寫瞎子的欺騙上，是相當不差的。關於星相，他知道得不少，所以書內瞎子的一些說話都是「行話」。

之類。大概吳趼人此作，有如李伯元的活地獄，在藝術上沒有特卓的成就，在意義與影響上說，卻是不能忽略的一部書。

繡像小說裏還發表了李伯元的醒世緣彈詞，因要說明他對於這一運動的注意，在這裏特附帶的說及。那故事是說，在山東省聊城縣有一個縉紳世家，父親已故，祇有弟兄兩人，哥哥叫做耿秉仁，弟弟叫耿秉義，秉義是庶出，年尚幼。秉仁的庶母非常迷信，秉仁卻大加反對。諸姑佛婆，因秉義掌管錢財，無法騙取，便唆使他的庶母，用秉義的名義要和他析產。秉仁起始不肯，後因庶母鬧得太凶，無可奈何，便也答應了。秉仁是主張自立的。除掉挑了一處住的房子，一點田地而外，什麼都留給了秉義。他的庶母遂得到了很大的勝利。

耿家既析產，師姑佛婆，乃大得其利。秉義因無長兄管束，也任意胡爲。先是吃上了鴉片，後來是賭，以後是嫖。家人要騙取他的錢財，串通賣淫婦，於每日午夜前來，自稱仙女，完全是利用他家後花園住有仙姑的傳說。他看見佞佛人家的女兒姓倪的，又串通佛婆，在佛堂裏姦宿，後來娶作外室。到

經濟來不及的時候，就竊取地契田契，在外抵押。後來他結婚了，妻子管束得厲害，把他纏在家裏整日吃煙，置倪家少女於不顧，以至她終於失望自殺。故倪母亡故時，痛心疾首的留下八字遺言：「奉勸世人，勿信佛婆。」而到這時，秉義的財產，一由於自己的揮霍，再由師姑佛婆僧道的騙取，三由於衆人串通匪盜，利用齋醮的時間搶劫，和倪女死後鄰人公憤所耗去的罰金，所餘也就不多了。偏偏在這時，各處的時疫又起，迷信的救治法，是普遍於城市鄉村，他全家又陷於病痛之中。

醒世緣發表到這裏，就因繡像小說的停刊而中斷。從這裏可以看到，作者寫作此書的主旨，在破除迷信，反對纏足，打破青年倚賴遺產的觀念，說明吸食鴉片嫖賭之害，是一部「俗耳針砭」的書。在一般的社會改革上，當時的作家對這幾方面都是注意的，不過，反映在文學上的，沒有像反迷信這樣的強調罷了。）

繡像小說以外，有靜觀子的還魂草六回（改良小說社，一九〇九），演蘇州沈蘇兩家事，是反「風水」之作。篇首有著者本意一文，凡三千餘言，歷舉各省事實，暢論風水之害。用一個相信風水

的隱士畏塵作線索，以連接兩家的關係。

畏塵住在一個山上的廟裏，每天看蘇州人的風水，總沒有好的。某一個早晨，竟然有兩家風水極好的房子被他看到了。他於是去找尋。那知這兩家都不是富戶，一家是打石子的，一家是打魚的，都窮得很。打石子的叫做沈松夫，有一男孩名福生。捕魚的是蘇長生，有女名芸蓀。他看兩小兒都極聰慧，看來風水是在這兩人身上。便介紹了松夫與長生做了好友，又結了男女之親，三個人也便成了「莫逆之交」。

畏塵勸他們把兩個小孩都送去讀書，福生有宗祠裏的津貼，芸蓀則由畏塵資助，果然成績極好。那知風水並不可靠。不久蘇州有了疫，長生夫婦在三天內都一齊死掉，芸蓀只得寄養到住在城裏的她的姑母處。畏塵自己也死了。松夫是一病數月，什麼都弄完，不得已搬到香山去住。到是沒有看過風水的香山好，他因族人的資助，改事商業，竟而發了財，捐了官，福生也在大學畢了業，到蘇州教書。芸蓀因為姑母的幫忙，也在中學畢了業。後經雙方幾度尋訪，纔碰到頭，結了婚。

故事並不怎樣好，而且依舊滲雜了若干迷信的成分。結構很平凡。文字方面，起始寫得還不壞，

到後來卻遠不如前。中間還穿插了芸蓀姑父也講風水，在她父母死後，折了她家房子，做自己祖宗的墓地，結果是父子雙亡。那買松夫房子的，以為得了好風水，結果也是兩個兒子，雙雙的犯罪，被捉將官裏去。這裏節引百數十字，以見此書的作風：

緩緩的走下山來，看那山下溪溝里的水，平空長了數尺。回想前幾天的雨勢，也不見得恁大。大約當此春末夏初，正是桃花水發的時候，所以覺得溪水分外的漲了。一路閒想，已到山下。沿着山溪灣灣曲曲的走將過去，不到半里路途，見那所新蓋的草房，只隔着一條溪兒，離此不遠了。順便在板橋上渡過小溪，轉過灣兒，早見四面籬笆圍繞，兩進小平房，恰對簷帽峰蓋着，住步細看，不覺愈看愈愛。

這是畏塵第一次訪問松夫，算是全書中最好的描寫，性格方面，都沒有明顯的表徵。反映在書裏的作者思想，不外是一個「老新黨」故一面反對迷信，一面卻保留了不少的封建意識讚揚的成分，特殊是為舊禮教支配的兩性關係的描寫上。

又有當頭棒八回，亦破除迷信之作，遜廬著，樂羣版，光緒丙午（一九〇六）年刊。以一反對迷信之智識階級李惺齋做線索，展開許多的迷信習俗，一一的指示其虛偽欺騙。故事發生的地點，在雁宕山。作者在書前填了一闋一剪梅，說明他寫作當頭棒的動機，是要以此來擊破迷信：

日月晶瑩麗碧霄，神道遙遙，人道昭昭。許多鼠子弄虛囂，鬼是心描，魔是心招，惱恨狐鳴溷市朝。
血滿江湖，骨滿亭橋，誰將木鐸倚天敲？吮盡霜毫，染盡冰綃。

他主要的任務，是指示出所謂迷信，並不是什麼天道，只是人事的欺騙而已。書中寫李惺齋遊山，山中香火甚盛，他隨便買了些花燄燃放，被廟裏的一個書記看見，以為是一個財主，想在他身上發一筆橫財，藉故跟到酒樓，和他相識。那知他不但沒有受到欺騙，反因此得知廟裏許多的秘密，如他們扮神騙錢，在木偶身上造活動機關，與戲子勾串玩弄鄉愚等等。

因為李惺齋發現了他們的秘密惡魔似的，方丈預備處置他，恰遇人扮的王靈官在街上闖了禍，不信迷信的知縣把他押回廟裏，追訊廟主，李惺齋始幸而免。同時發現了這知縣就是他父親的門生。在嚴厲的審詢之下，找到了廟裏的秘密窟，裏面藏着許多婦人；拆穿了木偶的機關，全是用彈

簧構成。結果是，廟主被鎗殺，其餘的和尙執事，都給予了相當的懲罰，被囚禁的婦女，分別的放了回去。偶像全都拋了，在那裏興辦了一個學校，由李惺齋主持辦理。

書記馮曉吟究竟是怎樣的人，惺齋並沒有了解，因為他的苦求，把他留在校內，充當歷史教員。那知此人除「風水」外，一無所知，在講堂上，大說其封神榜，就算作是歷史。這自然是要被辭退的。於是他便設法報復，勾串戲子於雪夜裝鬼，一面恐嚇校內人士，一面發動鄉人圍觀雪上足印，以證神之非虛，後來甚至扮起火神，把學校放火燒掉。李惺齋氣極了，設法探聽得究竟，把戲子捉來，訊明後遊街市衆。

馮曉吟的反動，並不就此中止，他又聯合了一班迷信的秀才，從迷信的上憲方面設法。果然得到了信任，幾於重行毀校建廟。卒賴惺齋的努力，證實他們過去的不法行爲及一切的罪惡，學校纔得安然的開辦下去。

中間還以馮曉吟爲主，寫了一回弟兄爭風水，相互偷葬父親，不斷掉換棺材的事。這一個以爲父親的棺材是被自己偷換來葬了，實際上另一個早搶了先。而第三個發現了所得的是無屍的空

棺，竟和第二個涉訟起來。後來弄得「三敗俱喪」，家產蕩盡。這都是馮曉吟播弄的結果。茲節錄有關迷信的一節，以見作風：

屠黃民（知縣）早領着幾十名槍隊，把個周公庵圍住，向內一搜，從一張木櫃裏搜出一個天官的粉面臉皂來，立刻把那道人拖到階前，打了幾十軍棍。租芒婆見勢頭不好，便向地上一跌，裝起他的老腔調，跳舞起來，嘴裏變着口音道：「我乃土德星君是也。奉了玉皇聖旨，查訪人間的罪惡。」忽又變着一個老太婆的聲音道：「屠黃民，我的外孫兒，你在陽世做官，阿知道你的外祖婆婆在陰間受苦麼？」說着便把自己的手掌，向自己的兩頰，打了幾十下。屠黃民拍案大怒，便着人拖了下去，鞭了一百背鞭。到完了，那婆子還依然跳起，說道：「屠黃民，你於今大了，不記得小時向我討糖的時候了。」屠黃民吩咐掌嘴。（第七回）

其實這芒婆是弄錯了，因為屠黃民的外祖母這時並沒有死。後來直到「差頭端上了一隻火盆，盆裏燒得兩條紅鐵練」，要動火刑，芒婆纔把他們的陰謀說了出來。這部小說，在藝術上的成就，並不怎樣的高，就破除迷信說，卻是相當值得注意的。此外專為一問題而寫成的書，如反對吸食鴉

片，就有吳趼人的短篇黑籍冤魂（月月小說，）彭養鷗的長篇黑籍冤魂二十四回（一九〇九改
良版，）當時也都各有其影響，但成就均不高，

第十一章 官場生活的暴露

從題材方面說，晚清小說產生得最多的，是暴露官場的一類。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六十回，是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此外又有冷泉亭長的繪圖後官場現形記甲編八回（小說保存會版，一九〇八），天公最近官場秘密史前後編三十二回（新新小說社，一九一〇），心冷血熱人新官場現形記一二集（改良小說社，一九〇八），延陵隱叟特別新官場現形記十二回（文明小說社，一九〇九），陸士謬官場怪現狀初集十回（大聲小說社，一九一一），傀儡山人官場笑話二卷（改良小說社，一九〇八），天夢官場離婚案十二回（改良小說社，一九一〇），李韻官場風流案十三回（改良小說社，一九〇八），張春帆宦海四卷二十回（環球社，一九〇九），蘇同傀儡記十六回，無恥奴十二回（自印，一九〇八），佚名綠林變相（改良小說社，一九〇九），烏龜變相（改良小說社，一九一〇），陸士謬六路財神（改良小說社，一九一〇），黃小配宦海升沉錄二十二回（香港實報館，一九〇九）。

惠天嘯儂宦海風波（小說圖書報，一九〇七），不可考者尙多。部分寫到官場的，如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更是不知有多少種。爲什麼有如此的現象呢？這十足的證明了廣大民衆對於當時官僚的憎惡。痛恨他們貪污，痛恨他們畏懼逢迎外國人，痛恨他們把中國弄到了垂亡的地步！他們對於清廷不能再有什麼信任，他們拆穿了官僚的紙老虎，所以把他們暴露，把他們攻擊。這種傾向，是證明統治的無力，彷彿是替他們在敲喪鐘。攻擊官場的小說繁榮，正是說明他們的沒落。這一類的書，述不盡述，故僅舉李伯元官場現形記，黃小配宦海升沉錄，張春帆的宦海，作爲代表，別益以李伯元活地獄，以說明在這一類的官僚統治下的監獄生活。

官場現形記現存六十回。在李伯元初意，原打算寫成十編一百二十回。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寫成三編，後二年又成兩編弱，三十三年卽去世，書未完，後由其友人續完第五編，共六十回，繁華報館印行。此書在當時版本頗有幾種，繪圖批點石印本，較繁華本尤爲美觀。又有日本知新社光緒三十年（一九〇三）鉛排本，惟著者已易名爲日本吉田太郎，不知其意所在。書前有其友人茂

苑惜秋生序，對於當時官僚，窮罵極詆，無所不至：

……至今變本加厲，凶年飢饉，旱乾水溢，皆得援救助之例，邀獎勵之思，而所謂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窮期，不至充塞宇宙不止……亦嘗見夫官矣，送迎之外無治績，供張之外無材能，忍飢渴，冒寒暑，行香則天明而往，稟見則日昃而歸，卒不知其何爲而來，亦卒不知其何所爲而去……若官者，輔天子則不足，壓百姓則有餘。以其位之高，以其名之貴，以其權之大，以其威之重，有語其後者，刑罰出之，有誚其旁者，拘繫隨之……於是官之氣愈張，官之儀愈烈，羊狼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蠅營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爲者而官爲之。下至聲色貨利，則嗜若性命，取樂飲酒，則視爲故常。觀其外，循規而錯矩，觀其內，踰閑而蕩檢。種種荒謬，種種乖戾，雖罄紙墨，不能書也。

這不啻是一篇討伐當時官場的檄文，把官場的醜惡罪狀，全都說盡了。至於李伯元寫作此書的動機，在序裏也曾說到：「南亭亭長有東方之諧謔，與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齷齪卑鄙之要凡，昏聩糊塗之大旨。」因而想到「惟有以含蓄蘊釀，存其忠厚，以酣暢淋漓，闡其隱微，則庶幾近

矣。」遂「窮年累月，殫精竭神，成書一帙，名曰官場現形記。」在官場現形記第六十回裏，也有說明道：「前半部是專門指摘他們做官的壞處，好叫他們讀了知過必改，後半部方是教導他們做官的法子。如今把這後半部燒了，只賸得前半部；先說這前半部，不像本教科書，倒像部封神榜西遊記，妖魔鬼怪，一齊都有。」那麼官場現形記寫作的動機和他的內容，也就可見了。中國小說史略論此書道：

凡所敘述，皆迎合，鑽營，朦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於作吏，及官吏閨中之隱情。頭緒既繁，脚色復夥，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繼，與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說頗多，難云實錄，無自序所謂「含蓄蘊釀」之實，殊不足望文木塵老人後，

持論頗是精當。後胡適作官場現形記序，又發展的說到此書的優點。祇在佐雜的描寫，亦很中肯。大率言之官場現形記一書，雖有許多缺點，也有不少長處，描寫雖不免誇大，然實足使讀者能以了解晚清的政治以及社會。政治窳敗到若何程度，有些怎樣具體的事實反映着，在官場現形記有之。外人何以奴視中國，中國官又如何的逢迎外人，官場現形記亦有之。以着怎樣的原因，造成官吏

的貪污，人民的受害，官場現形記更有之。誇大盜惡是其病點，然在沒有比官場現形記更優秀著作的當日，是仍不能不舉官場現形記的。即官場現形記，如伯元能於成書時，大加刪削，使更接觸真實，則其成就當亦不弱。可惜書未殺青，伯元即已棄世！此書的成功失敗，一般的說，與文明小史殊有相同之處。文明小史以開始十二回，寫湖南部分的爲最成功；官場現形記也是一樣，前半比較後半寫得好，而敘胡統領嚴州剿匪數回，尤其是全書的精粹處。

胡統領奉命到嚴州剿匪，他有些害怕，而又不得不去，便有意的帶着軍隊，在沿途耽擱。他們用了好多隻的「江山船」，這一類的船上，都有賣淫的女子。胡統領等一路享樂，緩緩而來，甚至爲着妓女，和部下大吃其醋。即至聽到匪去，纔催船兼程到嚴州。實則嚴州本來就沒有什麼巨匪，只是當地官吏的謊報。胡統領這時，膽量反而壯了起來，故作不信當地官吏的話，要出兵清剿。天尙未明，即擊鼓升堂，遣兵調將，像煞有介事的鬧了一場，把人派了出去。自己也故示奮勇，親率着一隊。當正在調遣時，一個不知趣的人，跑來稟知，實無匪跡，討了一頓惡打。胡統領的這一剿，是把嚴州的四鄉，弄得雞犬不寧，士兵搶劫奸淫，無所不幹。因要捉幾個強盜報功，遂亂拉良民充數。鬧了一天，然後回船，

張筵慶祝。一面又連電上方，頻頻奏捷，再來一大批的保奏。結果是統領升官，雞犬入雲，所苦的祇是嚴州老百姓。

李伯元寫這一故事，極見優越。特殊是調兵遣將一段，張筵慶祝一段，寫得有聲有色，如火如荼，不讓文明小史之寫湖南武生暴動一場。其他可和此段比擬的殊不多。在人物描寫方面，誠如胡適所說，長處在於小官僚的佐雜的描寫。從他們的個人，一直寫到家庭，寫到他們的際遇，和社會的關係。能寫到李伯元深入的，在當時沒有第二個人，在過往一樣的找不出可以類比的例。如第二回錢典史道：「趙世兄！你不要看輕了這典史，比別的官都難做。到做順了手，那時候給你狀元，你還不要呢？」原因是可以不假手他人直接的弄錢，而且行動極自由，這是佐雜人物自關場面的吹牛，也可以說是當時官場實利主義者的自白。這是他們的哲學。再看這一班佐雜大人的行動：

隨鳳占出來之後，他那些同班的人，接着一齊趕上前來，拿他圍住了，問他太尊傳見什麼事情。

隨鳳占得意洋洋的，還不肯說真話，只說有兩個差使，太尊叫我去，我不高興去，太尊叫我保舉幾個人，我一時肚皮裏沒有人答應，明天給他回音。大衆一聽首府有什麼差使，於是一齊攢聚

過來，足足有二三十個，竟把隨鳳占圍在垓心。好在一班都是佐雜太爺，人到窮了，志氣就沒有什麼怪像都做得出。其時正是隆冬天氣，有的穿件單外褂，有的竟還是紗的，一個個都釘着黃線織的補子，有些黃線都已宕了下來。脚下的靴子多半是尖頭上長了一對眼睛，有兩個穿着抓地虎，還算是好的咧。至於頭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絨的也有，都是破舊不堪，間或有一兩頂皮的，也是光板子沒有毛的了。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裏，都一個個凍的紅眼睛，紅鼻子，還有些一把鬍子的人，眼淚鼻涕從鬍子上直掛下來，拿着灰色布的手巾，在那裏擦抹。如今聽說首府叫隨鳳占保舉人，便認定了隨鳳占一定有什麼大來頭了，一齊圍住了他，請問貴姓台甫。當中有一個稍些漂亮點的，親自走到大堂暖閣後面一看，瞥見有個萬民傘的傘架子在那裏，他就搬了出來，靠牆擺好，請他坐下談天。隨鳳占看看沒有板凳，難拂他的美意，只得同他坐下。（第四十三回）

這一班佐雜大人，每天都守在衙門裏聽候傳呼，那幸運的有時還可以被傳到，不幸運的也許是整年的不能見大人一回面。而彼此又不肯吐露真實，所以遇到有一人被傳，便以為得到殊遇，

或者是喚去賞什麼差使。這一天的情形也是如此。李伯元把這一班窮官僚，真是形容得十足。這是一種相。再說有一天，大人傳令，以後佐雜入見，一例賜坐，這可驚壞了一班佐雜老爺，不知如何得意纔好。官場現形記記佐雜之一的情形道：

向來申守堯吃了中飯出門，一定是要半夜裏纔回來。這天出去了，不到兩個鐘頭，就回來了。一進門，拍手跳腳，竟把他興頭的了不得。太太見了反覺稀奇，問他爲什麼大早的回來。他說：「好了！好了！我們做佐班的，向來是被人家壓住了頭做的，沒有人拿我們當作人的。如今好了，有了出頭之日了！」太太問他：「怎麼有了出頭之日？」申守堯道：「我剛纔同朋友出門，走到素來我同他商量借錢的胡太爺家，齊巧胡太爺出差回來，稟見藩台。藩台同他說，剛剛院上下來，制台今天有過話，自從明天起，凡是佐班，一概有個坐位，不像從前只是站着見了制台還說，大小都是皇上家的官，我瞧他不起，便是褻瀆朝廷的命官。坐了下來，他們有什麼話，都可以同我談談。太太！你想這位制台也總算好的了。想我候補了十幾年，真正氣也受穀了，到底如今彼此坐下談兩句，他好曉得曉得我。你不記得今年八月裏，算命的還說我今年流年臘月大利，看來

就此得法，也未可知！而且還有一樣，藩台見制台也不過有個坐位，如今我們佐班竟同藩台一樣，你想這一跳跳的多高！太太聽了，尋思了半天，說道：「慢着，你從前不是對我說，你們做官的並不分什麼大小，同制台就同哥兒兄弟一樣，怎麼你今兒又說從前都是站着見他呢？站着見他，不就合他的二爺一樣嗎？」申守堯臉上一紅，一時回答不出。（第四十四回）

他們好容易挨過一夜，守到了一生出頭的日子。早晨七點鐘，已一個個的衣冠整齊的跑到衙裏，大家都面有得色，心裏打算見大人時說些什麼話，各有自己的幻想。那知眼巴巴的一點鐘一點鐘的候着，一直到了十二點鐘，竟不見呼喚。這可把他們急死了。好容易有了呼喚，但要他們先站班，然後魚貫而入。於是搶先搶後，又鬧了一場。進去賜座時，又是受寵若驚，不曉得怎樣纔好。有些人兩隻眼睛只管望着大帥，沒有照顧後面，也有坐在茶几上的，也有一張椅子上已經有了人，這人又坐了下去，以至坐無可坐，又趕到對面兜了一個大圈子的。亂了好半天，纔算坐好了，想不到大帥送客的時候，又起了別的岔子，申守堯快活過度，竟誤把自己的茶碗打翻了。於是大帥大罵這些佐雜老爺：「這些人是上不得檯盤，擡舉不來的。以後還是不給坐！」下來以後，各人都抱冤起他來。

退了出去，仍走到大堂底上。秦梅士年老嘴快，首先把申守堯埋怨一頓說：「我們熬了幾十年，纔熬到這們一個際遇，如今又被你鬧回去了！你一人的成敗有限，這是關係我們佐班大局的，怎麼能夠不來怪你呢？」申守堯自知理屈，不敢置辯。還是隨鳳占爲人圓通，忙過來解勸道：「惟其只有今天坐得一次，越顯得是難得之機會。將來我們這輩子千秋之後，這件事，行述上都刻得的，老前輩以爲何如？」（第四十四回）

這些地方最足以見李伯元描寫能力，也就是最足以見官場現形記的出色。李伯元有寫作天才，假使能給以充裕的時間，其成就決不至僅此。無論文明小史，還是這一部書，或是庚子國變彈詞，所犯的毛病，都是一樣的，寫作得太匆匆，而又必須按日寫作，於是成績遂或好或壞。匆匆發表，匆匆成冊，又不加以修改，何來完善之作？再加一時風尚所驅，窮形惡詆，盡量誇張，於是其成就乃更削弱。這是讀李伯元每一部書時，都不免爲他惋惜的。官場現形記造成許多闕陷，而不能成爲完善的小說，其因當是在此。即用李伯元自己的話也可證明。談瀛室隨筆會記伯元自己的話道：「未作官場現形記之先，覺胸中有無限蘊蓄，可以藉此發抒，迨一涉筆，又覺描繪世情，不能盡肖，頗自愧閱歷未

廣。倘再閱十年而有所撰述，或可免此病矣」（見小說考證續編）是在作者本人，對如此匆匆寫成，亦有所不滿。

宦海升沉錄二十二回，一名袁世凱黃帝嫡裔（黃小配）作，宣統己酉（一九〇九）香港實報館印行。此書在形式上看，似為專寫袁世凱一人，實則祇是以袁氏為全書骨幹，寫自甲午戰爭前夜，至光緒慈禧逝世，十餘年間的中國政治。這十數年間的大事，如甲午中日戰爭，維新運動，義和團之變，中俄問題，向英大借款，都一一的寫到，連繫得很自然，蓋無一事不與袁世凱有關聯也。

此書值得注意的有兩方面的描寫，其一，就是這縱的史實，其二，就是滿人官員對漢人官員的排斥提防。袁世凱在晚清十餘年間，在政治軍事地位方面的發展，是可驚的，故滿員對之，無時不加以防範，終至被逼下野。宦海升沉錄暴露得最有價值的，也是李伯元吳趸人所不會寫到的，主要的是一點。

開始於袁世凱以故人之子的資格找李鴻章求差頭幾回描寫，以翁同龢一類的人物為中心，

展開名士官僚的小影，近於孽海花，而筆力實不及。以後就寫袁世凱入李鴻章幕，被薦爲朝鮮商務委員，接着就是甲午之戰。這一部分是暴露那些名士官員，對於政治，實是一無所知，祇會談些金石書畫。

中日戰爭的部分，和一般的紀載，沒有多少差異。不同的地方，是說袁世凱每次發回國給李鴻章告急的電文，都被電局長張佩綸改動，李鴻章遂以爲情勢和緩，未發大兵，致遭敗績。張佩綸是李鴻章的女婿，曾參加中法之戰，不戰逃回，此次又怕開戰，故將電文改易。李伯元南亭筆記曾有記，惟未及改電事，不知是否真實事情，抑是爲李袁二人開脫。

李鴻章一手訓練起來的海陸軍，既遭受了如此的慘敗，事定之後，軍權就落在榮祿手裏。李鴻章把袁世凱薦了給他，極見信任。軍隊經袁訓練的結果，便是東西各國，也都側目。

就在這時，康有爲爲梁啓超先有公車上書之事，以後又有保皇黨的組織。書裏稱康有爲爲康無謂，梁啓超爲梁希譽。先寫他們的一帆風順，繼述他們和光緒帝革新政治的密謀，再及於運動袁世凱，世凱向榮祿，榮祿向西太后告密。終至維新運動失敗，康梁逃走，六君子棄世，西太后垂簾。

以下便插入端王子被立爲大阿哥，端王蓄異志，與剛毅密商，奏請派剛毅往南中清查財政，先去搜刮一大批款子的事。此在官場現形記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都有過描寫。不過兩者都沒有宦海升沉錄寫得嚴肅，且能從本身重要事件上寫，顯得真實性更強。

自然再往下就是義和團事變了。端王是利用義和團的，袁世凱則是反對的人，故袁世凱在此期間，被傾軋殊甚，幸有榮祿在朝，加以戊戌有功，西太后尙能信任，未遭打擊。義和團既敗，當然顯得袁世凱是更有眼光的。第一，他看清了義和團不能成事，始終的反對。第二，他密電張之洞劉坤一，揭穿端王的偽詔，致張劉敢於和西人訂立東南和約。於是回鑾以後，袁世凱便升任了北洋總督。

往下寫中俄聯盟活動，在日本的留學生反對，組織義勇隊。清庭爲着鎮壓，誣爲革命黨，防彼等回國，下令逮捕。但他們並不畏懼，仍派了二位代表回國，到天津訪問袁世凱。在此處，作者描寫袁世凱的開明，不但不逮捕他們，接見時談得很親切，聲明並無與俄訂約之事，並出書札擔保，引他們去參觀自己的軍隊，要他們批評。勸他們早日返日，免遭意外。一切語言行動，極足見其政治手腕之高強，惟並非事實。茲擇錄其敘述一部分，以見全般。

少頃置酒入席，袁世凱居然以客禮相待，讓劉湯二人坐客位。二人正謙讓不已，後見袁世凱出於至誠，又被強不過，只得就座。袁世凱即坐了主位，隨舉杯相勸。席間談論時務。因那時袁世凱正在增練北洋陸軍洋操隊，恰見劉鐵昇湯榮健，都是個留日武備學生，不久卒業的，也向他二人詢問東洋軍政。他兩人一問一答，口若懸河，袁世凱甚爲敬服。卻道：中國人材缺乏，正在需人而用。且自經過甲午庚子兩場戰禍，一切軍隊，遇着洋兵，即望風而潰。今兩位有此學問，他日學成卒業，學問必更爲超卓。將來治軍，實是國家之幸。劉湯二人齊道：鄙人祇初習皮毛，不過既辱明問，聊以塞責。不圖大人過獎至此，實在慚愧慚愧。袁世凱道：不是這樣說，你看鄙人僅練三兩鎮陸軍，尚須聘請外人來做顧問，若中國早見過外人軍法的，像兩位學得專門，何至借材異地？今見兩位高論，更信專門實學是緊要的。若是不然，像從前在弓刀石裏頭挑取將官，或是因軍營保舉，掙個名字，得點門徑，做到提鎮，就出來帶兵，也就是什麼宿將。怪不得甲午年間，一見陣仗，總不是外人敵手咧！故本部堂並不是過獎兩位，還望兩位不要自棄，須勉力前程纔好。二人聽了，更爲感激。又向袁世凱詢問北洋現在練兵的情形。整整談到夜色迷濛，方纔別去。行時，袁

世凱又囑劉湯兩人，明日再來。（第十二回）

一個政治家毒辣的欺騙手腕，是用了一夕話，消滅了一個龐大的反抗運動。然後又寫袁世凱在衙署裏捉到刺客，不但不加懲治，反款待有加，贈以款項，並不在意志上相強，主張各行其志，各為自己的理想努力。從這些地方，頗可見作者要如何的描寫袁世凱，說明他是怎樣的一個富有膽識學問以及陰謀的政治要人。

再下，把日俄戰爭期間的中國，約略的寫了一些，就開始敘述黨禍，以及說明袁世凱不同意於以嚴刑處置黨人。大概就因為對義勇隊代表，刺客，黨人的處置，又因為他是漢人，有能力，當時有許多青年，對他發生幻想，寫信給他，勸他反正，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書中也指出，袁世凱即能反滿，他也將成爲一個「獨夫」。所謂：「便是獨立得來，終不脫專制政治，於國民斷無幸福，也並不想到這層」（第十五回）。

從這裏發展的寫，就是朝廷的新舊派之爭，滿漢之爭，袁世凱的權力更大，滿洲大臣對他的傾軋更甚。插敘了段芝貴獻楊翠喜的趣事。最後就是滿洲羣臣，合力謀去袁世凱，西太后也覺得他的

權太重，把他內調。到慈禧光緒故後，他是更不能見容，到底辭去各職，正式下野了。正如開場詞所說：

宦海無端起惡波，功名富貴總南柯。

昇平不事干城選，烏盡弓藏奈若何！

宦海升沉錄的內容大抵如此。這本書在當時的暴露官場小說裏，是很優秀的。在組織上，他用了一個很強的幹線，沿着幹線的發展，寫了晚清十餘年的中國軍事政治，缺點是袁世凱這個人物，被寫得過於英雄。第二，一般的暴露官場小說，祇暴露他們的醜態，而宦海升沉錄卻把重心放在政治方面，作者是較有政治眼光的。第三，作者是把滿漢界線的認清，極寫清庭對漢人官員所能容納的最高的發展，以及他們是怎樣的防範，排斥。作者恭維袁世凱，其因當是在此。第四，寫作的技術雖敘述多於描寫，卻敘述得很簡鍊。有此四因，宦海升沉錄便自有其獨特存在的價值，而成爲暴露官場小說另一傾向的代表了。

專一寫官僚內部矛盾傾軋的，有張春帆宦海二十回，宣統元年環球社印。這是一本專寫廣東

官場的書，旁及那裏豪紳的勢力。在晚清，這也是較流行的一部。內容是「就着廣東一省的官場幾十年來變易改革的事實，一一的描寫出來，全是些「牛鬼蛇神」的情形，奪利爭名的現狀。」作者的目的是「是個形容怪狀，喚醒癡迷。」實則是和其他的小說一樣，祇是要暴露他們的黑暗而已。

寫的方法是和官場現形記一樣，一個官員寫完，接着寫繼任的第二個，有的寫得很多，有的卻不過一二回。最主要的，是作者把貪污的中心，都建築在賭場方面，並藉以說明廣東何以多盜。這自然是根據於當地的特殊情形而然。所以他的結論是：「這個賭館，就是那製造強盜的機器廠，這些強盜都是賭館裏頭製造出來的。」

在全書裏，寫得最有力量的，是臬臺金翼的禁賭失敗。金翼是一個好官，到任以後，決心把那裏的賭博禁掉。而也知道這些賭場主人與官廳的關係，和每月百餘萬的報效，但他決計要做。自己領了隊伍，前去捕捉那最大的一處，不僅與省官且與京官有關係的賭場。在到達之前，便差官也不知道長官引他們到何處去，事機遂未洩漏。果然出其不意的，賭場領袖王慕維被他捉到。卻再也沒有想到，回衙提詢時，竟已被差役掉換過。放走了王維周，以舉人盧從謹替代了。

金翼見事已如此，又無被調換的佐證，便認定盧從謹當賭場領袖辦。因為他這時又升任了藩臺，所以他先到制臺衙門裏請示。「那知制臺的巡捕官回報出來，說大帥有些感冒，不能見客，有什麼公事，請大人去見中丞，商量着辦就是了。」意思就是不高興他這樣處理。及至見到中丞，中丞的面貌神氣只是淡淡的，「勸他：『這個盧從謹，比不得王慕維，老哥還是通融些兒吧。』他堅持要辦。中丞的結論是：『既是老哥一定要這般辦法，兄弟也不便阻撓。兄弟一面和制軍官議起來。等老哥詳文上來，兄弟照詳辦理就是了。』」李中丞「很有些不高興的樣兒，一面說着，一面就端茶送客。」第二天，便來了好文章了，中丞派人來請金翼過去，說有緊要事情。李中丞一見他，就劈頭問道：

「那盧從謹的事情怎麼樣？」金方伯倒呆了一呆，便道：「司裏已經回過大帥的了，大帥爲什麼問他？」李中丞微微的笑道：「兄弟的意思，還是將就些兒，從寬辦理的好。若老哥一定要認真起來，恐怕於老哥身上有些不便。」金方伯聽了，心上十分不悅，便道：「……司裏只曉得照例辦事，不曉得什麼便與不便……」那曉得李中丞還是笑嘻嘻的，沒有一些兒生氣的樣兒，只淡淡的對着金方伯道：「既然如此，那就只好公事公辦的了。」……在袖管裏頭，拏出一件

東西來，遞給金方伯道：「這件事兒，應該怎樣的一個辦法……」只見那呈詞的第一行上，寫着幾個字兒：「呈爲大員縱子受賄，私鈐印信。」……告着金方伯的兒子，說他受了盧從謹一萬銀子的賄賂，並且自己親筆寫了一張收據，偷了金方伯的藩臺印信，印在那收據上頭……金翼看看，「的確是自己兒子的親筆，」印也確實是自己的，這一氣真氣到極處，馬上吐出口鮮血，暈了過去。好容易醒了轉來，卻出中丞意外，他並不求饒，要求中丞依法辦理。回去以後，想找到他的兒子處死，卻被他預知逃走。這一氣真的把他氣死了。於是王慕維仍舊在那裏橫行，被捕的人也都釋放了出來。

晚清數十年廣東的吏治，即從這一件事裏，也可看得出來。書裏寫金翼的性格很是成功。宦海不同於其他譴責小說的地方也就在此，不是單寫壞官，也寫好官，在「好官不易做」的描寫裏，擺出吏治的腐敗。同時也寫到警政，匪患，隄工，許多新政和治安上的問題。譬如寫隄工的一回，作者是進一步的接觸到機械的描寫，這是在當時小說中不多見的。他說明輪船裏的輕重機道：

且說輪船機器上頭，有一個節制遲速的機體，就同一把傘撐開了的一般，裏頭有兩個鐵球，這

個東西，就叫做「輕重機。」這一個「輕重機」又叫做「離心球。」如若汽鍋裏頭的汽力過度了些，這兩個鐵球，便飛一般的旋轉，就把這個「輕重機」升高起來，那汽管裏頭的汽，就借此透出，不致膨脹。要是汽管的熱度過低，這兩個鐵球，便轉動的十分遲慢。這個「輕重機」就直壓下去，堵住了汽管，那汽力自然又膨脹起來。（第十七回）

雖然機械早已輸入中國，在文學上的反映，卻非常的落後，關於機械的描寫，簡直不多見。像市聲和宦海裏的這一節，總算是已經難得了。後都因場面拉得比較開擴，寫得相當散漫。張春帆一署漱六山房，其所著以九尾龜最有名，係寫妓院生活之吳語小說。

由於官僚的貪污，衙門裏的積弊也就叢生，衙役橫行，監獄黑暗，這也是事實上的必然。李伯元在晚清真是一個有心人，他暴露了官僚，攻擊了他們的貪污無恥，也用了一片婆心，揭發了衙役們的橫行無忌，監獄生活的暗無天日，使讀者認識在人間也有這樣的地獄，同時並為這些受災難的人們提出改善的要求。他說到這一方面，真是髮背俱裂！反映他這種思想主張的，就是發表在繡像

小說上的活地獄四十三回。這可以說是一部短篇集，因為用的是連續的回目，便好像長篇一樣。他寫此書到三十九回就過世了，由吳趼人續了一個故事，即第四十回至四十二回，茂苑惜秋生再續一個，即第四十三回，繡像小說便停刊了，以後就無下文。李伯元爲什麼要寫作這部小說呢？在楔子一回裏他說得很明白；

我爲甚麼要做這一部書呢？只因我們中國國民，第一件吃苦的事，也不是水火，也不是刀兵，倘要考究到他的利害，實在比水火刀兵還要加上幾倍。列位看官，你道是那一件？我不說破，料想你們是猜不着的，現對列位說了罷！不是別的，就是那一座小小的州縣衙門。一個衙門一個官，在朝廷本意，原是叫他們替百姓判斷曲直，調處是非。有了事情，別人所不能了的，找到他就可以了。有了冤枉，別人所不能伸的，找到他就可以伸。據此說來，這個官竟是世界上一件濟世利民的好東西，怎麼會有苦頭給百姓吃？孰知大謬不然！我不敢說天下沒有好官，我敢斷定天下沒有好衙門。何以見得？說是天下沒有好官，從古到今，那些循吏傳裏的人物，是那裏來的？說是天下有好衙門，除掉本官不要說，試問那些書辦衙役，叫他們靠什麼呢？雖說做官有做官的俸

銀，書差有書差的工食，立法未嘗不善。但是到得後來，做官的俸銀，不夠上司節敬，書差的工食，都入本官私囊。到了這個分上，要想他們毀家紓難，枵腹從公，恐怕走遍天涯，如此好人，也找不出一個！列位看官，設身處地替他們想想，衙門裏的人，一個個是餓虎飢鷹，不叫他們敲詐百姓，敲詐那個咧？俗語說的好，「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原是一肩到一肩的。又說是「千里爲官只爲財，」官不爲財，誰肯拏成萬銀子，捐那大八成的花樣呢？然而做官的還有錢糧好收，漕米好收，一年到頭，也賺得殼了，稍些知足的人，還不肯要那桌子底下的骯髒錢。至於這些書辦衙役，他們有個口號，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經了他們的手，沒有一個放過的。唉！朝廷爲着百姓立了座衙門，誰知倒開了他們生財的捷徑，你道可恨不可恨呢？而且還有一句俗語，是你們大家知道的，俗語說道：「閻王好見，小鬼難當。」誰是閻王？坐在堂上，能打得人，枷得人，那個官兒就是閻王。你看他把驚堂木一拍，好不驚人？不要等到開口，人已被他嚇昏了。誰是小鬼？一個衙門裏頭，小鬼卻多得很。頭一個原差，是無常鬼，票子一到，練條一套，拉了就走，拖了就跑，未曾提審，先往待質所裏一送。有錢的，只要化上幾文，家裏的人就准進去探望，商量着替他打

點。無錢的，只好坐着呆等。所以這待質所，有個外號，叫做「望鄉臺。」一座衙門裏又有一座公生明牌坊，提審的犯人都要打那底下走過，到了這個時候，甚麼公生明，明明是不公不明，拉人到枉死城罷咧！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閻羅天子，書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頭馬面，板子夾棍，猶如劍樹刀山。不要等到押下班房，禁在牢獄，這苦頭已經夠喫的了！唉！上有天堂，下有地獄，陰曹的地獄雖沒有看見，若論陽世的地獄，只怕沒有一處沒有呢？所以我說他的利害，竟比水火刀兵，還要加上幾倍！正是這個緣故，因此我要做這一部書，把這裏頭的現象，一一都替他描寫出來。雖說普天之下，二十多省，各處風俗，未必相同，但是論到衙門裏要錢，與那詭詐百姓的手段，雖然大同小異，卻好比一塊印板印成，斷乎不會十二分走樣的。世上做官的人，倘能把我這本小說瀏覽兩遍，稍盡爲民父母之心，就使要錢，也不至於如此利害。或者能想個法子，把這害民之事，革除一二端，不要說百姓感激他，就是積點陰德，也是好的。俗語又說：「公門裏好修行，」有眼前地獄，何妨就做些眼前功德，留個大記念與百姓呢？正是！

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

書生一掬傷時淚，誓洒大千救衆生！

因爲要揭發衙門裏這些惡德。書裏所寫的，差不多全是些令人驚心動魄的事，無所不爲的敲詐奸騙行爲，想入非非的刑具。每當接觸到一個故事，總會使人有天愁地慘之想。寫的地域很廣泛，事件又相當複雜。有的很短，祇一回書就說完了，最長的是寫到八回。總計在四十三回書中，寫出來的故事，一共有下列的十五個：

(一)寫山西高陽縣巫黃二姓世仇，因一牛爭執，又涉訴訟。胥吏衙役，雙方挑撥，兩面敲詐。犯婦探獄，門政涎其色，勾串女管監，陷之於獄，結果雙方傾敗（第一回至第八回）。

(二)寫高陽縣新任，以清官著稱，慣用酷刑，每遇訟案，無論屈直，都要遭受毒打。其刑具有「天平架」、「跪鐵練」、「燒肉香」、「奶頭熨斗」等名目（第九回至第十一回）。

(三)寫徐州府桃源縣的知事，亦是酷刑能手，常常創造新刑具。最可怕的是「鐵箍」，祇要幾收幾放，犯人的眼睛都會爆了出來。又有「鐵釘鎚」專打犯人的脚孤拐（第十二回）。

(四)寫差役的橫行，在鄉間敲詐，圖奸婦女。被拒絕時，便心生惡計，陷其家人於獄，再來威嚇。不

成，又以命案涉及該女子。縣官用「站磚」刑懲辦，逼其承認無名屍爲其夫。判謀死親夫罪（第十三回至第十八回）。

（五）寫安徽亳州縣官施用酷刑逼供，第一種是用四根釘釘住犯人的手足，第五根釘在胸口弄死。第二種是用二鐵槓，一壓胸口，一壓大腿，使「兩面的氣不得流通，聚在肚子上」，然後用鐵棍打肚子，一聲響亮，早已肝花五臟，隨着棍子頭標了出來。釘釘子的叫做「五子登科」，打肚皮的叫做「三仙進洞」。又喜用「站籠」，往往很小的事，甚至毫無理由的把人弄來站死（第十九回至第二十二回）。

（六）寫安徽天長縣事，記捕頭與盜匪串通一氣，他們實際上都是盜匪。寫在堂上如何的替他開脫，寫盜匪窠內種種殘酷的刑罰，極淒慘之至（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六回）。

（七）寫浙江仁和縣一個儒生，因家中遭受怨獄，便行上控，不是發回重審，就是不邀允許。而每控一次，總要花很多的錢。因爲照例要調查，調查令下，他就要化請差費，書辦起槽費，發差人安家費，差人路上使用費，茶飯烟費，寓錢，飯錢，名目繁多，後來弄得沒有辦法，祇好投教

(第二十七回至第三十八回)。

(八)寫湖南長沙縣爭繼嗣事。說訟師之惡，與官吏的糊塗。想奪族叔家私，又借用種種奸計，陷害寡母弱子，屢經訴訟，亦不得伸。極寫與訟師無關之忠厚人的可憐（第二十九回至二十三回）。

(九)寫浙江湖州府一人，除夕遭火，已自不幸，又被捕去，施用冰刑。即用冰放在犯人足下，使奇寒澈骨。後來這人被逼無法，祇有自殺身死（第三十三回）。

(十)寫浙江仁和縣一個富家子弟，在賭場被騙，向一無賴借錢。後此人往索，爲門房所辱，服毒自殺，造成命案。至此中斷，下回又說別一故事，不知何故（第三十三回）。

(十一)寫山東泰安縣縣官，輕視匪徒，至匪入城，殺害兩家二十九條人命一案。本有報告，官置不理，致有此劫。官恃上司相與關係，並未受到任何懲罰，而兩份人家，竟因此家敗人亡，冤不得伸。（第三十五回至第三十六回）。

(十二)寫安徽蕪湖縣一旅店主人被人訛騙，官反斷該主人賠償。後經旅店家屬調得實證，確

係騙局，遂想上訴。縣令恐其上訴，竟把他作為積年地棍，判禁十年（第三十七回）。

（十三）寫江蘇陽山縣一個大盜，忽然想做起官來。果然被他用錢運動好了，得了差缺，前去上任。一班匪徒，也就都變成公務人員，酷刑敲打，到處訛詐，弄得民不聊生（第三十八回至第三十九回）。

（十四）寫陝西石泉縣吏施用酷刑。第一件叫「紅綉鞋」，用鐵鞋燒紅，穿在犯人腳上，從此殘廢。第二件叫「大紅袍」，用牛皮膠熬烱，塗在人身上，然後用藤皮按貼上去。等到乾了，一片一片的撕下問供。第三件叫「過山龍」，用一個灣曲的通心長管，盤在犯人身上，從錫管上邊澆滾開水，週流全身，連續不歇（第四十回至四十二回，吳趸人作）。

（十五）寫北通州的黨獄，一個王秀才被誣為革命黨，被捕了去，吃了無數苦頭。纔設法弄了出來。他恨極了，變賣了財產，自己跑到日本去。寫到這裏，繡像小說就停刊了，遂不完。（第四十三回，茂苑惜秋生作）

晚清衙門裏的種種黑暗以及刑罰的殘酷，從以上十五個具體的事實裏，是全般的暴露了。這

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社會史料書，中國監獄史，可惜沒有寫完。這部小說在李伯元的書裏，從描寫技術上講，不是一部好書。但以這樣特殊的有意義的姿態，出現於當時的文壇，卻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為這是中國描寫監獄黑暗，寫慘毒酷刑的第一部書。

最後還想附帶說到的，就是新中國之廢物的刺客談。書祇六回，南營蠻子評校，光緒丙午（一九〇六）年灌文新書社刊。據蠻子識語，「此是近年實事，海上奇聞，」當有實際根據。

此書首先從事實的描寫裏，極寫吏治的壞。所攻擊的是他們的貪污，不學無術，無力鎮壓土匪，便求助於帝國主義，以種種的民族利益讓與。而且還說得很漂亮：「利權遲早要送給他的，不如趁這個時候做個人情，一舉兩得。」這自然會引起愛國者的反響，於是便有了刺殺這些貪污官僚的事。

主人公范樸安便是刺客的一個。他父親也是一個反貪污的人，臨死對他的遺囑就是：「做官的人，大半都是可殺的，你將來能夠握大權，殺盡這班貪官污吏固然是好，否則亦要做個俠客義士，

殺他幾個，消我一生不平之氣。」後來他看吏治更壞，竟是公開的貪污賣國，氣憤的不得了，聯合了朋友，同去暗殺。結果是失敗，他被捕入獄。

這雖是以刺客爲主，實是晚清官吏貪污的一個總結，最初在民衆方面的驚人的回答。李伯元許多書裏，雖也寫着這樣人物，然都簡略得很，詳細寫的，祇有這一部，雖然寫得並不怎樣好。

第十一章 講史與公案

在晚清的小說之中，還有不得不注意之一環，那就是講史與公案的寫作。當時的作家，在這一方面最努力的，要推吳研人。他在新小說裏發表了痛史，九命奇冤，在月月小說裏作了兩晉演義，雲南野乘，還有許多沒有實踐的計劃。李伯元主編的繡像小說裏，有泰西歷史演義。清議報上有經國美談，繡像小說又把他改編成經國美談新戲。這兩種說部，至少有一部是伯元自己所作。此外他又寫了一部巨大的庚子國變彈詞。作新社刊有熱血痕，萬國演義。新小說有洪水禍。改良小說社有望帝魂。新世界小說社有良獄峰。雜誌醒獅上有仇史。觀我齋主人有鸚粟花。守白有笏山記，沁梅子有精衛填海記。集成圖書公司有國朝中興記，中興平捻記。小說林社有挽瀾詞人之法國女英雄彈詞。其在傳奇方面，取材於歷史的，那是更多，如祈黃樓主之懸輿猿，寫張滄水事。漢血愁子之崖山哀，寫南宋事，其數量不下十餘種。他如新三國，新列國一般的粗製濫造之講史，更是舉不勝舉。

吳趸人除痛史，兩晉演義，雲南野乘三書外，有歷史小說總序，載在月月小說創刊號上，這裏面反映了他自己對於歷史小說的理解。他說：「秦漢以來，史冊繁重，皮架盈壁，浩如烟海，追論士子購求匪易，卽藏書之家，未必卒業。坐令前賢往行，徒飽蠶腹，古代精華，視若覆瓿，良可哀也。竊求其故，厥有六端。緒端複雜，艱於記憶，一也。文字深邃，不有箋註，苟非通才，遽難句讀，二也。卷帙浩繁，望而生畏，三也。精神有限，歲月幾何，窮年齷齪，卒業無期，四也。童蒙受學，僅授大略，採其粗範，遺其趣味，使自幼視之，已同嚼蠟，五也。人至通才，年已逾冠，雖欲補習，苦無時晷，六也。有此六端，吾將見此冊籍之徒存而已也。」他認爲這一類的史籍，是絕對不能大衆化的，故「等是魏蜀吳，而陳壽三國志讀之者寡；至如三國演義，則自士夫迄於輿台，蓋靡不手一篇者矣。」但他又覺得舊的演義，「附會無稽」者佔十之五六，是一大缺點，因而有計劃的想寫作一些講史，以供一般人士的研究。在兩晉演義序裏，他又發展的說道：

故三國演義出，而膾炙人口，自士夫以至輿臺，莫不人手一篇。人見其風行也，遂競效爲之，然每

下愈況，動以附會爲能，轉使歷史真相，隱而不彰。而一般無稽之言，徒亂人耳目，愚昧之人讀之，互相傳述，一若吾古人果有如是種種之怪謬之事也者。嗚呼！自此等書出，而愚人益愚矣！

又批評東西漢東西晉云：「似較以上云云者略善矣，顧又失於簡略，殊乏意味，而復不能免蹈虛附會之談。夫踏虛附會，誠小說所不能免者，然既踏虛附會矣，而仍不免失於簡略無味，人亦何貴有此小說也？人亦何樂讀此小說也？況其章回之分割未明，敘事之不成片段，均失小說體裁，此尤愚蒙所竊不解者也。」他的意思，講史應該避免這些缺點，庶可作歷史教科之臂助，失學者補習歷史之南針。」這兩篇敘文，不僅可以作爲吳趸人對於講史之理解看，在晚清的論講史的文字裏，也是最重要的。當時所謂新的講史的寫作，是企圖正確的敘述史實，使成爲通俗的歷史教科書。

實際上，晚清講史的產生，還有另外的原因存在。此原因有如陳忱的水滸後傳，其目的是不在歷史的寫述的。如吳趸人的作品，寫南宋的偏安，寫兩晉的混亂，是針對着晚清的政治而說教。內如光緒慈禧的衝突，外如列強的侵略，與兩晉南宋是有共通性的。如仇史寫的雖是明代的漢奸，很明白的是反清之作。熱血痕取材吳越，然而又何嘗不是要勉勵大家臥薪嘗胆？鸚粟花寫鴉片之戰，

正是一部反帝之作。艮嶽峰望帝魂寫南宋偏安，二帝北狩，一樣是意在言外。諸如此類，都是很顯明的表白。每個講史的作者，無論從他的取材，抑是描寫方面看，都反映着他自己的中心思想的，而且可以看到他寄托在每一冊小說裏的言外之意。在研究晚清的講史之先，這是應該首先把握的。

痛史發表於新小說，始一卷三期（一九〇二），終二卷十二期（一九〇六），共刊二十七回，未完。故事始「制朝儀劉秉忠事敵；隱軍情賈士道欺君」，終「忽必烈太子蒙重冤；仙霞領義兵張捷伐」。書中力寫賈士道的欺君誤國，皇室的昏庸偏安，文天祥一班忠臣義士的艱苦努力，一切都和史實上的記載一樣。特殊是寫賈士道的耽樂與無恥，在藝術上有很大的成功。此書是吳趸人講史最早的一種，裏面反映了他對異族佔領了漢人國土的憤慨。所以在開始的一回裏，就憤慨的講：「說也奇怪，那些投降到外國的中國人，反有那盡忠報國的心，倒是對着自家中國皇帝的中國人，非但沒有盡忠報國的心，反有了一種賣國求榮的心，真是叫人無可奈何了。」寫到金人屠城的一節，他就提出警告：「只此便是異族戰勝本族的慘狀了，你道可怕不可怕呢？」甚至借張世傑的口

來勸中國人不要做漢奸道：

我們都是中國人民，可就是宋朝臣子。你們的家鄉，或者已被元兵所陷，然終久是中國土地，將來總要恢復的。既知蒙古是我的仇人，何苦甘心事敵？如張弘範、董文炳、呂文煥這班人，雖然是喪盡天良的，然而他還爲的是高官厚祿，你們當兵的，有甚麼大好處，卻要替他出死力？須知那蒙古韃子的陰險心腸，招了你們來當兵，與中國人打仗。如果他勝了呢，是驅你們中國人來殺中國人，倘他敗了呢，我的兵殺你們，可也是中國人殺中國人。他成日間叫我們自相殘殺，終不是要我們自家都互相殺盡了，好叫他那些騷韃子來佔我們的好土地麼？

這裏很可看出吳趸人的見解，他認爲那些高官厚祿的人賣國，是無可救治的，希望下層兵士能以覺悟，不要和他們一同去賣國。後來寫到文天祥的時候，他一樣的借天祥的歎息道：「忠義之士每每屈於下僚，倒是一班高爵厚祿的，反的反了，逃的逃了，降的降了；反叫胡人說我們中國人沒志氣！賣國的都是那在上的人，吳趸人是這樣的確信。因此，他也不惜把這班人一罵再罵。他又借張貴的嘴道：

我張貴自祖宗以來，便是中國人。我自有生以來，食的是中國之毛，踐的是中國之土，心中目中，何嘗有了甚麼韃靼來？不像你是個忘根背本的禽獸，只圖着眼前的富貴，甘心做異種異族的奴隸。你去做奴隸倒也罷了，如何還要帶着他的兵來，侵佔中國的土地，殺戮中國的人民？我不懂中國人，與你有何仇何怨，韃子與你有何恩何德，你便喪心病狂，至此地位？難道你把中國人民殺盡了，把中國土地佔完了，將一個堂堂大中國，改做了韃靼國，你張弘範有甚麼光榮麼？看你這不倫不類的，你祖宗付給你的肢體，沒有一毛一髮，不是中國種，你卻穿戴了一身的胡冠胡服。你死了之後，不講見別人，你還有面目見你自家的祖宗麼？這話不是我罵你，我只代中國的天地神聖祖宗罵你，還代你自家的祖宗罵你！」

吳趸人寫作這部小說時感情的興憤，和他作發財秘訣時是差不多的，是如書中人張世傑說的話一樣：「我實在恨這班畜生，時時都想痛罵打他一番，我罵他畜生還嫌輕，不知要罵他是個什麼纔好呢！」這真的是吳趸人對於宋代當時人物的憤慨麼？是在宋代的一些賣國漢奸以外，兼咒詛那些清朝的漢奸的。是對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幾十年事件憤慨的總發洩，總暴露，所以他又借

謝枋得的口道：「你看元兵勢力雖大，倘使我中國守土之臣，都有三分氣節，大衆竭力禦敵，我看元兵未必便能到此。都是這一班忘廉喪恥，所以纔肯賣國求榮，元兵乘勢而來，纔至如此。」這些所在，是沒有一處不表示着絃外之音。

他一面竭力的描寫賈士道一班人的無恥，一面卻盡量的表白文天祥謝枋得一班人的忠君愛國，爲國作戰。甚至寫楊淑妃處，也使人感動。淑妃答陸秀夫道：「此時偏安一隅，外侮方急，難道奴還像那沒心肝的，終日想着那什麼上徽號咧……只要衆先生戮力同心的輔佐着皇帝，把中國江山恢復過來，把宗室宗社中興起來，縱不能殺盡那蒙古韃子，也得把他趕到萬里長城以外去。那時奴的榮耀，比着太后兩個字的尊號高得萬倍呢！」這理解是多麼的光明而偉大！在女性的愛國以外，他還寫了些草莽英雄，如金奎卽是一個。他失敗落草，專一與韃子爲難。他又恨那些掉書袋子的人，認爲國難當前，講道學不是一個急務，最重要的是如何集中力量，把國家救活轉來：

強隣逼處，土地淪亡，偏安一隅的時候，試問做皇帝的，還是圖恢復要緊呢？還是講學問要緊呢？做大臣的，還是雪國恥要緊呢？還是正心誠意要緊呢？做皇帝的，一日萬幾，加以隣兵壓境，正是

心亂如麻的時候，他卻開出口來，便是正心誠意，試問辦得到辦不到？自從他那麼一提倡，就提倡出一大班的道學先生來。倘使敵兵到了，他能把正心誠意天理人欲說得那敵兵退去，或者靠着他那正心誠意天理人欲，可以勝得敵兵，我就佩服了。當時如果岳韓兩個，提倡起武備來，對皇帝也講練兵，對朋友也講練兵，提倡得通國人都講究練兵，只怕也不至今日了。

終於大勢難挽，文天祥雖竭盡智力，想挽回宋室江山，到底不可能，自己也就以身殉了。吳趸人寫天祥的掙扎奮鬪，一番苦心，真令人可歌可泣。然而，當他寫完文天祥的死，於憤怒之餘，心頭上又不禁蒙上了一層的傷感。到這時他儘有了無可發洩之感，便又轉出一個胡子忠在福州城裝瘋唱道情，來罵這些奴顏婢膝的人物，道情的前三首道：

據雕鞍，逞英雄，撥馬頭，快論功，輕輕便把江山送。屍橫遍野屠兄弟，臆沁心脾認祖宗。中原有你先人塚，全不顧，忘根本，還誇說，勳耀從龍！

做高官，意揚揚，失心瘋，似病狂，異言異服成何樣？含毛踐土偏知感，地厚天高亂頌揚。此時饒你癩心恙，問他日，黃泉地下，何面目，再見爺娘？

沒來由，變痴蠻，叛國家，反誇功，人身錯混牛羊種。史遷傳未編夷狄，周室功忘伐犬狝。問他是否真如夢，何處是唐宮漢闕，誰個是聖祖神宗？

胡子忠，後來又到了燕京，這時正值謝枋得已經就義，他去殺了一個漢奸，又去山東一帶唱道：「七筆勾，」希望人「一切休把父辱君仇一筆勾，」「赤縣神州一筆勾。」以後再寫了幾處的義師，便值新小說停刊，吳趸人也就不寫下去了。在晚清的講史中，這是最好的一部，無論是內容上抑是技術上，都有很好的成就，意義方面是更不必說的。這小說在當時的影響很大，仇史就是受了它的暗示而作。可惜，再加上幾回就可以結束的大著，竟是功敗垂成，真是晚清講史的一個大損失！而吳趸人，因種種失敗的刺激，往後竟一反此時主張，反對排滿，其損失是尤甚的。

兩晉演義也是因月月小說停刊而中斷，祇寫了二十三回（一九〇六——一九〇八）。兩晉史實的混亂繁複，本不如痛史的較簡單，加以痛史中的呼吸脈搏，與晚清的政治社會，有更多的契合性，所以這部書的成就，和在讀者間的影響，是遠不如痛史。但就寫作的技術上講，仍舊是有不少的優點的，寫惠帝的昏庸，賈后的淫亂，諸王的爭權奪勢，所烘托出的混亂局面，是極清晰的，且較之

一般的講史，在史實方面，要真實的多。因為這是「以通鑑爲線索，以晉書十六國春秋爲材料，一歸於正，而況以意味」的作品。後有羣學社的單行本，實則還是月月小說的折訂本子。趺人又有雲南野乘之作，記雲南史事，始莊躡開關滇地，直到晚清的情形。那時正有割棄與帝國主義的趨勢，他之作此，是要使大家知道「古人開關的艱難，就不容今人割棄的容易。」惜僅成書三回。

吳趺人所著公案，有九命奇冤三十六回，初發表於雜誌新小說，後有廣智書局的單行本（一九〇七），演雍正間一大公案。在舊小說中原有梁天來警富新書四十四回，安和先生著，嘉慶翰選樓刊，九命奇冤卽據此改編。因原本故事甚佳，而文筆極拙劣也。胡適論吳趺人小說，極推崇此書，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裏，他說：

九命奇冤可算是中國近代的一部全德的小說。他用百餘年前廣東一件大命案做佈局，始終寫此一案，很有精彩。書中也寫迷信，也寫官吏貪污，也寫人情險詐，但這些東西都成了全書的有機部分，全不是勉強拉進來借題罵人的……九命奇冤受了西洋小說的影響，這是無可疑

的。開卷第一回便寫凌家強盜攻打梁家，放火殺人。這一段事本應該在第十六回裏，著者卻從第十六回直提到第一回去。使我們先看了這件燒殺人命的大案，然後從頭敘述案子的前因後果。這種倒裝的敘述，一定是西洋小說的影響。但這還是小節，最大的影響，是在佈局的謹嚴與統一。……九命奇冤用中國諷刺小說的技術，來寫強盜與強盜的軍師，但他又用西洋偵探小說的佈局，來做一個總結結構。繁文一概削盡，枝葉一齊掃光，只剩這一個大命案的起落因果，做一個中心題目。有了這個統一的結構，又沒有勉強的穿插，故看的人的興趣自然能自始至終不致厭倦。故九命奇冤在技術一方面，要算最完備的一部小說了。

胡適對於九命奇冤技術上的批評，是估計得很正確的。吳趸人在這部書的佈局上，受了西洋小說的影響，也是很顯然的事。在這裏必須發展說的，是為什麼吳趸人定要重寫梁天來警富奇書為九命奇冤呢？這動機是值得玩味的。可以先看九命奇冤第一回裏這一節：

話說這件故事，出在廣東，我聞得各處的人都說廣東強盜多，廣東果然強盜多，這句話我也不能代廣東人諱。但是大凡做強盜的人，無非是些無賴地痞，亡命少年，從沒有坐擁厚資，名列摺

紳，也去做強盜的道理。然而這件事，卻是一個坐擁厚資的人去做強盜，並且這個人雖然不是甚麼閥閥名門的子弟，卻也是納監讀書，充做書香人家的人。似他這等人，也做了強盜，豈不是一件奇事？並且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間，這位雍正皇帝，據故老相傳，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於國計民生上，十分用心，懲治那暴官污吏，也十分嚴厲。並且又明見萬里，無姦不燭。至今說起來，大家都說是雍正朝的吏治，是頂好的。然而這個故事後來鬧成一個極大案子，卻是貪官污吏，佈滿廣東，弄得天日無光，無異黑暗地獄。卻不遲不早，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時候，豈不又是一件奇事？

從這一節裏很可以看到，吳趸人要寫的，是最清明的時代最黑暗的事。看來歌舞昇平，實際上是危機四伏，要表現的是這一個時代。這和劉鐵雲的清官更可怕說是理無二致的。其次，取材於梁天來是和寫痛史一樣，雖是講歷史，說公案，實則都貫輸了新的血脈的。他不過是要借歷史的外衣，以攻擊當時的一些貪官污吏而已。這和警富奇書寫作的動機是不大相同的。警富奇書開場第一節說：

昔先傳朱晦菴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景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此詩言吾儒胸中自有真樂，何須爵祿榮身？試看昔年有個富家學者，急於功名，不肯自安其分，後來生出一段荆棘事故，觸怒天顏，看官未曉得，聽我始末言來。

動機顯然是不同的。一個是要揭發所謂清明時代的虛假，攻擊官吏的貪污，一個卻是勸人安分，功名富貴，聽命於天。不僅此也，即以兩書開場文字相較，也可以了然於兩書寫作技術上的優秀。警富新書不但文字上有許多欠通的地方，且結構穿插亦極失敗。最使人感到不快的，是每及一次訴訟，總要全錄雙方稟詞全文，官憲批語，總計起來，四十回書中，這一類的公文竟有二十篇上，且更插進一些時辰鐘時刻表，風雨推測方法表，一類毫無關係的東西，簡直是一篇極拙劣的製作。

九命奇冤的故事，說來並不怎樣的複雜。寫兩份親戚人家，因小故受了壞人的挑剔，漸至成仇。梁家是好人，逐步的退讓，但凌家依然不放手，於一晚縱火，燒死梁家八口，梁天來這纔憤極起訴。乞張鳳仗義作證，因官受凌家賄賂，將鳳打死，成爲九命。天來再向上控告，總因爲凌家錢能通神，終

歸失敗。後來沒有辦法，上京去告御狀，凌家又企圖殺害他的性命。總算被他逃過，跑到京師。最後幸遇到一個清官明查暗訪，纔算替他全家伸了冤。寫梁家屢次控告的失敗，真令人憤慨。而每一回控告，寫來各自不同，使讀者毫無重複冗贅之感。警富新書則不同，有時竟祇是一個概略而已。如警富

新書第二十回楊福單拳擒大有，李豐雙足跪高全文：

卻說孔制臺點起文武官兵，放炮三聲，前往捉拿凌犯。委員楊福，千總蘇安，帶領牌刀弓箭手百餘人，嚴嚴整整，乘大舟於珠江，兵分三哨，望譚村進發。是時雍正七年，小陽月令。貴興以為訟事安然，將欲大排筵席，廣集梨園，區爵興諫曰：「幾番宴飲不終，被他冲散，須防訟事有變，且勿驚揚。」貴興曰：「表叔是何言也？今日酌答良辰，正好與衆兄弟痛飲一宵，以顯我凌家聲勢。」遂不聽爵興之言。母弟相對，泣於中庭，而孔公已度領去矣。由此觀之，則君子之清政蒞治，其黎民不愛慕者幾希？此話休提。且說肇慶府，遵領孔公之命，將各犯帶回府監，誰想當日簡勒先，聽得貴興案情發作，逃在端州，今聞貴興帶到府監，便改裝去問，二人相見，且驚且喜，設計偷生。貴興囑他如此如此，勒先點頭許諾。忽聞後邊一人叱曰：「汝等休要在此生事，貽害於吾。」未知此

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九命奇冤是絕沒有這樣拙劣的描寫。這一回在九命奇冤裏是第二十六回，回目是楊巡捕勇擒大有，孔制府夜審喜來，全文字數有三千五百之多。從孔制台回到衙門，委武巡捕出發捕捉寫起，到凌家奸細的報信，凌家置之不理，歡宴如故。捕捉的場面，孔制台的審問，把二二百字的原文，演成了十倍之多。全文過長，這裏只節出「捕捉」的一場，再做一回比較：

說聲未了，只見一個武官，帶領着二十多個刀牌手，直闖進來。爵興情知不是路，連忙走入後面，要開後門逃走。誰知開出門時，當面站着一個戴白石頂子的，說聲「那裏去！」一手拿下，喝叫刀牌手綁了。仍舊叫人守了後門，把爵興帶到前面來。只見衆刀牌手，把衆強徒一個對一個的都綁起來了。貴興卻是面如土色的跪在地下叩頭，嘴裏只說求大老爺饒命。爵興喝道：「蠢奴才，萬事當官去講，你對他叩什麼頭？」又冷笑道：「也不知是甚麼事，這裏影子也不知道，也不給人家公事看，就這樣胡裏胡塗的來拿人。」說聲未絕，蘇安飛起一掌，照臉打去，喝道：「瞎眼賊，你不看見令箭麼？」爵興回眼一看，果然見楊福手裏拿着一枝令箭，心中暗想道：「今番要死了！」

怎麼動起令箭來！但不知是撫院那裏始終瞞不過呢！還是天來又到督署去上控呢？因改了笑容道：「方纔不知兩位尊官，多有得罪，不知兩位是奉了那個衙門差委的？我們這裏茶資還沒有奉送。」貴興此時已被綁了，聽了這話，忙道：「是呀，你們快點放了我，我到裏面取些茶資奉送。」楊蘇兩個，只是不理。一面指揮拿人，一面叫到裏面去搜，是男子一概捉了來。只見一個刀牌手，綁着一個人從書房裏出來，哭道：「幾乎叫他躲過，他躲到烟榻底下，我低下頭去一看，那榻底是漆黑的，原看不見他，他卻叫起大王饒命來。他自己便是強盜，卻當我們是強盜呢！」貴興看時，卻是宗孔，鬧的滿面灰塵，一頭蛛網。楊福便教再搜，是看不見的地方，拿刀去搨，一時裏裏外外，都搜遍了，一共拿了七十多人。原來他們正在那裏做戲，連戲子一並捉在裏面，所以有這許多人。當下收拾要走，忽然一個刀牌大叫道：「這是那裏來的東西，好臭呀！」楊福問是甚麼事，那刀牌又叫道：「呀！房頂上還有人呢！」說聲未絕，楊福早已撩起長衣，一跳上屋，果然見有一個人在那裏逃走，原來正是林大有。他上屋之時，已是吃醉了的人，伏在那裏，被風一吹，那酒性泛了上來，忍不住便吐，恰好吐在那刀牌身上，因此敗露了。楊福飛身上屋去捉時，他方

纔立起要走，楊福已走近身邊。大有着慌，虛幌了一拳，楊福舉手招架，招了個空。大有將身一閃，輕輕的一跳，已跳在三尺之外。楊福不敢怠慢，將身一縱，趕將過去。大有轉身作一個猛虎下山之勢，劈臉撲來，要想楊福一閃，他好乘勢翻個筋斗，到楊福後面去。那禁得楊福眼明手快，看見他撲來，連忙作一個童子拜觀音之勢，把身子一低，順便伸出一脚，在大有腿上輕輕的搨了一下。大有是被酒的人，饒你有十分武藝，終有點脚根浮動。被這一搨，不由倒栽葱的跌了下去。下面擡頭看的人多，這一下恰好跌在衆人頭上，不會把他跌傷，一擁上前綁了，連夜解到省城。這是安和先生所輕輕帶過了的，在吳趸人寫來，卻是有聲有色，一段極緊張有味的文字。在這些地方，可以看到九命奇冤的描寫能力。而從全書中，更容易體驗到他對於晚清的貪官污吏，具着怎樣憤慨的心情。九命奇冤的價值，有超過胡適所說而上的。

熱血痕四卷四十回，也是當時講史中的優秀之作，實際上也是「公案」李亮丞著，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作新社刊，演吳越事，以女俠衛倩與男俠陳音爲主，西施事祇側面的插敘了幾

筆，是別有眼光者。此書寫作主旨，自是勸大家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應該臥薪嘗膽，共禦敵國的外侮。一班愛國的義士，如書中所寫，是經過不知多少困苦艱難，纔把亡了的國家，使它甦生起來。亡國後的苦痛，書裏說得也相當的多。如陳晉父親的被鞭打而死等等，都是極殘酷的事實。文筆也很老鍊。要說有缺點，那就是本書的下半部，忽然加入一些神話的部分，如衛倩從仙人學道，後來用仙法作戰一類的事。不過就大體上講，這是一部很有意義的書。書前有滿江紅詞道：

閒煞英雄，銷不盡，填胸塊壘。徒惆悵，橫流無楫，磨刀有水。側注鷹麟橫太甚，沈酣獅睡吟難起。歎魯陽，返日苦無戈，空切齒。局中人，都如此，天下事，長已矣。且抽毫據臆，撰成野史。熱血淋漓三斛墨，窮愁摺疊千層紙。願吾曹，一讀一悲歌，思國恥。

熱血痕寫作的旨趣，作者的胸懷，於此可以見之。他在篇首又發凡道：「彼豈真有所恃而敢於相辱，我實不克自立而自取其辱。人將辱我，我不能預防之，是無謀。人方辱我，我不能抵制之，是無勇。人既辱我，我不能報復之，是無恥。無謀者愚，無勇者怯，無恥者鄙。一事辱我，事事相偪，一人辱我，人人效尤；遷延隱忍，紛至沓來，不惟人不齒我於人類，即自問亦不堪以人類自待。」要使不斷的受外人

之侮的中國，能以雪恥自立，這是熱血痕的所由作。他雖然覺得臥薪嘗膽是應該的事，而唯一的借重西施，卻又有不甘。因此，在本書的前半，遂出現了一個義士陳音，由他的行動裏，來象徵臥薪嘗膽的艱苦，而帶出一班藏在草野，時時闖起的義士，在後半使女主人公以女俠的新姿態出場，來進行復國的戰鬥。

開始幾回，寫衛倩祖孫的受辱，陳音的仗義解救，被虜越人的奴隸生活，處處使人動魄驚心，感受到國亡後非人苦痛。陳音因父被擄，前去探望，趁放馬時一訴離衷，卻想不到馬脫韁逃走，跑入園內，損壞了花木。他父親因此被吊在樹上，活活的打死，然後抬到野外埋了。陳音得知這個信息，真是痛不欲生，誓復父仇，當夜又偷偷的前去，把父親重行埋過。他容易打聽到打死他父親那人，便在那人出獵的日子，去殺死了他。書中寫他復仇的一段很精彩：

到了山脚，瞥見一隻大鹿騰蹕而來，貶眼已從眼前過去，後股上中了一箭。忽聽轡鈴聲響，急急扭過頭來一看，一匹白馬，駝著一人，潑風似的急驟而來，一認正是原楚。急急抽出牛耳尖刀，一想那廝馬快勢猛，斷然攔遏不住。一眼瞥見樹根處有一巨石，約六七十觔，叫道：「好了！」急急

搖出土來，舉在手中，搶一步向前，在路邊一株大樹後隱身。尙未站定，馬已奔至面前。陳音舉起石，喝聲「著」，一石碰去，恰中馬頭。石巨手重，將馬頭擊破，那馬一聲長嘶，前蹄一跪，後蹄一掀，把原楚顛下馬來，倒在地下。陳音縱步上前，舉起牛耳尖刀，對准原楚頭顛刺去。原楚忽然騰身一躍而起，齊巧躲過。手上的弓，已經落地，順手拔出腰間寶劍。陳音第一刀刺了箇空，復一刀對原楚的咽喉刺來。原楚用劍一撥，噹一聲響，火光亂迸，兩人通吃一驚。原楚一看，認得是那日在別墅前路旁立定那人，不敢怠慢，把劍舞得滾圓，恰如蛟龍夭矯，一股白光，上下旋繞。陳音的牛耳尖刀，連挑帶劃，好似穿梭往來，閃灼不測。戰到酣時，兩道光芒，絞做一團，兩人身軀，忽伸忽縮，四箇脚步，乍合乍離，好一場惡鬪。陳音刀法雖熟，無奈尖刀太短，原楚劍長，終占便宜。若非陳音矯捷，早著原楚的手了。陳音見不能取勝，又恐後面有人追尋來，反難脫身，心中一急，不敢戀戰，把刀對他脇下，喝聲「著」。原楚橫劍一格，陳音掣回刀，趁空轉身，邁步而走，鑽進樹林。原楚那裏肯捨，大喝：「賊人休走！躍步追來。」陳音左穿右跳，十分矯便。原楚本是馬上的將官，步戰之時，已是喫力，又在樹林左追右趕，直累得渾身是汗，氣喘眼花。陳音正往前躡，忽聽背後一聲響，回頭

看時，原楚撲地倒了。急轉身一躍上前，向原楚背上一坐。原楚飛起右脚一蹬，想踢陳音，那裏能夠著身，倒將一株拱把大小的樹踢斷，力真不小了。陳音左手，撐著原楚的頸項，盡力一按，只聽原楚哼一聲，手中劍就鬆了。陳音右手的牛耳尖刀，向頸項一截，鮮血一噴，截下頭來。陳音立起身，把頭摔在地上，罵道：「勢賊！你也有今日！」見原楚衣甲絆在一個木樁上，枒杈穿插，好像經人用手扎上似的，纔曉得原楚是因此倒地。一陣牛耳尖刀，把頭砍得稀爛，又在身上戮了幾十刀，方說道：「這纔出了我一口無窮惡氣！」（第六回）

陳音就此逃出了吳國的境地。一路上連絡義士，準備報復國仇。一天竟遇到一個隱士，叫甯毅，甯東人氏，他本在軍籍，此時退藏在山野。兩人談到國仇，各自飲泣，後來甯毅告訴他：「……只要把這國恥兩字，鑄在心裏，聯絡衆心，籌畫遠計，大家在富國強兵上用一番精力，心堅氣奮，艱險不辭，那有做不到的事？就說身不列朝位，言不入公卿，伏在草茅，作幾部稗官野史，吐一吐胸中的義憤，提一提國民的精神，也不枉國家有這個子民，方是鄭重國恥的道理！」（第六回）這簡直是作者自己態度的表白了。他寫作此書時，沉鬱悲壯的心懷，是完全的吐露了出來。接着是如許多的講史公案

一樣，由於打抱不平，戰鬥，巧遇，結識了無數的英雄。他自己又去楚國學了幾年的製弓，把一切的準備都弄好了。這時越王已預備興師復仇，陳音等遂都前去投效。而女主人公衛倩，雖本是一弱女子，在祖父被暴力擊死，歷盡艱險以後，也遇到了仙人，傳授了許多武藝，也來投身國家。這其間還經許多內部矛盾的調協，無非是勸人從大處着想，不要義氣的意思。同時，這部小說一樣的痛罵漢奸，除去寫了許多事實外，又藉趙平的話發洩他的憤慨：

我國之事，已成累卵，在廷諸臣，一班讒諂匹夫，把祖功宗德，一概忘了，只去趨附權奸，妄希非分，還對着人誇口，說是「識時務者爲俊傑。」可惜好好一句話，被這班賣國求榮的賊，竊去做門面語，真真可笑。不曉得這班人的肺腑是那樣的？又有一班庸奴，時勢到了這等危急，一個個如燕雀處堂，只圖過一日是一日，還要爭位謀利，朝夕爲私人攘位置，爲身家計久長。公家之事，照例敷衍，成敗不管，利害不爭。這班人的想頭，說是國存一日，他自富貴一日，一旦國亡，他們的富貴自在，何必憂他？全不想敵國謀覆人國，不惜千萬金錢，買活他這班人，替他做內奸，溫語厚施，有加無已。止要把你的領土奪到手裏，便把你當奴隸牛馬看待，先把那賣國內奸，借事全誅，

不留遺類。說道：「這班人既肯賣他的祖國，良心是喪盡了，我若用他，倘別的人用錢買他，他又照樣把我的領土賣與別人，如何留得？」據這樣說來，道理是絲毫不錯的，性命且不保，說甚麼富貴？到底賣國有甚麼好處？何如披肝瀝膽，替祖國勤修內政，抵禦外侮，以報世受之恩？邀天之福，得以轉危爲安，反弱爲強，不但祖國譽之爲志士，就是敵國也要稱之爲偉人，何患富貴？萬一不幸，心竭身死，爲竹帛增光，爲河山壯氣，衆口的贊頌，萬世的馨香，那富貴何等的長久！這是明明顯顯的道理，無奈這班人利慾薰心，全不在此等處思索，真堪浩嘆！

在戰爭的準備中，當然還穿插了許多場面，如陳音的折服衆將，大家服了他做領袖。後來衛倩來了，大家因爲她是小女子，看不起她，照例又服了一回三軍。她又會到了自小就失了踪的哥哥衛英。最後是越王報了仇，獲得了全勝。而陳音也就在最後一重要戰爭裏犧牲掉。大家功成以後，看看當局者又不能見容，開始殺害賢良，便先後辭了官職，退隱了起來。所以全書的結詩是「……一時忠孝，萬世楷模，報仇雪恥，是大丈夫。」晚清的政治社會，在這一部公案裏是透露了不少的消息的。失敗是在迷信事件的攙入，不像吳趸人，雖也穿入一二迷信事件，而加以合理的解釋，說是由於思

故國而起的妄想的得體。

精禽填海記十回，沁梅子著，光緒丙午年（一九〇六）愈愚書社刊。沁梅子不知何許人，據可考者，彼尙有滔天浪一種，亦是歷史小說，惟紀實性較弱，是如他自己所說：「憑着自己高興，張長李短的混說。」精禽填海記則不然，據第一回書，其內容是：

載明末清初虎鬪龍爭的事業，自崇禎元年起（清天聰二年）至永歷三十七年止（清康熙二十二年），共歷五帝（崇禎，宏光，隆武，紹武，永歷）五十六年。而中國版圖，始全歸大清統轄。其間庸人誤國，烈士死義，與夫驕將悍卒之跋扈飛揚，蔑上無等，凡可驚可愕可歌可泣之事，爲從前小說所未有者，此書無不全備。然書係歷史，作者斷不敢恣弄筆墨有誣古人。故凡寫一事，記一言，莫不旁稽博考，力求無誤。

是可見此書實爲極可靠之講史。惜謹成第一編十回，從「崇禎帝入承大統」寫到秦良玉「畏罪督師追勦流寇」遂中斷。然全書內容，就編輯大義看，是仍大體可見的。就是「於福唐桂三王事

實，載之彌詳，而於甲申以前之事，不過略略敘，「因崇禎一朝事故，載在正史，閱者早已明了。」其次就是「明季流賊，共有一百七十餘股，而於明社存亡有關係者，不過張李二賊，故是編於二賊事載之較他寇爲詳。」

此第一編，主要的是寫袁崇煥李自成張獻忠事。始袁崇煥的再起用，寫到他被誤會遭殺害，從張李的初生寫到他們的成長，接觸到秦良玉的剿匪被騙。事實與歷史所載，無多大出入，其敘述次序，就回目可以看得出來：

崇禎帝入承大統；鄭芸龍據守金門。

貪爵位鄭芸龍受撫；排建部袁崇煥督師。

袁崇煥計斬毛文龍；尚可喜投降滿洲國。

失遵化王元雅被戕；信反間袁崇煥下獄。

馬世龍追襲滿洲兵；李自成請捕甘涼盜。

李自成兵潰金縣界；祖大壽被困大凌城。

朱大典肅清東省；孔有德歸順滿洲。

陳奇瑜會師專剿五省城；顧君恩獻計會合十三家。

盧象昇大破李自成；張獻忠僞降熊文燦。

諱和懼敵喪失忠良；畏罪督師追剿流寇。

作者寫作此書的目的，是在表揚忠義，當然含有不少反滿的意義。惟成就殊不如吳趸人，一般言之，亦不過是水平線上的著作而已。至其特長，可說在材料的剪裁方面。寫流賊雖僅一二股，而繁複的不可收拾的形勢自見。再加外患頻來，更形成了明室崩潰的必然。茲節錄一節，以見當時情形：

這時候，鄭崇儉已請到，與嗣昌相見畢，寒溫數語，即談兵事。嗣昌道：「陝賊李自成，謀者傳其已死，究竟確否？」崇儉道：「初時喧傳他已死，官軍頗甚懈怠。那知張獻忠穀城重叛後，自成亦出而招其黨，勢復盛。經兄弟發兵圍之，已將獲矣，又被他逃去。」嗣昌道：「怎地已將獲住，又會逃去？」崇儉道：「這也是我自己不好，我思窮寇必定死鬪，因令圍師缺着武關一道，並伏於商維。鄭均可一鼓擒也，那知竟被他乘間逃脫。」嗣昌道：「流賊西奔東竄，很難收拾，必須把他攔在

一處，然後可以殄滅。川地阨塞，若能合羣賊而蹙之，則軍事方有起色。」崇儉道：「閣下所見，高明的很。但現在國家的患，不僅在這幾個流賊，那清兵每每入侵，也是不了之局。吾在國內收拾流賊，剛剛將次撲滅，清兵又殺進來了。忙撒了流賊，去禦清兵。等到清兵出境，流賊的聲勢，又盛的了不得了。往返奔波，這局如何可了？」嗣昌道：「我也知道，所以我想且與清國成了和議，好把全力專注在流賊一面，事情豈不易辦了些？」崇儉道：「必須我之力足以制清，他方纔肯與我和。如今知我內有寇亂，力不足以外抗，又如何肯和呢？」二人談論了會子，各自分散，那崇儉依舊回向陝西本任去了。（第十回）

其目的在寫種族革命的，亦有仇史一種，刊雜誌醒獅（黃帝紀元四三九七年），作者署痛哭生第二，未完。其凡例第一條云：「是書專欲使我四萬同胞，洞悉前明亡國之慘狀，充溢其排外思想，復我三百餘年之大仇，故名曰仇史。」第二條云：「是書乃繼痛史而作，我佛山人之著痛史，仲莊論寓微言，蓋欲我民族引古鑑今，爲間接之感觸。嗚乎！今禍亟矣，眉睫之間，斷非間接之激刺所能奏效，故鄙人焦思苦慮，振筆直書，極力描寫本族之傷心痛病，與異族的野蠻狂悖，言者無罪，聞者可興，其

或能成自由魂革命軍之價值歟？」第三條云：「是書以明神宗萬歷年間漢奸范文程投滿起，至永歷帝二十二年台灣鄭克塽降清止，爲漢室死生存亡，顛扑起滅之一大慘劇。」卽此三例，可以想見作者寫作仇史之動機與態度，有較之吳趸人更進一步者，大概是要藉此書以鼓動讀者種族革命之熱情。

仇史的材料根據，據作者在凡例裏所說，是根據萬季野的明史稿，明季稗史，荆駝逸史，永歷實錄，南部新錄，勝朝遺事，清史紀略，清秘史諸書。規模是很宏大的，惜乎發表數回，寫到滿人和明最初的戰爭，卽行中輟。這裏祇得把首回「驚災變漢奸投異族，上尊號滿酋創雄圖」裏的一段楔子抄錄於此，以作一個歷史的紀念：

話說我們中國，居亞細亞洲之東部，本爲世界文明一大祖國。自從皇古時候，文化就肇有基礎。唐虞時候，便蓬勃發達起來。由唐虞而周，秦，漢，唐，更發揮光大到十分了。卽如現在的日本，朝鮮，安南諸國，好像我們中國文化裏生出來的兒子一般。更有那波斯，突厥，大食等國，也都受了我們中國文化的影響。再說本部的地勢，東環渤海，西接沙漠，南至南海，北踰長城，西接陰山。論大

嶺則有南嶺北嶺之二大山脈。論大河則有黃河揚子江之二大河流。論大山則有五嶽。論大湖則有五湖。真是祖宗遺下一個莫大的產業，我們做子孫的，應該如何愛惜他，保護他，使他發達進步到極點？乃不料一次被五胡沙陀亂了，二次被蒙古胡元佔了，到了第三次，又被這滿洲的旗人，不遺一兵，不折一矢，把一個幾千年文明祖國，捉雞子也似的輕輕巧巧提了過去。用夷變夏，例置冠裳，使我們堂堂華胄，三百年不見天日！這個仇恨總算不共戴天了！可嘆我們這些漢族子孫，不惟不咬牙嚙齒，想個復仇雪恥的方法出來，還要替虎作俵，助紂爲虐，把國民的五官四體，都層層束縛起來，一齊無臭無聲，倒說是太平世界。正所謂皇上是開門揖進來的一個強盜，臣下又是惡主僱下的一班狂奴。這等全沒心肝的人，便千刀萬剮，也不能替我們民族出絲毫兒怨氣！咳！此又是後一層說法，若從原因上追溯起來，他們的罪惡，更有伐南山之竹不能書，傾西江之水不能濯的。卽如這些異族，起初原沒有吞併中原的思想，不遇開釁邊防，圖些便利而已。誰知那些大臣，視同兒戲，先則養癰貽患，到了後來，見勢頭不對，也就樂得做人情，將故國河山，當見面禮，雙手奉上，博得個新朝甚麼公侯伯子男。心裏只說可以安享富貴，不提防異族

仍要尋些故事，弄得他七顛八倒的，沒好下場。到了死後，還要把他尊姓大名，眼睜睜的高標在二臣傳上，你道是何苦自尋煩惱咧？這麼說起來，他那媚外性質，竟是從娘肚子帶來的。須知一國政府裏的人，都像這班喪盡天良，供奉異族，則袞袞諸公，已是早不可靠了。所望我們民族，再不可因噎廢食，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俗語說得好，「只要人手多，牌樓造過河，」天下本無難事，如果處心積慮，敢作敢為，又何怕不能轉弱為強，轉敗為勝呢？即不然，便大家同心戮力，多結幾個生鐵鑄成的團體，人人心裏，都存個家可亡而國不可滅，身可死而種不可絕的主意，恁他異族強鄰，百般侵奪，只除我一國人都死淨，總不投降。看官，這些話並非我做書的嚼舌謠言，都是可憑可據，觸動感情。並可使普天下衆生，昏昏大夢，從雲端裏一跤跌醒，放出幾個霹靂來，轟得那五百萬賤種狂奴，沒處討命。這就是我做書的本意了。

相反的，當時爲「仇」而寫的小說也有不少，如吳興待飛生的國朝中興記四十回，和中興平 捻記四十回（集成圖書公司版，一九〇九），黃漢傑陸稼書演義二十八回（滿青齋版，一九一〇），

都是歪屈事實，向清廷獻媚之作。其較了解他們的，只有黃小配的洪秀全演義，惜乎做到五十四回就中止了，且出版期已在清社覆滅以後。寫鴉片戰爭的也有一種，名鸚粟花，二十五回，觀我齋主人著，詳於事變經過敘述，惜無高度成就。取材雲南土司的，還有東澗冷道人守白氏笏山記六十九回，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〇）廣智書局刊，寫土司的淫威，以及民衆反抗的失敗。前三分之一寫得很好，乃後走入武術小說途徑，毫無新意，遂漸弱。「於當日文忠運籌，庸臣誤事，以及英人貽禍中國，無禮要求，詳敘始末，纖悉無遺，」惜乎在藝術上成就不高。

又有一種名艮獄峰，十六回，蟄園著，新世界小說社版，光緒三十二年刊（一九〇六），完全是宣和遺事與南渡錄的重演。序末有「蟬螳忘雀，蠻觸爭蝸，回首覆車，殷鑒不遠，後之覺者，竊願垂意於斯編。」寫作主旨可見。惟對史實既無發明，寫作得亦平凡。改良小說社刊望帝魂（一名杜鵑血）十八章，卓書著，亦係演二帝北狩事，以舊宮人綃孃爲線，寫二帝在途中至死經過，較艮獄峰爲優，惜係文言。

其屬於國外的，最主要的著作，有雨塵子洪水禍（新小說）寫法國革命事，至六回，卽中斷，爲

反專制之作，文筆甚矯健。又有玉瑟齋主人回天綺談十四回，萬國演義六十卷，周新菴世界進化史二十二回，經國美談二十五回，洗紅厂主泰西歷史演義三十六回，美國獨立史別裁，皆可讀，以洪水禍，經國美談，及泰西歷史演義爲最佳。

第十三章 晚清小說之末流

吳語小說，在晚清亦甚繁榮。中國小說史略云：「光緒末至宣統初，上海此類小說之出尤多，」確是事實。然當時之吳語小說，亦如胡適所言：「海上繁華夢與九尾龜所以能風行一時，正因為他們都只剛剛夠得上『嫖界指南』的資格，而都沒有文學的價值，都沒有深沉的見解，與深刻的描寫，這些書都只是供一般讀者消遣的書，讀時無所用心，讀過毫無餘味。」故雖在數量上似極繁榮，實則沒有一部趕得上海上花列傳的。就中比較可稱者，倒不是胡適所舉的海上繁華夢與九尾龜，而是李伯元的海天鴻雪記。

海天鴻雪記二十回，署二春居士編，南亭亭長評，實則二春居士，即李伯元也。世界繁華報館刊（一九〇四）全書未完，大概是第一集。胡適云：「他（指李伯元）死時，繁華報上還登着他的一

部長篇小說，寫的是上海妓家生活，我記不得書名了；他死後，此書聽說歸一位姓歐陽的朋友續下去，後來就不知下落了。（官場現形記序）也許指的就是這一部書。可惜二十回以後，竟沒有印出來。這一部小說，雖是未完的稿子，但從文學的觀點看起來，卻是當時比較好的一部。卷首有茂苑惜秋生的序文。第一回的開場，是作者所寫的一篇小引：

上海一埠，自從通商以來，世界繁華，日新月盛，北自楊樹浦，南至十六舖，沿着黃浦江，岸上的煤氣燈，電燈，夜間望去，竟是一條火龍一般。福州路一帶，曲院勾欄，鱗次櫛比。一到夜來，酒肉薰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這個地方，覺得世界上最要緊的事情，無有過於徵逐者。正是說不盡的標新炫異，醉紙迷金。那紅粉青衫，傾心遊目，更覺相喻無言，解人難索。記者寓公是邦，靜觀默察，覺得所見所聞，雖然過眼烟雲，一剎那間都成陳迹。但是個中人離合悲歡，組織一切，頗有可資談助的。記者躬逢其盛，因想人生世界上，只有過去，未來，而無現在。自己蓬飄萍萃，偶然來到此地，纔看見這些景象。倘然不到此地，連過去那影子也看不見，何況將來？又想目下繁華世界，此地也算數一數二的了，百年後又不知作何景象？就這泡影駒光裏，這些人現出無數怪象，真是噫

姑不知春秋，燕雀巢於幕上了。想到這裏，覺得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獨立蒼茫，非常沉痛。此記者著書以前之思想也。嗟乎！殘山賸水，存大塊之文章；鴻爪雪泥，結偶然之因果，干卿底事，未免有情，聊寫予懷，請觀載筆！

此足見著者寫作動機，有不同於其他作家之處。他不是要寫嫖客妓女相互間的勾引欺騙，使之成爲嫖界指南，而是要描繪出這一個特殊的悲慘的社會的陰影。此從書的內容裏可以看到，從茂苑惜秋生的敘文裏也可看到。故於書中的人物，一一的有所褒，有所貶，有所恻嗟太息，有所嬉笑怒罵。

其次，當時號稱描寫嫖界的吳語小說，真正以吳語出之的並不多。若海上繁華夢九尾龜之類，實際上還可以說是以普通語爲主的，間用吳語而已。海天鴻雪記則正相反，以吳語爲主，普通語副之。故論吳語小說而強調此書，其因亦在此。書中所記，自仍不外妓女嫖客間之私生活，但其事均極平凡，毫不見他書中之所謂「驚人手段」。吳語的部分，如第五回寫老二要壽生請客：

壽生臉上一紅，遂問老二道：「耐尋我啥事體？」老二道：「啊呀，耐啥忘記哉？耐說今朝搭倪吃

酒呀！壽生道：「我今朝嘸不功夫。」老二道：「耐夷要滑頭哉！夜裏向有啥個事體？」壽生道：「故歇朋友也嘸不，那哼吃酒？」老二道：「朋友末好去請個碗。倪今朝一臺酒也嘸不，阿要坍檯？」進卿道：「唔篤今朝阿是燒路頭？」老二道：「宣卷呀！俚末總算老客人哉！隨常日脚，從飭叫唔做花頭個，今朝日脚浪尷尬仔，阿要搭倪綳綳場面來介。」老二正在指手劃脚，不提防余雙人絜着鈞伯從背後掩來，偈緊仔喉，噉道：「做花頭末做末哉碗！」老二沒有留心，嚇了一跳，別轉來將雙人肩上狠狠的打了一下，說道：「耐個斷命人，哈落實梗捐嘎！恨得來！」壽生道：「耐撒別人個爛扇，別人自然也撒耐個爛扇哉碗。」當下大家一笑。

方言的應用，更足以增加人物的生動性，而生活性格，由於語氣的關係，也更容易曲曲的傳達出幾個人的性格，雖僅用了二百七十四言，已具着極清晰的印象。這是用方言的力量。同時，在海天鴻雪記裏，也可以看到李伯元描寫女性的才能。他的小說，很少寫到女性，即寫到也不見如何的生色，而海天鴻雪記卻不然，好幾個女性，在他的筆下，都是極生動的。最成功的，要算寫那處處想佔人先的高湘蘭。在陰雨之夜，與知心客的全宵身世之談，是一段極微妙的心理描寫；與花寓搶車一節，

更是在行動之中，表現出極強的性格來：

剛到石路口，忽見一部馬車如飛駛來，轉瞬已到面前。湘蘭看時，正是老門檻阿康的馬車，載着三馬路花寓，還有一個男人，沒有看得清楚。湘蘭疾忙站起，喚着阿有道：「倪快點調頭去追阿康格馬車哩！」阿有答應一聲，拿手一緊，往後一帶，斂地調過頭來。湘蘭的那匹青馬也狠能走的，禁不住阿有連加兩鞭，那馬性起，把脖子一挺，四個蹄子洒開，旋風般的趕上去。老門檻阿康沒有想着有人要搶他馬車，驀地聽見馬蹄奔放，回頭一看，湘蘭的馬車已相離不到一丈。花寓在車上喊道：「阿康快點哩！高湘蘭要搶倪馬車哉！」阿康猝不及防，吃一大驚，趕即加上一鞭，拿韁繩一緊。忙中卻亂了手脚，那馬捨命的望前直跑。轉瞬到了泥城橋堍，看見橋上站的印度巡捕，猛想起馬車不能過橋，把韁繩很命的一勒，又望右邊一帶，打算沿滾轉灣。那馬正跑得高興，忽然經了重勒，跳了一跳，斂地直立起來，把車子拖上了橋，望印度巡捕身上撞去。說時遲，那時快，高湘蘭的車就這個時候，卻轉了灣。高湘蘭在車上連連拍手，馬車沿浜一直跑去，湘蘭非常得意。

接着又寫回到家裏，「叫起老娘姨阿銀一千人，指手劃腳，告訴他們，搶出了花寓馬車。」後來阿有說，花寓要被罰，她「心上尤爲舒服。」把這女性的性格，活生生的畫了出來。如寫華生與謝寶玉的相遇。三次的描寫，各有其不同的寫法。最後的會見，更如游龍之見首不見尾。輕描淡寫，神韻極佳。寫老二的行爲不當，弄得走頭無路，也自有其成功處。在男性方面，以寫鈞伯的個性爲最明顯。惜此書未曾完稿，不然，又安知其不能與韓子雲海上花列傳相掙？

當時這一類的小說很流行，有用吳語的，也有不用吳語的。以警夢癡仙的海上繁華夢一百回（笑林報館，一九〇三），漱六山房的九尾龜一百九十二回（點石齋，一九一〇），最爲有名。此外還有老上海的上海新繁華夢五卷四十回（自印，一九〇九），夢花館主九尾狐五集五十回（社會小說社，一九〇八），黃小配廿載繁華夢（一名粵東繁華夢）四十回（上海書局，一九〇八），嫖界箇中人最近嫖界秘密史二十回（時務報館），天夢蘇州繁華夢九回（改良小說社），顧曲周郎九尾龜（文藝消遣所），佚名名妓爭風傳三十二回，女總會十六回，美人計十六回（上海書局，一九〇九），情天劫十六回（改新書局，一九一一），馨谷情界囚（改良小說社，一九〇八），潭溪漁隱新貪歡報十四

回，都無足稱。其取材某一妓者，有鍾心青新茶花三十回（明明學社，一九一〇）、盧醒父歸來燕二十一回（香港實報館，一九一一）、吳趸人亦有胡寶玉（廣內書藏，一九〇六）一種，然非小說也。

晚清小說中，又有名爲「寫情」者，亦始自吳趸人。此類小說之最初一種，卽恨海。中國小說史略謂：「吳沃堯之所撰著，惟恨海、劫餘灰，及演述譯本之電術奇談等三種，自云是寫情小說。」電術奇談（洪如松有類似之作，名電幻奇談，改良小說社版，一九〇八）雖早於恨海，其歸入「寫情」實在有恨海之後。何謂「寫情」？吳趸人說：

我提起筆來，要敘一段故事，未下筆之先，先把這件事從頭至尾，想了一遍。這段故事敘將出來，可以叫得做「寫情小說。」我素常立過一個議論，說人之有情，係與生俱來。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大抵嬰兒一啼一笑都是情。並不是那俗人說的情竇初開那個情字。要知俗人說的情，單知道兒女私情是情。我說那與生俱來的情，是說先天種在心裏，將來長大，沒有一處用不着這個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罷了。對於君國施展起來便是忠，對於父母施展起來便是孝，對於

子女施展起來便是慈，對於朋友施展起來便是義。可見忠孝大節，無不是從情字生出來的。至於那兒女之情，只可叫做癡。更有那不必用情，不應用情，他卻浪用其情的，那個只可叫做麗。還有一說，前人說的那守節之婦，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無瀾，絕不動情的了。我說並不然，他那絕不動情之處，正是第一情長之處。俗人但知兒女之情是情，未免把這個情字看的太輕了。並且有許多寫情小說，竟然不是寫情，是在那裏寫魔，寫了魔還要說是寫情，真是筆端罪過。（第一回）

這是吳趸人所說的「寫情小說」的大旨。話雖如此，可是實踐上卻不盡然。他的初意，固非寫魔，如恨海，如劫餘灰，但影響所及，是終竟成了一個寫魔的局面。吳趸人的寫情小說，雖也不免於男女之私，但內在的社會性是很強的，恨海是以庚子事變做背景，劫餘灰的悲歡離合，卻襯着華工生活。但發展下去，竟祇有男女之私，不見社會生活了。這是後話。吳趸人對於恨海，是很自滿的，後來他寫過一條筆記，說這部書創作的過程，載在月月小說第八期上：

作小說令人喜易，令人悲難，令人笑易，令人哭難。吾前著恨海，僅十日而脫稿。未嘗自審一過，即

持以付廣智書局。出版後偶取閱之，至悲慘處，輒自墮淚，亦不解當時何以下筆也。能爲其難，竊用自喜。然其中之言論理想，大都皆陳腐常談，殊無新趣，良用自歎。所幸全書雖是寫情，猶未脫道德範圍，或不致爲大君子所唾棄耳。（雜說五）

此可證吳趸人對恨海之愛好。然此書除背景外，實無可取處，其情節前已詳言之矣。故此處祇略談劫餘灰。此書共十六回（月月小說第一卷十期至二卷末）演廣東南海縣一個故事，情節很是悲慘。男主人公名陳耕伯，女主人公是朱婉貞，可以說是一對才子佳人。訂了婚以後，男的到省去趕考，竟得中了，一家歡喜，自不必言。那知他的叔叔仲晦，竟趁他在省的時候，把他串賣去做豬仔。後來又借外母七十歲正壽，約他父親和婉貞到省祝壽，他們又想順便再去尋訪，就同去了。不意到了中途，仲晦竟把他哥哥騙上岸去，把婉貞騙到香港，賣給船上做妓女。婉貞當然不從，被禁錮毒打。後來給她想出一個法子，騙鴛兒說，讓她先去燒一回香。她擇定的日子，正是地方官進香的例日。果然攀住轎子報了稟以後，竟蒙收了狀子，把她帶回衙。原來這官是他父親的朋友，她因而得救，被派人雇船送了回去。不幸走到肇慶峽，因水溜過急，船翻了，她流了很久，被一官舟救起。這官又轉她的念

頭，逼她作妾，她反抗，被毆而死。

實際上她是暫時氣絕，到棺材擱在曠野之後，竟而甦醒過來。這時正值大雨，她踢開棺蓋，走了出來，淒涼非常，而又無地可奔。後幸走到一個尼庵，泣告經過，纔被收留。因種種刺激，她在庵裏又病了一場。卻想不到因病而找到的醫生，竟是一個豪俠，得知婉貞的際遇，不但替她醫好了病，還親自的送了她回去。仲晦是一直不敢回去，然亦不知其所在。後有人自長沙經商回，始知其消息。耕伯父急欲得兒子消息，遂借此人同去湖南。到時，仲晦已因犯罪入獄，幾番探問，終不吐實。最後始言耕伯實到香港，旋染時疫死。耕伯父信以為真，祇得返里，婉貞得信，亦哀痛異常。因矢志守節，照例抱主成親。卻想不到再過幾年，耕伯竟逃了回來，而且已經在外成親。最後是全家議定，兩人平等，不分妻妾，一家團聚，快樂不盡。

在劫餘灰的卷首，吳趸人照樣發了一回「寫情」的議論，其間有云：「上自碧落之下，下自黃泉之上，無非一個大傀儡場，這牽動傀儡的總線索，便是一個情字。大而至於古聖人民胞物，與已饑已溺之心，小至於一事一物之嗜好，無非在一個情字範圍之內。非獨人有情，物亦有情。如犬馬報主

之類，自不能不說是情。甚至鳥鳴春，蟲鳴秋，亦莫不是情感而然。非獨動物有情，就是植物也有情。但看當春時候，草木發生，欣欣向榮，自有一種歡忻之色。到了深秋，草木黃落，也自顯出一種可憐之色。如此說來，是有生機之物，莫不有情。」這裏反映的吳趸人的思想，是更加明晰的。而即此也可以知道吳趸人的所謂寫情，實際上不外是舊的才子佳人小說的變相，反映的仍舊是一派舊的封建思想。

由吳趸人這一類寫情小說的產生，於是有天虛我生的淚珠緣（月月小說）李涵秋的瑤瑟夫人（小說林社，一九〇六）雙花記（小說林社，一九〇七）小白的鴛鴦碑（小說林社，一九〇八）平垞的十年夢（一九〇九）符靈的禽海石（羣學社，一九一〇）非民的恨海花（新學界圖書局，一九〇五）佚名的春夢留痕（上海小說進步社，一九一一）虛我生的可憐蟲（集成圖書公司，一九〇九）息觀鴛鴦劍（改良小說社，一九一〇）破鏡重圓（改良小說社，一九一一）佚名的女豪傑（改良小說社，一九〇九）銷金窟（時報館，一九〇八）綺痕愛苔小傳（月月小說）一類的產物，繼續的發展下去，在幾年之後，就形成了「鴛鴦蝴蝶派」的狂飈。這後來的一派小

說的形成，固有政治與社會的原因，但確是承吳趸人這個體系而來，是毫無可疑的。

晚清又流行着所謂「擬舊小說」產生的特別的多。大都是襲用舊的書名與人物名，而寫新的事。甚至一部舊小說，有好幾個人去「擬」。如新西游記，就有陳冷血的本子（有正書局，一九〇九），靜嘯齋主人的本子（小說進步社，一九〇九），袁夢的本子（改良小說社，一九〇九），吳趸人亦有無理取鬧之西遊記（月月小說）有一種，竟多至六冊三十回。新石頭記就有兩種，南武野蠻的十回二冊本（小說進步社，一九〇九），與吳趸人的八冊四十回本（改良小說社，一九〇八）。又有所謂新兒女英雄（香夢詞人，小說進步社，一九〇九），新七俠五義（冶逸，改良小說社，一九〇九）。新水滸亦有兩種，一為西冷冬青本（中華學社，一九〇九），一為陸士諤本（改良小說社，一九〇九）。又有新金瓶梅（天繡樓，傳史，新新小說社），新鏡花緣（陳嘯廬，新世界小說社，一九〇八），新封神傳（大陸，羣學社），新果報錄（漱六山房，申昌書局，一九〇六），新意外緣（叔夏，小說進步社，一九〇九），新西湖佳話（情囚），新今古奇觀（改良小說社），新癡婆子傳

（笑龕居士，新新小說社，一九一〇）等。此類書印行時間，以一九〇九爲最多。大約也是一時風氣。此類書之始作俑者，大約也是吳趸人，然窺其內容，實無一足觀者。

如吳趸人之「新石頭記」四十回，他的目的，「是要寫寫自家的懷抱，」這意義似未可厚非。如利用此書的寫作，以發表其政治思想，解釋許多科學人生的問題，介紹生物學的智識，描寫機械，都不能說是怎樣的壞事。然要傳達這一切，又何必定要利用舊書名舊人物呢？從地坎裏掘出死人，來說明新思想與新智識，不但失掉事實的嚴肅性，也會使讀者感到無聊，這效果又將在什麼地方？而且吳趸人自己說得好：

大凡一個人，無論創事業，撰文章，那出色當行的，必能獨樹一幟。……小說一端，亦是如此，不信，但看一部西廂，到了驚夢爲止，後人續了四齣，便被金聖歎罵了個不亦樂乎。有了一部水滸傳，後來那些續水滸，蕩寇志，便落了後人批評。有了一部西遊記，後來那一部後西遊，差不多竟沒有人知道。如此看來，何苦狗尾續貂，貽人笑話呢？

明知如此，卻偏偏要做，這可以說是在文學生命上的一種自殺行爲。又如陳冷血，他的力量，也

不是不夠寫幾部好小說出來的，卻偏偏不此之圖，要寫什麼新西遊記，雖其目的在以科學解釋迷信，其效果實質上是不會有的。罵貪官污吏，歷史上有多少好題材，為什麼非來個新水滸，新七俠五義不可呢？這些都是和嫖界小說，寫情小說一樣，是當時新小說的一種反動，也是晚清譴責小說的沒落。從「譴責」到「黑幕」，從「寫情」到「鴛鴦」，超越過了黃金時代的晚清小說，其結果是如此。

最後想附在這一章裏說到的，就是晚清的作家，大概因為都是出身於仕大夫階級，對於農民非常的忽視，在那麼多的寫作之中，竟沒有一本關於農民的書。教育與學生應該是被注意的了，而事實也全是些譴責之作，沒有一部很真實的反映他們新姿態的書。比較可讀的，祇有一部苦學生和一部譴責的學究新談。

苦學生十回，著者未署名，載繡像小說第六十三至六十七期，寫一個苦學生的成功史。主人公叫做黃孫，他帶了很少的錢到日本，在那裏半工半讀。勤苦的結果，在畢業的時候，所留下的錢比之

帶出國的還多。他再到美國。那知到了那裏，竟不讓他登岸，以為他是工人冒充學生。他寫信給公使，公使不理，因為他並非官費。幸而他日本的校長有一封信，介紹他見美國的日本領事，他這時也就無可奈何的去求援。日本領事馬上為他立爭，這纔登了岸，並介紹他到一家報館裏去做工。

報館的主筆是菲律賓人，值因事回去，他不得已只得先去高等學教讀書。寓主人很器重他，把他介紹進一個工廠，他便恢復了半工半讀。時正「華工禁約」以後，不久就有了反響。廠主人被勒令把他辭退。學校的同學因他窮苦，校長特別器重他，他又每次都考第一，是早已妬嫉，便利用這一機會，幾次的向學校要挾，黃孫不離校，他們不上課。黃孫又從學校被斥退。他不得已，又去找公使。公使不但不理，反大加申斥，說他在美國做工，丟了中國人的臉。

黃孫陷於留既不可，去又不能的境地，苦惱得非凡。幸遇一個華僑，得知其經過，竭力的幫他忙。因而黃孫能繼續讀書。黃孫不肯受無努力的酬報，華僑乃辦一夜校，專教華僑子讀，由他主其事。菲律賓人回來後，也經常的約他替報館寫作論文。這樣幾年，黃孫終於學成了。歸國的時候，國內外友人開了一個歡送會，老華僑給了他兩萬美金，托他回國興學。以後，黃孫就專門在國內努力於教育。

了。這部小說寫得不差，最大的缺點，是在許多地方，情節佈置得非常奇巧，而全部都是一種理想。

學究新談，吳蒙著，載繡像小說（第四十七期至七十二期），凡二十五回。內容寫一個老學究因偶而的遇合，竟夤緣成當時的一個新教育家，各方爭聘，實際上他對於教育，是一無所知的。完全是嘲笑在維新期間的，一些在教育方面的投機分子。寫作技術還相當的好。

繡像小說又有悔學子的未來教育史，亦不完。吳趸人有學界鏡八回（月月小說）天僂生有學究教育談（月月小說）也是譴責之作，無特殊優點。暴露留學生的，有履冰東京夢八回（作新社，一九〇九）叔夏女學生（改良小說社，一九〇八）老林學堂現形記（又名學究變相）（改良小說社，一九〇九）瘦腰生最近學堂現形記（小說進步社版，一九〇九）遜廬學生現形記（樂羣版，一九〇六）皆不足述。

也有科學冒險之類的小說產生，如吳敬恆的上下古今談（文明版，一九一一）何迥的獅子血（公益版，一九〇五），以及解剖生理的生生袋（繡像小說）等，大都是以小說的形式，說明科學的原理，作提倡科學，啓發冒險精神的運動。惟就藝術上講，殊無成就可言，亦祇得從略。

第十四章 翻譯小說

如果有人問，晚清的小說，究竟是創作佔多數，還是翻譯佔多數，大概祇要約略的了解當時狀況的人，總會回答：「翻譯多於創作。」就各方面的統計，翻譯書的數量，總有全數量的三分之二，雖然其間真優秀的並不多。而中國的創作，也就在這洶湧的輸入情形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譯印西洋小說，現在所能考的最早的期間，是在乾隆的時候，約當公歷一七四〇年左右。那時期都是根據聖經故事，和西洋小說的內容，重新做起，算爲自撰之作，如歐文雜記之類。稍後始有長篇，最初的一種，是瀛寰瑣記（申報館版）裏的昕夕閒談（上卷三十一回。下卷二十四回）。譯者署蠡勺居士。到光緒三十年（一九〇〇），經譯者刪改重定，印成單本（文寶書局），署名易爲吳縣蔡牀臥讀生。前有重譯外國小說序，稱其目的，在貫輸民主思想，認爲中國不變更政體，決無富強之路。大規模的介紹翻譯，卻在中日戰爭（一八九五）以後。

梁啓超的譯印政治小說序（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是指示翻譯小說重要性的最初的文章，此文作於嚴復夏穗卿本館附印小說緣起後一年，正當「戊戌政變」的時候。他主張翻譯政治小說，以作宣傳的武器。他說：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費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僧，而商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爲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爲功最高焉。

所以說，「特採外國名儒所撰述，而有關切於中國時局者，次第譯之。」從「有關世道人心，」到可以作爲政治及社會改造的武器，這是對小說理解的長足的進步。因此，大家便注意於小說的翻譯，而範圍也依次漸廣，形成極繁榮的局面。同樣的，由於國人對翻譯小說的注意，在寫作上也受了很大的影響，從取材一直到描寫。

當時的譯家，最爲智識階級所推重的，是嚴復林紓一班所謂以古文筆法譯書的人。嚴復雖會

作過附印小說緣起，了解小說的重要性，但並沒有創作或翻譯過小說。他只建立了這一派的翻譯理論，給當時的小說譯家以很大的影響。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尙焉。……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倒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指，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凡此經營，皆以爲達；爲達，卽所以爲信也。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家法句法則爲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天演論序）

胡適曾有按語說：「這些話都是當日的實情。當時自然不使用白話；若用白話，便沒有人讀了。……嚴復用古文譯書，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紅頂子演說，很能擡高譯書的聲價，故能使當日古文大家認爲『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這裏的「實情」和「自然不能」說得未免太攏統一點。用白話譯書，對於智識階級，或許是「沒有人讀」，但在士大夫的智識階級而外，其情形是不見得如此的。所以當時也有用白話演述原書的一派，如梁啟超，李伯元，吳趸人都是。他們就原書的內容，

用章回小說的形式演述，頗能深入小市民層。遺憾的，是由於史家正宗的偏狹的觀念，抹煞不論，現在大家是只知道有嚴復，有林紆了；其在小說，當然是祇有林紆一人。

林紆字琴南，別署冷紅生，晚稱踐卓翁，福建閩縣人。生於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卒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七十三歲。是中國以古文筆法譯西洋小說的第一人，共譯書約一百六十餘種。胡適謂：「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曾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林琴南是「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這是實在的。可惜林氏本人不懂英文，從本子的選擇，一直到口譯，都是依靠別的人，而別的人又並非全可靠，因此，在他的譯作上，遂有了原本選擇不當，誤解原意之類的缺陷。但這並不能掩去他的譯作給與作家和讀者的廣大影響。他使中國的智識階級，接近了西洋文學，認識了不多的第一流作家，使他們從西洋文學裏去學習，以促進本國文學的發展。

據鄭振鐸、林琴南先生及寒光在林琴南傳裏的統計，他翻譯的小說，計英國九十九部，一七九冊；美國二十部，二十七冊；法國三十三部，四十六冊；比利時一部，二冊；俄國的七部，十冊；西班牙一部，二冊；挪威一部，一冊；希臘一部，一冊；瑞士二部，四冊；日本一部，一冊；未知國的五部，六冊。共一七一部，

二七〇冊。還有未收集的短篇十五種。出版於民國以前的，據涵芬樓新書分類總目，不過五十種左右，是則其大部成就，乃在辛亥（一九一一）革命以後。

他所介紹的著名作家，在英有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狄更司（Charles Dickens），司各德（Scott）等。在美有歐文（Washington Irving），史拖活夫人（Mdm Stowe）。在法有大仲馬（A. Dumas），小仲馬（A. Dumas, fil），巴魯薩（Balzac），拉威有易卜生（Ibsen）。西班牙有西萬提司（Cervantes）。俄有托爾斯泰（T. Tolstoy）。日本有德富健次郎。其影響最大的書是：

（一）巴黎茶花女遺事 小仲馬原著。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素隱書局版。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文明書局版。曉齋主人口譯。

（二）黑奴籲天錄 史拖活夫人原著。木刻初印本四冊，年代不詳。小萬柳堂本。吳芝瑛圈點，廉泉（南湖）校閱。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版。魏易口譯。

此外如滑鐵盧戰血餘腥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迦茵小傳等，亦甚知名。茲節拊掌錄中描寫教師愛主人女復戀其產一節於此，以見譯風：

其肥如竹難，雙頰之紅鮮如其父園中之桃實，貌既豐腴，產尤饒沃……先生每對女郎輒心醉，今見絕色麗姝，安能不加顛倒？且行經其家，目其巨產矣……屋居黑遄河次，依山傍樹而構，青綠照眼。屋頂出大樹，蔭滿其堂室，陽光所不能燦。樹根有山泉潏然仰出，盡日弗窮。老農引水赴溝渠中，渠廣而柳樹四合，竟似伏流，汨汨出樹而逝。去室咫尺，卽其倉庾，糧積臃腫，幾欲潰窗而出。老農所積如是，而打稻之聲尙不斷於耳。屋簷羣燕飛鳴，尙有白鴿無數，有側目視空者，亦有納首於翼，企單足而立者，或上下其頸呼雌者，咸仰陽集於屋頂。而肥膩之豬，伸足笠中，作喘聲，似自鳴其足食。而笠中忽逐隊出小猥，仰鼻於天，承取空氣。池中白鵝，橫互如水師大隊之戰艦，排檣而進，而羣鴨遊弋，則獵艦也。火鷄亦作聯隊，雜他鷄鳴於稻畦中，如饒舌之村嫗，長日詈人者。倉庾之前，數雄鷄高冠長緯，鼓翼而前，頸羽皆豎，以鬪其侶。有時以爪爬沙得小蟲，則抗聲引其所據有之母雞啄食，己則側目旁視；他雄稍前，則力拒之。先生觸目，見其豐饒，涎出諸吻。見豬奔竄，則先生目中已產一灸髀；聞稻香，則心中亦畜一布丁；見鴿子，則思切而魚爲蒸餅之餌；見乳鴨與鵝游流水中，先生饑吻則思盪之以沸油。又觀田中大小二麥及珍珠米，園中已熟之果，

紅實垂垂，尤極動人。先生觀狀，益延盼於女郎，以爲得女郎者，則萬物俱奩中有矣。

林譯小說，以英國爲最多，佔全部二分之一；其次爲法，爲英；俄國的作品，雖也有六部，全成於辛亥革命之後。這一缺典，在當時也有人補足了它。如吳禱，他從日文轉譯了萊芒托夫的銀紐碑（一九〇七），溪崖霍夫（按卽柴霍甫）的黑衣教士（一九〇七），戢翼重譯了普希瑩（按卽普希金）的俄國情史（全作俄國情史斯密士瑪利傳，又名花心蝶夢錄，一九〇三），佚名譯托爾斯泰不測之威（一九〇八），熱質譯托爾斯泰蛾眉之雄（一名柔髮野外傳，一九一一）。此外還有些不知名的著作，如陳冷血所譯虛無黨故事之類。

法國的小說，囂俄的作品，也有人介紹，如蘇子由（按卽蘇曼殊）陳由己（按卽陳獨秀）合譯的慘世界（東大陸書局版），天笑譯俠奴血（小說林版，一九〇五），平雲譯孤兒記（小說林版，一九〇六）。然最多者莫過於仲馬弟兄。林譯有茶花女，公短譯大俠盜（新世界小說社，一九〇七），君朔譯法宮祕史（商務，一九〇八），俠隱記，續俠隱記（商務，一九〇八），抱器室主人譯幾道山恩仇記（香港中國日報，一九〇七）。

德國有吳構譯蘇德曼賣國奴（繡像小說）美國以林譯歐文小說爲多，有拊掌錄，大食故宮，餘載，旅行述異（均商務版）英國以迭更司各德爲最，都是林譯。迭更司有賊史，塊肉餘生述，紅，藝露傳，孝女耐兒傳。司各德有劍底鴛鴦，惜露傳，十字軍英雄記。小國方面，有匈牙利育珂摩爾匈奴騎士錄（周連譯，一九〇八）又有波瀾，廖抗夫，伐刺夜未央（萬國社）。

就譯家方面說，除林紓而外，有幾個人是很值得注意的，如吳構，他的譯作有薄命花，寒桃記（日本黑岩淚香），車中毒針（英國勃來雪克），寒牡丹（日本尾崎紅葉），銀紐碑，黑衣教士，美人烟草（日本尾崎德太郎），五里霧，俠黑奴（日本尾崎德太郎），俠女郎（日本押川春郎）選本雖亦有所失，然其在文學方面的修養，卻相當的高。有陳冷血，他譯的俄國虛無黨小說最多，亦譯偵探之類，長篇有白雲塔，俠戀記，火裏罪人，士裏罪人，大俠記，偵探譚，但其成就，終竟在虛無黨方面，譯虛無黨（一九〇〇）等。有包天笑，他譯的書，近乎演述，以教育方面的爲多，有鐵世界（法迦爾威尼），馨兒就學記（愛的教育），兒童修身之感情（文明版），以及迦爾威尼之無名的英雄，秘密使者，一捻紅，俠奴血，千年後之世界等。

但這些作品的排列，並不能證明當時翻譯界的風氣。一般言之，在翻譯小說初起時，目的祇在作政治的宣傳，故所謂「政治小說」之風甚盛。這一類的作品，除林譯的許多歷史悲劇而外，有獨立蒼茫子之譯游俠風月錄（明權社，一九〇三），湯紱女士之譯旅順雙傑傳（世界社，一九〇九），賴子之譯政治波瀾（日本廣陵左左木龍），陳鴻壁女士之譯蘇格蘭獨立記（小說林）等。其次為教育的，除天笑所譯有苦學生譯之苦學生（日本山上上泉，作新社，一九〇三），南野浣白子譯二勇少年，梁啓超譯十五小豪傑（新小說本，廣智書局本），又南野浣白子譯青年鏡（廣智版，一九〇四），朱樹人譯治工軼事（法國奈隆，文明版，一九〇三）等。其三為科學，譯述科學的故事，以作科學的啓蒙運動，如吳趸人譯電術奇談（新小說社，一九〇五），天笑譯千年後之世界，楊德森譯夢遊二十一世紀（商務，一九〇三），海天獨嘯子譯空中飛艇（明權社，一九〇三），東海覺我譯新舞臺（日本押川春浪，一九〇五）等。然後纔從政治的，教育的，單純的目的，發展到文學的認識。最後又發展到歧路上去，於是有大批的偵探翻譯小說的產生。

爲什麼到了後期，偵探小說會在中國抬頭並風靡呢？其主要的原由，當是由於偵探小說，與中

國的公案和武俠小說，有許多脈搏互通的地方，同時也迎合了在季世的人民剷奸去惡的心理。先有一兩種的試譯，得到了讀者，於是便風起雲湧的互應起來，造就了後期的偵探翻譯世界。與吳趸人合作的周桂笙（新菴），是這一類譯作的能手，而當時的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係的，到後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說當時的翻譯小說有千種，則翻譯偵探，要佔五百部上。這發展的結果，與譴責小說匯合起來，便有了後來的「黑幕小說」的興起，「黑幕小說」的來源決非由於「譴責小說」的單純影響。

最後想說一說在當時最感到寂寞，而後來成爲五四直譯運動前車的另一派譯家，那就是魯迅與周作人。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說：

十幾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會用古文來譯小說。他們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們譯的域外小說集，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譯的這部書，十年之中，只銷了二十一冊。這一件故事應該使我們覺悟了。用古文譯小說，固然也可以做到「信，雅，達」三個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說，但所得究不償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後的

失敗。

按域外小說集於一九〇九年出版，共行兩冊，所譯全是短篇，俄國有迦爾洵，契訶夫，梭羅古卜，安特來夫等作品。波瀾有顯克微茲，英國有王爾德，法國有莫泊桑，丹麥有安徒生，新希臘有藹夫達利，阿諦斯，芬蘭有哀禾。可以說是小說，童話，寓言，擬曲的合集。譯文極古樸，從目次上便可見到。在當時的翻譯家中，他們是最懂得文學，最有眼光的，不幸終竟遭了失敗。胡適所說的原因，當然是一種，此外也未始沒有別的理由，不然，爲什麼林紆不失敗而周氏弟兄失敗呢？

周作人序重印本域外小說集序，說「初出的時候，見過的人，往往搖頭說，『以爲他纔開頭，卻已完了！』那時短篇小說還很少，讀書人看慣了一二百回的章回體，所以短篇便等於無物。」這應該是主要的理由之一，當時中國人的生活，雖較前緊張，卻還沒有到須要短篇的時候，即要短篇，也是非原原本本，有始有終的故事不可。所以，便是當時的創作，短篇也是不多的。

第二，周氏弟兄的翻譯，雖用的是古文，但依舊保留了原來的章節格式，這對於當時的中國讀者，是不習慣的。既沒有林紆意譯「一氣到底」的文章，又有些「詰屈聲牙」，其得不到歡迎，是必

然的。茲錄顯克微茲燈台守中離開故國四十年的老人，讀故國詩人之歌，抒寫思故國情懷的一節，以與林譯作一個對比：

時適大寂，亞斯賓華爾之鐘，方報五時，長空絕無月氣，惟鷗鳥三五，飛度中天，大海靜定如眠，水波則切切作私語，徐上沙磧。遙見亞斯賓華爾白色人家及椽欄之林，皆莞爾而笑。爾時崇高靜肅，莫可方物。天地寂寥，而忽聞老人顫聲高吟，如使自聞其詩，俾善解意旨者曰：

余故園烈忒跋兮，猗爾其若康豫也。

彼康豫之爲佳祥兮，顧非疾病者不之悟也。

覽汝美又何無倫比兮，繁飾紛其備具也。

託毫素而陳詞兮，惟余心之汝慕也。

誦至此，聲忽中絕，似文字皆滕擲而前，胸中有物若破，又漸上涌，類乎波濤，扼其喉，聲爲之塞。少頃，乃略自鎮。更誦曰：

神后具能智兮，騫多跋賴以允臧。

躍大明於阿思託羅波羅摩兮，瀟赫赫其暉光。

相下民之貞信兮，守諾革洛兌之舊疆。

昔余母隕涕其淋浪兮，余則衰枯日以視昊天。

感大神之重竺以生兮，仰帝闈而趨前。

又胡不垂威靈以返我於故鄉也？

是時心事波起，不能自制。遂潸泣自投於地，白髮皓然，與黃沙相雜。心念離別故園，幾四十祀，且不聞方言者，亦不知幾何年矣。今乃自來相就，超大海而得諸天涯獨處之中，美哉可念哉故國之言文也！然老人雖泣失聲，而不因於苦痛，惟舊愛重生，重逾萬有，因至是耳。時則嗚咽陳情，乞宥於所愛，思前此非敢相忘，特以年垂大耋，又託體荒岩，習於孤獨，卽懷慕之心，且漸消磨矣，不圖今日乃忽來歸，若見靈異也，而其心房搏動，於是亦突突不能止。

從這對比裏，頗能以見到，晚清的翻譯小說，林紓的影響雖是最大，但就對文學的理解上，以及忠實於原作方面，是不能不首推周氏弟兄的。問題是，周氏弟兄的理想不能適合於多數讀者的要

求加，以發行種種關係途，不能受讀者的注意據。苦雨齋舊日記鈔周，作人還托名萍雲女士譯，過一冊俠女奴，即天方夜談中亞利爸爸和四十強盜的故事，丙午（一九〇六）小說林社刊。魯迅也有譯作發表在當時的雜誌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8639A)

晚清小說史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阿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12
712.244
3

1102.44

31

